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拾叄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拾叁册目錄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之二　〔明〕李東陽等撰　一

四庫全書薈刊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之二

〔明〕李東陽等撰

清光緒二十三年廣雅書局刻本

戊子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起唐玄宗天寶七載
至肅宗乾元元年

七載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

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胡氏寅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

以貴妃從兄釗判度支事

己丑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尋賜名國忠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

徐氏昭文曰唐自高宗以後數十年間載罹女禍明皇以英武之資親定內難何乃昧於近監復蹈

聚麀之恥而天下大亂唐室由是日微矣

八載帝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

庚寅

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 耻辱也 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 斥也 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九載以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胡氏 寅 曰明皇貴爲天子而悅人進食使奢靡相驅風俗相煽咸陽之厄尚食不隨饔餌麥飯歉餧而過爲後世戒不亦著乎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得妙寶眞符

辛卯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眞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上悅

范氏 祖禹 曰秦始皇漢武帝皆雄才之主乃爲方士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十載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命有司爲祿山起第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勅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氏 祖禹 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

明將啟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爲兄弟祿山數稱溫才於上會領河東因奏溫爲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旣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卽反手據牀曰

噫嘻我死矣祿山旣兼領三鎭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

劍南節度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南詔王閤羅鳳忿怨發兵反攻陷雲南郡仲通將兵八萬討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敍其戰功閤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制募兵擊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壬辰

十一載改吏兵刑部爲文武憲部

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受鉷使捕之鉷

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捕縡縡帥其黨格鬭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銲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李林甫卒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

癸巳

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尙書

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旣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

十二載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

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尙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

甲午

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劒南旌節引於其前

十三載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卽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如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加祿山左僕射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

敢言者
夏四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胡氏（寅）曰以義言之謫見則食今明皇昏蔽其德乃食盡之象日食不盡如鉤為寵楊太眞也凡欲非一端而貨色尤甚徇於貨色必疏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食之咎不在乎它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閤羅鳳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氏（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

乙未

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氏（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十四載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呼外切）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

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

託以它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臣等謹按高力士言禍不可救明皇謂卿勿言朕徐思之楊國忠言祿山必反明皇謂卿勿憂朕自保之夫以天下大計出於此輩之口幸其言之偶中而亦不之信況望其有忠言正論出於聽納之下者乎

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數以事激之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

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募驍勇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

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以高仙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爲元帥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胡氏（寅）曰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
其軍也武后尙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旣
非令典又何以使人有功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
遣邊令誠爲監軍基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
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
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憕直陵切）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常清所募
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
敗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賊鋒不可當不
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
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
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
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
備兵亦稍集
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爲睢陽太守東略地郡縣官多望
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
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
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爲靈昌
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
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
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
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
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
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
初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
食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眞卿將兵防河
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
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
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
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
涕泣士皆感憤淸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淸河尉
張澹饒陽太守盧全誠河間司法李奐及李隨各

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
殺高仙芝封常淸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淸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淸初常淸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淸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效常淸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淸云然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

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軍政無所統壹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
胡氏寅曰大盜飇舉國方阽危令誠乃以私意誣奏兩將而殺之明皇又直以國之成敗爲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之至稾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

丙申

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乃陰謀起兵討祿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

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郡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還
十五載 肅宗皇帝至德元載
安祿山僭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尙嚴莊爲中書侍郎
以李隨爲河南節度使許遠爲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請偕行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

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冎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趙等郡復爲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

胡氏寅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旣傾眞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愼於未然之前若車犇航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

以爲河東節度使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卽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音傍去聲)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眞源令張巡起兵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

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

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眞卿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幷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

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胡氏寅曰眞卿務下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眞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先是子儀光弼與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發兵五萬餘人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出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

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恐為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官軍大敗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

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旣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旣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

范氏 祖禹 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天子以一身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

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范氏 祖禹 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次於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幷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

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皆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爲行

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

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埽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

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旣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

振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

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旣克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逼之患

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爲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垍代之垍拜謝旣而不用故垍懷怏怏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遊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

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胡氏寅曰玄宗旣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眞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

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從蘄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上皇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丘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

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巡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以顏眞卿為工部尚書

初眞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眞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

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

上皇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

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租庸使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敎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靑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司馬氏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衞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

皆屬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葉氏適曰祿山始亂起於倉猝雖極可畏然未至

無可經營若處置得宜年歲自定無故增立諸節度而自作分裂借回紇諸蠻兵而召其侵淩坐此二失百六十年與之始終是祿山非能壞唐唐自壞耳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廨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木耳也）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范氏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毁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胡氏寅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

襲吾誰欺欺天乎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徹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十月朔日食既

胡氏寅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於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辯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

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於陳濤斜敗績

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爲御史大夫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疏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以李揖爲司馬劉秩爲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胡語曳落河猶華言壯士也）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范氏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疏之而猶以爲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疏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

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郎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眞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思明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

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謀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爲淮南節度使來瑱爲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適與瑱陟結盟誓衆以討之

安祿山遣兵陷潁州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敗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

丁酉

肅宗皇帝至德二載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

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旣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

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襲僞號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

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辯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

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胡氏寅曰肅宗爲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光弼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

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御之

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與遠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

調巡曰遠儒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爲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諸胡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

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爲左相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胡氏寅曰李覯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眞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淸渠敗績

賊遊兵至大和關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爲司空副

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請自貶以爲左僕射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范氏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

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爲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内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嘗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

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壕立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内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

一指以示信歸報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

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至長安城西陳於灃

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嗣業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迺明歸仁等皆遁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

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卽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

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鄉曰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

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胡氏寅曰鄴侯不事肅宗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盍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於內

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
矣

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敎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敎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杖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

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

官受賊官職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以甄濟爲祕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

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聞奏

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徙廣平王俶爲楚王

尋復徙爲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

史思明來降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兩京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

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

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大赦改元

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

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難以德懷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爲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

以巫祝俚俗上悅之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眞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爲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幷袁履謙尸棺斂以歸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

慶鐵券令共圖思明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云陛下不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

以郭子儀為中書令李光弼為侍中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

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

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將眾所恃也既死眾無鬬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氏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

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一

商城黃闢同校

南海桂埴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二

起唐肅宗乾元二年
至代宗大厯十三年

二年史思明自稱燕王

二月月食旣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劉氏友益曰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極則必銷而至於亡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應也

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禀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鈔掠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

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手疏唁慶緒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幷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爲東畿等道元帥

史思明僭號

制停口敕處分

李輔國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爲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貶李峴爲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鎣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

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鎣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爲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

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

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

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案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挾二矛策馬亂（橫流而渡也）流而進斬之以歸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既而日越將五百騎至柵下失光弼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塡塹八道開柵爲門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

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刭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遽颭其旗諸將齊進

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挚皆遁去
上元元年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
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爲人求官於諲諲爲補官事覺
上言杖死諲罷
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佋卒

佋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
容會佋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
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李輔
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
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
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
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上泣不應會上
不豫輔國矯詔將射生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
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叱輔國共執上皇馬
鞚如西內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玄禮力士皆不
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
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刑部尚書顏
眞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
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
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
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
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江淮都統劉展反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展斬之

展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邢延
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
展江淮都統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
展爲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
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延恩懼乃馳詣廣
陵解峘印節以授展展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
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
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
潰展遂入廣陵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李峘悉兵
拒守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峘副使李藏用

收餘兵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聞時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恐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擊展斬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范氏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

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年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尙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光弼上表求自貶貶爲開府儀同三司

貶李揆爲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荊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旣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召思明宿衞將曹將軍者以其謀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卽僞位

復以李光弼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鎭臨淮

七月朔日食旣大星皆見

胡氏寅曰日者人君之表妻婦乘其夫臣子背君父夷狄侵中國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

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天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

范氏祖禹曰肅宗信禨祈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

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異哉

以元載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壬寅

帝朝太上皇於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寶應元年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先是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既而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鎭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

帥朝廷因而授之絳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鎭服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鎭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
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太上皇崩
在位四十四年年七十八歲上自仲春寢疾聞上
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爲正月
建巳月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在位七年年五十二歲初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
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

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
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
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
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
太子於飛龍廄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
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
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
范氏祖禹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
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
哉可不戒哉

太子即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
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
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爲尚父
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
輔國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
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

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爲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
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
以來瑱同平章事
貶裴冕爲施州刺史
左僕射裴冕爲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爲
刺史

回紇舉兵入援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
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
朝義回紇登里可汗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丘
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上遣
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可汗自陝州大陽津渡河
食大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
馬元帥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
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
討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

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
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
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
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
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
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
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琚少華遂
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爲前鋒郭英乂
魚朝恩爲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
會於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

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
萬救之鎭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
突入萬衆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
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
恩遂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僞中書令許叔冀留回
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
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
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
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
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

四州降於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趙深
定易五州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
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
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爲備懷恩亦上疏自理
上慰勉之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
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
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
家仍贈太傅

胡氏寅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爲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爲功乎

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

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爲河北諸鎮節度使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范氏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也使李郭爲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鈔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

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爲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河陽爲澤潞管

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

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時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爲辭竟不奉詔

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虜至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鎭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

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甯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鎭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胡氏寅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自李光弼已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眞可爲人臣師表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於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歎哉

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

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胡氏寅曰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宗社今不以宗社爲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帝還長安

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胡氏寅曰程元振旣去代宗又以兵柄盡授魚朝恩是以爲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旣久根深蔕固如疾在膏肓不可去矣夫惡郭子儀而譏之者魚朝恩也乃益寵朝恩以形迹之其於君道如何哉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旣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

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劒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流程元振於溱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

令江陵安置

立雍王适為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

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提刀逐之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范氏 祖禹 曰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

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閒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劉晏李峴罷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胡氏 寅 曰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敎士大夫使歸於北司也欲天下之不亂難矣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

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

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從之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勳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速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永泰元年以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

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令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

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恥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上不能用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己

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子儀還河中

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鎭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爲兵士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

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

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
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
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
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
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
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
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
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
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
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
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
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
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
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
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
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
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
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
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

丙午

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
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
罷親征京城解嚴
胡氏寅曰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
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
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
大曆元年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
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尙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貶顏眞卿爲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
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
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
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
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
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
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
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
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

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帝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請卻之不聽

胡氏寅曰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大臣若元載又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

三年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衞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盛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胡氏寅曰肅代時大盜憑陵君臣逋逃計無所出賴謀臣效策將帥忠賢故能芟夷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之甚乎

徵李泌於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爲相泌固辭

追謚齊王倓爲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使倘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曰承天皇帝

胡氏寅曰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數致隆焉則可矣

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己酉

希彩及經略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懷仙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希彩知留後

内出盂蘭盆賜章敬寺

内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

胡氏寅曰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以佛言其母墮於地獄嬰羅毒苦故爲此會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爲有罪而修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豈爲子孫之道哉

以馬璘爲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璘以四鎭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鎭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鎭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鎭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内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徙璘爲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

四年杜鴻漸卒

以裴冕同平章事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

五年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閒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爲方略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衞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爲鳳翔節度使因與密謀誅朝恩旣定計白上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胡氏寅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而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代宗去之無肘腋反噬之變是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旣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臣等謹案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諸使可罷宰相

不可領也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爲吏部侍郎

元載旣誅魚朝恩寵任益厚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

辛亥

六年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敕付京兆皆杖死載所

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内出制書以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范氏 祖禹 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誰敢不從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巳卑乎

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値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

七年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爲節度使

癸丑

八年貶徐浩爲明州別駕

浩妾弟侯莫陳怤 音敷 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薛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

史大夫李栖筠劾其狀敕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朝廷稍肅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卻之

瑊將步騎五千戰於宜祿裨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爲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

陳東原吐蕃稍卻璘乃得還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恥璘曰今日之事惟理璘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璘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

九年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

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勢彊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乙卯

十年田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

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崿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永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身歸朝

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初正己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范氏祖禹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丙辰

十一年汴宋軍亂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靈曜

丁巳

敗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
進軍忠臣遣將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
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
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
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璘卒軍府晏然

十二年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初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

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
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
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
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
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
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
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
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
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
即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會綰有
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
奪朕楊綰之速也謚文簡

范氏祖禹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天下從之如
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
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
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以顏眞卿爲刑部尚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
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
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
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
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

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
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
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
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
不問滉鎭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
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范氏祖禹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面欺乃置
而不問是刑罰止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鎭
以諫官受委覆實而敢其爲姦罔如此豈非以其
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故敢行詐而無

所忌憚與

以李納爲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
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
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
州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
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
郢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
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
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

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
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胡氏寅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柔愿而無
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爾於寬爲近仁則不知也

十三年隴右獻貓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
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
爲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
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
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

之

以路嗣恭爲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
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
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
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
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
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
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
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

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
部尙書

黟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三

起唐代宗大厤十四年至德宗興元元年

十四年田承嗣卒
以其姪悅爲魏博留後
以李勉兼汴州刺史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在位十八年年五十四歲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
常衮性剛急爲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爲禮臣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衮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

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曏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爲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

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

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司馬氏(光)曰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尊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音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貀(女滑切)鬭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胡氏(寅)曰君以養人爲職凡爲人害者必去之德宗始初淸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

先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爲衆所服因衆怒殺惠光而逐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至是以爲節度使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趙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

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范氏（祖禹）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官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矣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也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上素聞滉掊克故罷

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太半以鹽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爲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以張涉爲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爲侍讀卽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爲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爲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後以贓罷

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喬琳罷

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

立宣王誦爲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内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

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上卽日下詔從之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范氏祖禹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爲忠州刺史

初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風言

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后楊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已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爲邊備尚虛不宜興事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炎欲城原州命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

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徙屯涇州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光

以韓洄判度支杜佑權江淮轉運使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旣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

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涇州諸將殺文喜以降

泚等圍文喜於涇州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予如故將士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覲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取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

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

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
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
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
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
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
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
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
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
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
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楊子置場造船艘給千

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
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
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若遽與之屑屑
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
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
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
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之中
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貶薛邕爲連山尉

大歷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

辛酉

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贓吏者殆二十
年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爲左丞邕
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㝢發
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

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李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
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及卒惟岳匿喪詐爲寶
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
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

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悅
請繼襲至是悅屢爲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
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
位號以聚其衆耳嚮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
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
許

初劉文喜死正己悅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
懼相謂曰我輩豈得與劉晏比乎遂發兵萬人屯
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
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爲都統備之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爲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范氏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愼哉

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崇義雖與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猶不免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時兩河諸鎭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
田悅舉兵寇邢洺
田悅李正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爲境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
以韓滉爲鎭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南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張著至襄陽梁崇義不受詔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狠戾無親無功猶屈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荊南牙將吴少誠以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爲前鋒
尙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毀不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

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爲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洺大破之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李抱眞告急於朝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平盧節度使李正已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田悅求救於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散卒得二萬餘人軍於洹水淄靑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

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以張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

時朱滔將討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舉易州以歸朝廷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更傾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旣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鎭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朞年軍府稍完

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命徙之楊炎爲相立廟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郢盧杞欲陷炎引以爲御史大夫先是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爲官廨郢按

之以爲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爲律當奪官杞怒貶晉更召他吏議以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胡氏寅曰炎則有罪矣乃黜盧杞自盜之誣異志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

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

徐州刺史李洧正已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爲李納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

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爲招諭使

三年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博洺州降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涉淺而渡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

逼奔還濮州徵兵於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與其副李瑤遂降於馬燧瑤父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洺州降悅入城旬餘燧等始至攻之不克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惟岳遣兵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掌書記邵眞說惟岳入朝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眞斬之發兵圍束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束鹿之戰武俊念惟岳歸必殺己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使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眞將兵宿府中武俊旣出引兵還襲惟岳士眞納之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爲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爲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鎭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

以不得爲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鎭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絶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卽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同日論功誰不憤邑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

大夫其救田尙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鎭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

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始以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爲納所據竟無所得

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欲擊馬燧皆不應滔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士眞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滔不聽滔恐張孝忠爲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遣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川奈何違敕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兹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鎭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鎭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

范氏祖禹曰民之常性豈樂爲叛亂而況其族哉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詭而用之也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

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幷
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
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
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
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
則不可得而復收此不可以不戒也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幷
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

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
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
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
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
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
爲三軍所服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
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
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
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
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薦播儒厚可鎮
風俗遂以爲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
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
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
柰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復敢言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王武俊議奉滔爲主滔不可議與鄆
州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乃自稱冀王爲盟
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

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
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
勉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
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
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
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
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
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

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眞卿宣慰之

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爲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内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污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眞卿欲出之至是上問計於

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遣眞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坐眞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劒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范氏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眞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克汝州

以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初行稅閒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劒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

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范氏祖禹曰德宗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此後王之深戒也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顚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覬邊未審何以禦之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衞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范氏祖禹曰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於滬澗

時李勉遣其將唐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神策將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遣二將襲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李克誠伏兵邀之於滬澗殺傷太半

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

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

難何以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十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於咸陽賊登含元殿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爲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

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漵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殺之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

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爲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

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後贈太尉謚忠烈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於朱泚

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楚琳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尙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映抗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於朱泚

朱泚僭號

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爲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鎭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爲皇太弟休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泚尋改國號漢

李希烈陷襄城

以馮河清爲涇原節度使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

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爲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節度使況爲司馬

殺右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爲中書令翃詐爲寧遺泚書獻之

杞譖盧與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鎮李抱眞退屯臨洺

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甯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

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衞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

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謹修之而已

田悅王武俊寇臨洺

初李抱眞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說之歸國武俊使林還報抱眞陰相約結至是田悅說武俊共擊抱眞抱眞復遣賈林說武俊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回紇達干將二千人至幽州滔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林復說武俊武俊遂密與抱眞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

以韋臯為奉義軍節度使

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

靈武留後杜希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顏時常春渭北節度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日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上乃從杞策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眾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

范氏祖禹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羣臣忠邪賢不肖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沒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剌如此其人可知矣德宗雖以公輔與復為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則至死而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為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上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困急而銳氣不衰

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胄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賊乃

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填塹得間入城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爲守城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

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范氏 祖禹 曰德宗因師出以爲名多殖貨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得財失民將誰與守及其失國反爲盜資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蓋以此也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

所甚惡也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古先聖主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懾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獨陛下恬然不知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緣推誠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所以近來

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對曰天不以地有惡
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誠信
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非所以爲悔也夫聖賢唯
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葢以爲智者改過而
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
其惡日積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
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
納又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
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
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

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
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
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
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
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
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
矣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
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
有一於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
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如此

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臣等謹按人臣之分雖以犯顏敢諫爲忠然非
赤心爲國者未必無全軀保妻子之慮若人君
又以取名立黨疑之則人皆畏罪而不敢言即
有賣國之奸倉卒之變亦無由得達於上矣葢
指陳時政則近於取名率屬論列則嫌於立黨
雖赤心爲國者亦必坐是二者取疑得罪此陸
贄勸以推誠接納爲德宗勸也

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

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爲司馬

胡氏寅曰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
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
則權不在於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
巨姦濱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懷光再三陳論然後
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爲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
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向使早用陸
贄之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

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偏裨[illegible]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李希烈陷汴滑州陳少遊叛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江淮大震少遊送款於希烈遣使納李納於鄆州

關播罷

興元元年大赦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戹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上然之乃下制曰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

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幷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眞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武俊悅納赦其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至是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强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眞卿眞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綬李元平爲宰相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

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

胡氏寅曰蕭復請德宗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然復言宦官縱横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爲一體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其不可與有爲也決矣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朱滔使人說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會武俊

亦遣田秀馳見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郎愼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淸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紿滔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趙境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於是詔加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爲恆冀深趙節度使納爲平盧節度使

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兵

李晟還軍東渭橋

初李晟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晟節制晟因其至營數以滬澗之敗（事見建中四年）斬之因馳入其軍幷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

召晟參議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翦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師進取之謀變故難測願依晟所奏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奏曰懷光所患大釁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料極善然如此則懷光必更生辭轉難調息且更

俟旬時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保等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

報懷光皆黜之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

皆充羨乃流涕誓衆使志平賊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送款於滔李抱眞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

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

李懷光奔河中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環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旣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遊環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遊環知軍府事於是遊環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車駕至梁州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

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盜賊之餘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眾意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山南節度使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儻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以田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瑊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誚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范氏祖禹曰人君擇賢以爲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所不逮也故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李抱眞會王武俊於南宮

賈林復爲抱眞說武俊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

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遂連營而進

韓滉遣使貢獻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皆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羣帥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上曰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

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

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反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

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奴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兵部侍郎劉迺大理卿蔣沇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得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墜阬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

有差

帝發梁州

上至鳳翔諸軍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陸贄奏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或謂之權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輒宴勳臣晟爲首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泌爲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問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

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況曏者吐蕃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之

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以李晟爲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爲河中節度使

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燧遣人說下之詔以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眞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請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以竇文場王希遷爲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卽位悉

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

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賦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皋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皋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

斛聽皋留五日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蕭復罷為左庶子

復奉使自江淮還乃辭位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商城黃闕同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四

起唐德宗貞元元年至德宗貞元十六年

乙丑

貞元元年贈顏眞卿司徒

諡文忠

以盧杞爲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内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卻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

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以韋皐爲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怦爲幽州節度使

陜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爲都防禦轉

運使

陜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陜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陜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陜人知之亦一勢也泌見陜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陜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陜

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大旱

灞滻將竭長安井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

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

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娖(音則角切)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渾瑊盡得懷光之眾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

丙寅

罪者孰不自疑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盧龍節度使劉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劉從一罷

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

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仙奇爲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爲留後
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
胡氏寅曰陳仙奇爲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淆兆淮蔡之亂矣
以曲環爲陳許節度使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置十六衞上將軍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賚繒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

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爲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爲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尙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還
李晟遣兵拔吐蕃摧沙堡
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

於軍而不給糧吾罪入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爲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滉遂入朝過汴時劉玄佐久未入朝滉與約爲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爲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塡宮也母悲泣不自勝

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

崔造罷

李晟入朝

工部侍郎張彧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左僕射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鎭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飮盡歡晟表薦延賞爲相

丁卯

三年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相號淸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尙禮義有恩澤無賦役異牟尋

以爲然會西川節度使韋臯招撫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爲夔州刺史

張延賞與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爲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

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況愧爲少霽威嚴

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

柳渾曰志貞憸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臣等謹按涇卒之亂德宗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蓋由白志貞補以市井富兒而受其賂故兵政敗壞而宿衛空虛也及身被蒙塵之辱幾於不保而猶不之罪始則迫於李懷光之請而後貶之尋復違柳渾之言而用之何其好惡之乖僻如此哉

以李晟爲太尉

吐蕃尚結贊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旣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爲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

以渾瑊爲會盟使

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於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於平涼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眞抱眞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

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

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

盟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

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鎭上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爲變晟伐其竹上遣中使齎詔遺尙結贊不納而還

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幷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范氏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顚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

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以李昇爲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衞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衞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

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衞以遠嫌從之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西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

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鎭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

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幷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柳渾罷爲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表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

盜冤則願深戒其失從容言曰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

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范氏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謂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

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

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葢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陛下在陝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昔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

其他若畱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何如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

戊辰

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大稔詔和糴粟麥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彊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

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氏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

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以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

巳己

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五年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淸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不足與言

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旣而泌薦竇參通敏

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爲人重愼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七年以陸贄爲兵部侍郎解內職

竇參惡之也

吐蕃寇靈川回鶻擊之遣使來獻俘

八年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爲留後劫監軍孟介請於朝許之

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爲郴州別駕

竇參陰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又宰相不

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上不從
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讎敵穆

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盗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族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近歲關輔屢豐江淮水潦關輔無錢江淮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畱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

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

浸充

以柏良器爲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九年初稅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爲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

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胡氏寅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貶竇參爲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

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訴之事利於中傷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

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己與交私豈能中絶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己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董晉罷

置欠貢耗賸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

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廄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巳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喧於朝市豈皆爲朋黨邪上不從

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胡氏寅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閒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

甲戌

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絶之於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

選能臣命爲節度奬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賚裝理必寧息上不從

范氏祖禹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十年陸贄罷爲太子賓客

陸贄爲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爲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

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爲三使其餘鎭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

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今窮邊長鎭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須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餘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鎭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

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鎭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

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二十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有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爲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

乙亥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貶陸贄爲忠州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

爲信遽還宮貶贄爲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爲諸州長史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丙子

十二年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鎭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尙書以處罷鎭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墮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

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鎭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

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宣武軍亂以董晉爲節度使陸長源爲行軍司馬

趙憬卒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爲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范氏祖禹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爲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以韋渠牟爲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爲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

戊寅

丁丑

率皆庸鄙之士

十三年以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

盧邁罷

以宦者爲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己卯

吳少誠叛

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爲節度使

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

劉逸準卒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爲留後詔以爲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

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於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少誠者旣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鎭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

十六年以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毁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

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於溵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

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于頔奏貶元洪爲吉州刺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爲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爲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爲判官上一一從之

胡氏寅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凶若

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忠賢則惡忌疎斥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爲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大爲變劫建封子愔令知軍府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爲宣慰使鄘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

以李藩爲祕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爲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詰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卽除祕書郎

貶鄭餘慶爲郴州司馬

以齊抗同平章事

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皐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賓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黟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甲申

癸未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五

起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至憲宗元和十三年

十九年以杜佑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

貶韓愈爲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二十年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

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欲極言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左右前後必皆正人

然而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技蓺博弈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一年（順宗皇帝 永貞元年）

正月帝崩

在位二十六年年六十四歲

太子卽位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

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卽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范氏（祖禹）曰昔成王將崩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子在內太保特出而迎之以顯於衆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旣立二十餘年而宦者猶有他議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爲永鑒哉

又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粃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鎭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

平僭叛剗滅藩鎭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旣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刻益甚於初是以藩鎭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

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爲散騎常侍仍待詔翰
林叔文爲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
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
等朱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僩然自得以爲
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
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尋以伾爲學士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
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横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
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毆

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
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爲質賣者求哀
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卽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
至是始得量移追贄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
而卒
以杜佑爲度支等使王叔文爲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
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

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
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立廣陵王純爲太子
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
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
珍等疾叔文等乃啟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
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
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爲太子更名
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
獨有憂色韋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

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
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卽淳也
避太子名改之
胡氏寅曰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
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
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
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見執
誼就其閣語良久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

不可而莫敢言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復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以范希朝爲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爲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

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

叔文爲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

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太子監國

中外多疾叔文之黨上亦惡之韋皐等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

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爲開州司馬叔文爲渝州司戶

尋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爲諸州司馬明年

丙戌

賜叔文死

太子卽位

憲宗初卽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荊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賈耽卒

貶韋執誼爲崖州司馬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

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异爲諸州司馬

以鄭絪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

在位一年年四十六歲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先是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

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以徇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鎭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

稍以法度裁制藩鎭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范氏祖禹曰唐之藩鎭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愼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尙書事隋文帝衞士傳飡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耳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胡氏寅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飡之謂無爲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胡氏寅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旣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召至殿庭而

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就加任使則瑰偉之才不困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爲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巳行之誥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

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任文爲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皆眊聵廢疾休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爲冗散搢紳皆恥爲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鄭餘慶罷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崇文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闢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皋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二年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垍取筆疏

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遣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以討之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夜還趨城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愀然

曰朕不德致宇内數有干紀何賀之爲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敎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内與王士眞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是滅族有餘矣然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孰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

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胡氏寅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治之不成其心方虛其志方銳故其從善也易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

稅分上供（謂供朝廷戶部度支受之）送使（謂諸州各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以充調度）留州（謂存留爲本州用）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省減之價）就實估（實價也）以重斂於民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邠寧公杜黃裳卒

四年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臣等謹按人君之愛民者未有不興而殘民者未有不衰也觀於憲宗戒宣慰使之言至誠愛民與視民如傷者何相遠哉宜其剷平僭叛為中興之主不獨英斷可稱也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

言上甚重之

胡氏寅曰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曰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立鄧王寍為太子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乘成德節度使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平盧節度使正己子正己卒自立嘗自稱王跋扈不恭王武俊士眞父嘗破朱

滔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納子今奪承宗士眞子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

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范氏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者哉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盛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臣竊

以爲河北之勢與二方異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

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旣而承宗以未得朝
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
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
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
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
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
以許孟容爲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
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
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

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
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許之京城震栗
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
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承宗不奉
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
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
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
監軍巳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

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
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
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
道恥受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且軍國權柄動
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
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
李鄘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穆質獨
孤郁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巳削承璀四道兵
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巳旣而承璀至行營威令
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

氣
范氏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亂政也然其臣
彊諫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
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之過
舉而下莫敢言是以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横侵害政事讒毁忠良上曰
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
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
爲廉良拂意則毁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
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

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
不防其漸乎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
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
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
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
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璀對營而
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

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
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
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
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乃以重
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
史為驩州司馬
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
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
易復奏請罷兵於是制洗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
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裴垍言於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
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
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
之將何以處之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
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裴垍罷為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
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
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
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
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
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
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

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六年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李藩罷爲太子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胡氏寅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則好浮屠黃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耶

以李絳爲戶部侍郎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途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爲州一鄉之民爲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厤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

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
千七百餘人
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鎭事
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爲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
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故假
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

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
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
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
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
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
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
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
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朕幼在德宗左
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
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
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
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絳曰人
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
上曰絳言是也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
能容受邪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
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
加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
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

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
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胡氏(寅)曰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
邦者也夫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
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
而憂及之矣抑吉甫之言屈於李絳者五六矣吉
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蓋隱忍恥辱重失富
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
亦人主宅心之謬哉

七年以崔羣爲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

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立遂王恆爲太子

太子寧卒故復立恆

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召興爲都知兵馬使懷諫時年十一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請衆曰汝肯聽吾言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先是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至是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

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發十五萬兵而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上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

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興尋賜名弘正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每有寇至則申取中尉處分比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胡氏寅曰憲宗遏光琦遣使斥承璀撤樓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爲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八年權德輿罷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

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天德故城僻處确瘠虜忽唐突勢無由知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甲午

胡氏寅曰吉甫在位七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何也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盜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之計無協同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盜逺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

九年李絳罷爲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

否耳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

胡氏寅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

乙未

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疑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

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李吉甫卒

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惟李光顔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顔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胡氏寅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憂柔不斷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如景帝殺周亞夫東京錮名士苻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爲害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

則各適其宜苟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爲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兵部侍郎許孟容詣中書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鞫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

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范氏祖禹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

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擁眾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爲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

矣

十一年張弘靖罷爲河東節度使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鎭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求罷從之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

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之

以李逢吉王涯同平章事

韋貫之罷爲吏部侍郎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

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

十二年罷河北行營

六鎭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胡氏寅曰古之人有言武不可黷憲宗若能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之以文誥之辭申之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衽聽命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爲賊所輕傷重亦大矣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

問之度曰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度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

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先是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淮西文城柵降得其將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略愬召廂虞候史用誠誘而擒之以歸待以客禮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眾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號曰突將朝夕自教之使常爲行備既

而愬攻吳房克其外城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不聽引還至是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將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

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所以成功也

以李鄘同平章事

裴度入蔡州

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税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

帝御門受俘斬吳元濟

范氏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愼其所以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

十三年李師道奉表納質幷獻三州

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後師道悔李遜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乃以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鎭滑州謀討師道

李鄘罷爲戶部尚書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

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税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歸朝廷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李夷簡罷爲淮西節度使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鎭故有是命

王涯罷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

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寍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爲衆論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

由是鎛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范氏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

其所以啟告人君豈不得其要乎

以柳泌爲台州刺史

上好神仙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州采藥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自頃以

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眞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眞僞可辨矣上怒貶潾爲江陵令

胡氏寅曰憲宗徒以彊辯壓其羣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萬世之永鑒哉

黟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五

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六

起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至文宗開成二年

十四年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

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
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
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眾心恐有他志
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
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
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
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
空一人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
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眾皆曰
惟都頭命乃令士卒夜半銜枚至城下城中譟譁

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
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喻軍民斬贊
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
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
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自
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
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
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
請內印出付史館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
弗許

范氏祖禹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
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邪蓋危則
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
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
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覘其所為悟得鄆
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
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
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

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弘正閱李師道簿書
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
案乃知歸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
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
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權也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
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
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

是詔其後河北諸鎭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范氏祖禹曰唐自中葉郡置鎭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鎭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鎭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

報怨耶鎛乃不敢言史館修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絶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崔羣罷爲湖南觀察使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

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范氏祖禹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

信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責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罷羣於是中外切齒於鎛

十五年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

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三歲

太子即位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

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

范氏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

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度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

筆諫也

令狐楚罷

楚爲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爲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以崔植同平章事

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尙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内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

辛丑

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胡氏寅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不能擇人以敎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一旦踐祚失道至此

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爲急而所謂輔導者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也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牓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爲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

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范氏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

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

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

官爲僧詔從之初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張弘靖辭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然後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爲意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於弘靖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等皆憤怨先是河北

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驕貴自尊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裁刻軍士糧賜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軍士連營呼噪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克融爲留後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鎭成德自以久與鎭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俊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劒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劒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劒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

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

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

相由是有寵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范氏祖禹曰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

壬寅

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深戒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二年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

布以魏兵討鎮軍以饋運不繼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爲留後詔

以爲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范氏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

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以乏糧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屯守踰年竟無成功時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

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

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

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癸卯

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詔留輔政

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臣等謹按人君之心未嘗無天理之萌也特患不能擴而充之耳如李聽不獻良馬宜爲穆宗

所惡而乃以是取之使能擴而充之則必不爲遊畋聲色所惑豈至再失河北哉

王播罷

裴度罷爲右僕射元稹罷爲同州刺史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立景王湛爲太子

三年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

甲辰

上大喜遂以僧孺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以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不兼平章事

四年正月帝崩太子卽位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尙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

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旣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后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是夕上崩在位四年年二十歲敬宗卽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以太厚難繼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

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嚮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

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辭疾不拜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上狼狽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乙巳

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
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
子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
是賜
胡氏寅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
人君耽溺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姑聽
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爲忠乎盍亦曰先帝以酒色
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況今陛下富
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貽皇太

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
其或足以動聽乎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牛僧孺罷爲武昌軍節度使
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
求出乃以爲節度使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
進見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
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

丙午

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二年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
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
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
城中有橫亙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
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
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

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
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
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
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
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敕罷之
胡氏寅曰敬宗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賞宴遊之
諫而賜錦綵受丹扆之箴而答優詔采言者所陳
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數條方之
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故卒以
荒淫遇弒而隕養太子不可不愼古帝王之慮深

矣
李程罷爲河東節度使
李逢吉罷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

人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在位三年年十八歲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迎江王涵入宮發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敎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位耳守澄

丁未

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卽位更名昂是爲文宗
范氏 祖禹 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閒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

鷹犬省敎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胡氏寅曰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士賓之左右輔導啟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亦明雖弱必彊矣乃欲責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

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

自大厤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

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以王播同平章事

二年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葢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

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胡氏寅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蕡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二公累朝舊德盍以棟國取賢匡君捄弊為

配

重平若因贊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幷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日中昃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贊之所陳但欲復其埽除之職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韋處厚卒以路隋同平章事

三年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

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州

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胡氏寅曰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爲善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

庚戌

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

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四年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

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横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

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

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鎭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鎭蜀且言蜀兵脆弱

辛亥

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葢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陳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令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

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愼況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郎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胡氏寅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宦官如馬存亮者

壬子

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訓注之爲哉

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李德裕募北兵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

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六年立魯王永爲太子

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

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司馬氏光曰於斯之時閽寺脅君於內藩鎮阻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七年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

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李宗閔罷

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年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尙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曏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

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卽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稟宰相意邪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是日以仲言爲侍讀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時

乙卯

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司馬氏光曰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路隋罷爲鎭海節度使以賈餗同平章事

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

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而以李固言爲相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陳弘志伏誅

時弘志爲興元監軍李訓爲上謀討元和之亂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

胡氏寅曰弘志弑憲宗事狀未明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鞫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豈不善哉而暗殺之非所以討亂賊也

李固言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鎭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鎭興元而以注爲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并圖注也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

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

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内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

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脱從吏緑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上命令狐楚鄭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沈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鄭覃李石

同平章事擒賈餗李孝本李訓爲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稚無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每延英奏事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

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范氏(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而欲除之當擇
賢相而任之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
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計欲用甲兵
於陛墄之閒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
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
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開成元年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
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

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
其刑典豈有內臣自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
橫被殺傷臣謹當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
清君側士良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
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
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上曰公
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
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

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
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
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
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
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詩人
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
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
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以魏謩爲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

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
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
惜之上卽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
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幼而無父也)露(暴露於外也)故收養
宮中謩於疑似之閒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
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
後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
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
史上曰朕曏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
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

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臣等謹案文宗納謩之諫即出孝本女於宮中亦何異太宗納徵之諫即罷仁基女爲充華也然其心有所爲而竟不得伸豈非壞於鄭注李訓之徒而不可救藥耶故明主天資雖美或雜以小人未有能治也

二年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

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太子侍讀韋溫罷

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胡氏寅曰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恥見微知著矣

李固言罷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六

懷甯丁樹屏初校

南海桂坫覆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七

起唐文宗開成三年至懿宗咸通八年

戊午

三年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爲荊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曰爲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

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

以郭旼爲邠寧節度使

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

外議自息矣上卽日從之

己未

四年司徒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卒

度鎭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謚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

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以崔鄲同平章事

立陳王成美為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循也)橦(竿也)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何如周赧漢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胡氏(寅)曰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其不明至是哉

庚申

五年正月立潁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病矯詔立瀍為太弟以成美沖幼復封陳王瀍沈毅有斷喜慍

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上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二歲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不聽太弟即位是為武宗

胡氏(寅)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

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匿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終始大節懵懵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

以崔珙同平章事

李珏罷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德裕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

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

辛酉

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嗢烏沒切沒斯款塞求內附

黠戛斯部落卽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回鶻旣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爲所敗盧馺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

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珏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珏旣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涕泣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人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

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屬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胡氏寅曰有臣民必立之君乃天理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啟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怨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所以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爲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敎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范氏祖禹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惟正則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盧龍軍亂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德裕奏

壬戌

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崔鄲罷

二年以李紳同平章事

羣臣上尊號

上信任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自訴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

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

陳夷行罷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

以高少逸爲給事中鄭朗爲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爲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

癸亥

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遞遷以賞之

三年崔珙罷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

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司馬氏光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

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

胡氏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維州本唐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

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令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鎭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鎭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遂決意

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聽命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元逵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南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鎭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逵卽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以崔鉉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

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
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
也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孫氏甫曰觀士良之言則內臣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以唐憲宗之明在位歲久猶不能免況沖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之臣輔導於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退則窮日夜內臣誘惑之矣且忠賢所言多逆意之事內臣皆順意之言沖年之君中人之性何事爲勝哉此暴亂之事相尋而不已也

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甲子

以石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召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詔切責仍以石雄爲副因以代之

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爲河陽節度使

以石雄爲晉絳行營節度使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以劉沔爲義成節度使李石爲河陽節度使

四年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

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爲兄弟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德裕言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

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幷其黨斬之

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眞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

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李紳罷

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

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誼協等至京

師皆斬之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懦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范氏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敎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

乙丑

疏皆自焚毁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

五年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

胡氏寅曰莫難彊如忿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鎭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

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

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

詔毁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毁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二十人天下節鎭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毁寺七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丙寅

胡氏寅曰釋氏蠧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絶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眞乎且佛教非一日所能廢誠欲廢絶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

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六年三月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卽位

上在位六年年三十三歲上疾久未平以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爲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幼立怡爲

丁卯

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句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慼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宣宗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尊母鄭氏爲皇太后

李德裕罷爲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八月葬端陵

宣宗皇帝

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含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爲刑部侍郎

戊辰

以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

夏六月以令狐綯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鬚擎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卽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奏江都令吳湘贓罪當死湘武陵兄子也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李

稠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貶元藻稠湘獄不復更推卽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納訟湘罪不至死爲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奏狀如汝納言於是貶德裕潮州司馬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

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置於案上

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於興慶宮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卽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

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祔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皞竟坐貶句容令

胡氏寅曰聖人重嫡妾之辨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今宣宗適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鐫削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也

己巳

二年以韋宙爲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周墀罷爲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鎭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

克復河湟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

朱叔明取長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長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取維州

李德裕卒

庚午

四年貶馬植爲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之

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

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未

五年以李福爲夏綏節度使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爲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昏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

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以張義潮爲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崔龜從罷

壬申

六年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以裴休同平章事

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不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

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撙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

七年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八年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

然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使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

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胡氏寅曰韋澳之謀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與樞密議約敕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裁制中臣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也弘逸季稜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立武宗歸長公孺方立夔王而元實宗實乃推戴懿宗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

令狐綯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彊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九年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范氏祖禹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豈人君之德哉

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

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十年以鄭朗同平章事

以韋澳爲京兆尹

澳爲人公直旣視事豪貴斂手

裴休罷爲宣武節度使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從之

胡氏寅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之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爲心至乃靳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矣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爲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卽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

范氏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旣以爲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爲明防其羣下

知臣之道其不然乎

詔內園使李敬寔剝色配南牙

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剝降服色而配役也

十一年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鎭河陽

胡氏寅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爲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爲親非也百官必欲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歸恩於我亦非也惟其公而已矣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所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寄非人主精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

魏謩罷爲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

戊寅

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爲之止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以蕭鄴同平章事

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敎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

死然臣等惜其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臣等謹案人君必守祖宗之法賞不遺遠罰不遺近而後可以言治宣宗於祝漢貞羅程朝夕昵近而有犯必刑曾不少貸守法者當如是矣

鄭朗罷

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屛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王氏禕曰趙歸眞放矣而武宗復信之軒轅集旣放矣而宣宗復迎之甚矣異端之惑人也

以劉瑑同平章事

瑑與崔愼由議政於上前愼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尙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無以對

崔愼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愼由曰

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愼由罷相

范氏祖禹曰三代之時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人心多惑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劉瑑卒

己卯

琢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

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即位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悟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

庚辰

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懿宗皇帝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祇德遣兵討之大敗遂陷剡縣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久鈍見卒不滿三百祇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

大敗於是諸盜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威震中原

三月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裘甫破之

鄭祗德累表告急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授之式入越州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或請爲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

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式謂諸將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鋭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已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官軍斷其後遂禽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

壬午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寇交趾以蔡襲爲經略使發兵禦之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爲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爲兩道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

癸未

四年春正月南詔寇交趾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率羣蠻寇交趾蔡襲告急敕發荊湖桂管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

以康承訓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誅以鄭愚爲節度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江侵偪邕州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詔以承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玄价敘宗相結故得爲相

閏六月以曹確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悰相繼罷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甲申
三月彗星出
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案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
胡氏寅曰彗卽孛也孛言其氣彗諭其象氛祲孛孛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爲瑞者也星孛而爲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菑霜皆可以爲瑞矣謬亂名實以天變爲嘉祥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爲相曾無格君警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夏四月南詔寇邕州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堠南詔帥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爲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康承訓爲將軍分司高駢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衞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乙酉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丙戌
七年十一月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琢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
范氏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秦漢固已然矣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彊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

丁亥

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八年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乞別除

可及官不從

以于琮同平章事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七

番禺許之璇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戊子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八

起唐懿宗咸通九年至僖宗中和四年

九年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為

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屢敕彥曾慰撫之勛至徐城遂於遞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彥曾召諸將擊之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仍命宿泗州出兵邀之賊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勛自稱兵馬留後賊夜掠大船順流而下官軍追及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皆降於賊賊還趣彭城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勛遣其將李圓屯泗州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賊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與慆有舊詣泗州勸慆避之慆誓與將士共

死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時勛募人爲兵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詔以康承訓爲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爲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畏賊强不敢進辛讜潛說厚本厚本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擊賊賊敗走勛遣將劉佶王弘立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分遣其將寇舒廬北侵沂海攻陷滁州又寇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十人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讜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鹽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勛乘勝圍壽州晏權兵數退衄朝廷以曹翔代之讜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讜募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鼓譟而前遂得入城

己丑

胡氏寅曰自宣宗末年諸鎭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鎭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

十年流楊收於驩州尋賜死

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圍解

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傍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

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康承訓乘勝進抵宿州攻玄稔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乃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賊城守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

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玄稔悉誅戍桂州者親族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以張玄稔爲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杜慆爲義成節度使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爲亳州刺史

流陳蟠叟於愛州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庚寅

十一年曹確罷以韋保衡同平章事

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振州司馬

先是同昌公主薨上殺醫官二十人收其親族三百人繫獄瞻與京兆尹溫璋力諫上大怒罷瞻爲荊南節度使璋貶振州司馬璋嘆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

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

以王鐸同平章事

辛卯

十二年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

以劉鄴同平章事

壬辰

十三年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

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爲羌胡所據

癸巳

十四年遣使迎佛骨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長跪拜也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王鐸罷

時韋保衡挾恩弄權譖而逐之

七月帝崩普王儼卽位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帝崩在位十四年年四十一歲太子卽位時年十二是爲僖宗

胡氏寅曰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盍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隱保衡之謂耶

九月貶韋保衡爲賀州刺史尋賜死

僖宗皇帝

甲午

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炎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

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徹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二月葬簡陵

以崔彥昭同平章事

自楊收韋保衡皆以朋比受賂得罪及是蕭倣秉政彥昭輔之頗格前弊彥昭察而不煩時論稱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蕭倣崔彥昭素惡鄴故罷畋攜同時並相

乙未

胡氏寅曰僖宗之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瑑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柰何哉唐亦必亡而已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浮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以田令孜爲中尉

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權樞密遂擢爲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常自備果實與上對飮啗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范氏祖禹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

丙申

以李蔚同平章事

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權俱切人黃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冤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閒衆至數萬

范氏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以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三年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丁酉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

戊戌

四年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賊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五年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

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寵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

文楚繫獄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斬之

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

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盜武及岢嵐軍

南詔請和親

初南詔進攻成都又寇西川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駢築成都羅城以其俗尚浮屠遣僧景仙往說之會其君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

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絡也）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型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

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匃者每出襤褸（敝衣也）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李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事

己亥

庚子

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

六年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爲荊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奏用之

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

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

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爲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

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闘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

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鎭許昌也田令孜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不得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勖羅元杲鎭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鎭東川勖鎭興元

以鄭從讜爲河東節度使

先是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康傳圭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鎭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爲亂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爲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爲所沮

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高駢以諸道兵已散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李克用引兵擊高文集李可舉遣兵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李琢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北狄國名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

死沙磧卯達𨚫知無留意乃止

黃巢陷東都

巢渡淮淮北相繼告急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黃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

二千八百人令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阬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

爲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爲相攜仰藥死

胡氏寅曰元積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溺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爲主其意謂媚寵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而交結匪人酖於爵祿者猶不爲戒也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旣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

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灞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

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爲太尉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閒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擧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絶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閒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鎭關中者尙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擧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擧軍入援遣千人閒道詣興元衞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入援

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王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

渭北

中和元年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王鐸同平章事

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横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

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

以韋昭度同平章事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壬寅

范氏祖禹曰自僖宗播越幾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益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使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以董昌爲杭州刺史

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兵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爲鳳翔節度使

裴澈罷

二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爲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

朱溫據同州

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

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以朱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鵶軍至矣當避其鋒

癸卯

三年李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

揆巢之弟也

以王鐸爲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

淮南押牙楊行愍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爲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勖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愼密可任以

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爲騎將

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璆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甲辰

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眞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以裴澈同平章事

朱全忠據亳州

四年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尙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引兵去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

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爲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

尙讓敗黃巢於瑕丘賊黨斬巢以降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克用還晉陽大治甲兵奏表自陳爲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鎭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范氏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使人各當其所而不相陵暴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僖宗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鎭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王者

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商城黃[illegible]校
武岡鄧國獻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八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乙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九

起唐僖宗光啟元年至昭宗乾寧二年

光啟元年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劒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進逼京城帝奔鳳翔

先是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從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泰寧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表數令孜罪

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埽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玫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丙午

二年田令孜劫帝如寶雞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從者

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太廟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蒲晉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召玫亟迎車駕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宣詔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赴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見三院御史泣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召不往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

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遂復走行在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至興元

田令孜奉上發寶雞李昌符焚閣道神策軍使王建掖上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下玫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上由它道進僅達山南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遙領壁州刺

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謂田令孜也）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正宜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使遘爲冊文遘不從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爲之以昌圖同平章事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

田令孜自爲西川監軍

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爲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玫遣王行瑜寇興州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

駕取邠寍節鉞乎眾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百官死者殆半函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熅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從之

三年以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

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流田令孜於端州

誅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熅官者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車駕至鳳翔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材遠略不能戡濟多難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今保寧府地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建從之

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

高駢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鐸與呂

用之有隙疑懼不自安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淮寍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於用之師鐸乃夜與百騎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與鎮遏使張神劍割臂瀝酒飲之推師鐸爲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神劍請留高郵師鐸漢章前至廣陵城中驚擾師鐸遣孫約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

儀署節度副使承制加左僕射漢章等遷官有差
明日師鐸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
使趣彥過江師鐸獲諸葛殷杖殺之迎駢入道院
幷收其親黨十餘人幽之旣而彥殺之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
之
初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
司馬追兵入援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劍
皆以其衆歸之會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
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彥閉城自守遣

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行密卽行慇也
高駢改其名
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爲招討使討之
茂貞平隴州昌符伏誅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詔以王重盈代之
以張濬同平章事
楊行密克揚州斬呂用之
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
揚州以孫儒爲副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

戊申

與合未幾宗權召宗衡等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
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
傳首於全忠
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感化節度使
時溥自以先進爲都統顧不得淮南意甚恨望徐
汴始構怨
文德元年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
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帝至長安

三月立壽王傑爲皇太弟帝崩太弟卽位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
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爲皇太弟監軍
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
下就見之上崩在位十五年年三十六遺制太弟
卽位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體貌明粹有
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
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
忻焉
范氏祖禹曰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

己酉

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爲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已旣以援立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削陳敬瑄官爵

先是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川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鎭以靖兩川上方憤藩鎭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乃以韋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至是敬瑄田令孜聞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備之詔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削敬瑄官爵

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以劉崇望同平章事

秦宗權伏誅

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帝祀圜丘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襂（睽桂切衣裓分也）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

庚戌

宦官始服劍珮侍祠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鎭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

守立爲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守立在左右復恭見之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元年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

初李克用遣兵攻河陽既而拔磁洺攻雲州詔削奪其官爵屬籍朱全忠上言克用終爲國患請與河北三鎭共除之乞命大臣爲統帥上知濬與楊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乞付臣兵柄旬月可平上從之乃以濬爲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孫揆爲副至是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鎭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濬與韓建遁

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附表訟冤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既已出師則臣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鬭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扆座納制敕於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建至河陽撤屋爲栰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鎭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鎭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辛亥

二年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李克用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於是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既又加克用中書令貶濬繡州司戶

范氏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鎭請討克用則遽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韋昭度將兵十萬討陳敬瑄三年不克饋運不繼朝議復敬瑄官爵詔顧彥朗王建罷兵建表敬瑄令孜罪不可赦逐昭度還攻成都克之自稱西川

壬子

晋後建晋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上舅王瓌求節度使復恭奏以爲黔南節度至桔柏津覆諸江中上深恨之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不肯行稱疾求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命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復恭挈族趨

興元與守亮舉兵拒朝廷順節恃恩驕橫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白上恐其作亂誘殺之

景福元年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鎭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鎭相表裏者宰相不敢

癸丑

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茂貞取興元復恭守亮等奔閬州

以鄭延昌同平章事

楊行密擊孫儒斬之

尋以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二年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

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

胡氏寅曰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柄不可失也令孜敗亂國家敬瑄敗亂藩鎭置於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下詔獎其爲國督奸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柄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以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欲兼得鳳翔不

奉詔恃功驕橫上表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皆新募市井少年望風逃潰貶讓能雷州司戶尋殺之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鎭以邀恩澤復以茂貞爲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以行瑜爲太師號尙父賜鐵券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乾寧元年以鄭綮同平章事

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胡氏 寅 曰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克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綮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爲利爲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愼於此也

鄭延昌罷以李谿同平章事尋罷之

以翰林學士李谿爲相方宣制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問之對曰谿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嘗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慟哭正殿爲國不祥詔停崇魯見任

鄭綮致仕以徐彥若同平章事

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拔閬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於闕下斬於獨柳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范氏 祖禹 曰小人無功猶不可長況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姦臣至與天子爲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爲永戒哉

二年以陸希聲同平章事

董昌僭號於越州

昌爲政苛虐加斂數倍以充貢獻由是寵命相繼求爲越王未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有諂之者曰與爲越王曷若爲越帝遂稱皇帝鎮海節度使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昌不聽鏐以狀聞制削奪昌官爵遣鏐討之鏐克越州昌伏誅

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

崔胤罷以王摶同平章事

楊行密取濠州

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爲子其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罷諸王將兵

上以邠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罷之

胡氏寅曰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然亦足以外懾藩鎮內制中官矣北司不便可也而南司亦請罷之此必崔昭緯與邠岐爲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勢則伐之杜讓能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叛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昭緯崔胤孔緯張濬各倚藩鎮以爲外援蓋懼此也諸臣之罪

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源也

陸希聲罷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東昏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

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上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侯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隳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及樞密使康尚弼等數人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李克用聞三鎭犯闕卽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始三帥謀廢上

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鎭

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爲諸道租庸使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鎭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旣而朱全忠薦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夕至闕詔和解之

李克用舉兵討三鎭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鎭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鎭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向晚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烟燄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旣至兩軍退走上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上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幸石門鎭

克用遣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聞邠岐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諭克用令且赦茂貞幷力討行瑜後克用克邠州行瑜伏誅

丙辰

以崔胤同平章事
車駕還京師
崔昭緯罷以孫偓同平章事
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
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勝勢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克用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敢輕入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
胡氏寅曰克用於三鎭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而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三年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爲留後
尋以殷判湖南軍府事
崔昭緯伏誅
先是貶昭緯爲梧州司馬既貶復求救於朱全忠

詔遣中使賜昭緯死及於荊南斬之中外咸以爲快
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鎭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勤兵入朝請罪上告急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覃王嗣周與戰敗績茂貞進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鎭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上復憚遠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復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至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因與鄜道發兵

入援

王搏罷以朱朴同平章事

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材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以朴爲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一以委之

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貶陸扆爲硤州刺史

胤之罷相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敎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止全忠胤恨扆代已誣以黨於茂貞而貶之

以王搏同平章事

番禺許之璇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九

丁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

起唐昭宗乾寧四年至昭宣帝天祐三年

四年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不之見表請勒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敎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上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偏黨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之

立德王裕爲太子

建既幽諸王於別第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

孫偓朱朴罷

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西川節度使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

戊午

家救兒建盡殺之以謀反聞
胡氏寅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夭閼之
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閒況妻子哉古之
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
不敢失大柄爲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
此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復以王建爲西
川節度使
貶張道古施州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
極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先朝封域日蹙
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
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之仍下詔罪狀宣示
諫官
光化元年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罷諸道兵
車駕至長安
以王審知爲威武節度使
先是威武節度使王潮以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
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命審知
知軍府事潮既卒因以審知爲節度使

己未 庚申

二年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三年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摶
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
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
益相憎疾各結藩鎭以相傾摶恐其致亂從容言
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
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
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
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己恨之
遺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相之貶
摶崖州司戶流道弼驩州務修愛州皆賜自盡於
是胤專制朝政勢振中外宦官皆側目
崔遠罷以裴贄同平章事
中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自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
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
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
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至是
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
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

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卽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牆以通飮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迎太子

入宮矯詔立之以上爲太上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宮人左右爲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

胡氏寅曰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積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飮而沈醉也左右宦官伺釁日久又以畏怒促之能無少陽之辱乎

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全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臣豎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卽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

辛酉

天復元年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帝復於位黜太子裕爲德王

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說之德昭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伺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

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毁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爲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上寵待胤益厚

進朱全忠爵爲東平王李茂貞爲岐王

以韓全誨張彥弘爲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勑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撓

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於是復以宦者爲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胤以宦官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

韓偓以爲不可胤不從

范氏（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其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奪其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旣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鎭以致劫遷之禍由絕惡不除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

胡氏（寅）曰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六卿之長於事無所不統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然不當爲左右通掌可也彼二武夫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

以王溥裴樞同平章事

解崔胤鹽鐵使

上之反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爲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正旦日孫德昭殺劉季述等）今已失其時矣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今

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敎禁軍對上諠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

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初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繼誨彥弼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韓偓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令狐渙欲令朕召胤及全誨等於内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旣而

宦官自恃黨援巳成稍不遵敕旨或使監軍守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朱全忠得崔胤書自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語崔胤速飛書兩鎭使合謀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横益甚對曰玆事失之於初當其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且崔胤本召岐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汴兵若來必與鬬於闕下臣竊寒心十月全忠兵發大梁

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

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上密召崔胤曰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復侍側同議政事李繼筠遣兵掠内庫寶貨法物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李彥弼卽於

御院縱火上不得巳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遂入鳳翔全忠議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必爲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以建爲忠武節度使以兵送之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建重征之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

范氏（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疆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以制朝廷故胤

召全忠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
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
以盧光啟參知機務崔胤裴樞罷
二年以韋貽範同平章事
汴兵圍晉陽
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
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德威戰敗克用召諸
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
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
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

手柰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
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汴軍
引還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貯
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霸
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
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
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
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訴之憂如此則國不求
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牽閭閻定閒架
增麴糵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

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勖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
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
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為沮喪使羣下
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
勖幼警敏有勇略劉夫人待曹氏加厚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進錢鏐爵為越王
後更封吳王 事在天祐元年
盧光啟韋貽範罷以蘇檢同平章事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大敗而還
全忠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
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
日為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
樞密及李茂貞求之至是竟起復貽範
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
遣使請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

詔賜之鳳翔軍夜縋降汴軍者甚衆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刲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

李繼昭詣朱全忠降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儆甲凋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炭正爲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

癸亥

朱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曰曏來脅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鳳翔乃啟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蘇檢女爲景王妃以自固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氏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

見有時可嚴憚也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東漢之衰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愼其始哉

甲子

貶陸扆爲沂王傅分司王溥爲賓客分司賜蘇檢死

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爲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爲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於幼沖固請之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内脅其君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

破國亡家在目中矣

以裴樞同平章事

進王建爵爲蜀王

以獨孤損同平章事裴贄罷

張全義殺左僕射張濬

王師範之舉兵濬預其謀朱全忠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全義殺之

天祐元年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

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之備六軍十二衞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宿衞使朱友倫擊毬墜馬而卒全忠疑胤爲之遣兄子友諒代典宿衞至是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至陝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遣閒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

上復遣閒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鎭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帝至洛陽

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産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卽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殺上左

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豫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玄暉王殷爲宣徽南北院使張廷範爲街使韋震爲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爲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衞

以梁王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爲鄴王

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柷卽位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疏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閒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

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帝在位十六年年三十八歲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乙丑

昭宣帝天祐二年

尹氏起莘曰昭宗既終嗣君踐祚今已踰年乃止以先君舊號紀歲月蓋賊溫無道盡廢故典舉朝亦無有敢告之者也綱目凡改元次年則不書號而此獨舉之者所以表嗣君之始耳賊亂恣行一至於此可畏也哉

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

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

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

以梁王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譖之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詣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

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莊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玄暉等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厤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進封魏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請傳禪詔大梁白全忠全忠拒之

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爲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玄暉等以殷權知樞密殷衡權判宣徽院事殷等遂誣玄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等弒太后於積善宮斬柳璨於上東門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范氏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盜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全忠是也雖爲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

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丙寅

三年梁王全忠以高季昌爲荊南留後

武岡鄧國瓛初校

彭縣黃士陵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一

起丁卯至己卯

四年 唐天復七年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嶺南凡五鎮

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以故怨殺判官周隱將佐皆不自安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顥溫潛謀作亂一日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

之諸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唐遣使奉冊寶如梁 今開封府 **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

梁王全忠自滄州還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速受禪乃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北面拜舞於庭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於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梁王更名晃卽皇帝位奉唐帝爲濟陰王遷於曹州使甲士守之旣而弒之追謚曰唐哀皇帝在位三年年十七歲

司馬氏光曰高祖舉晉陽精兵席卷長驅海內咸服蓋以太宗爲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拯民於湯火之中使衣食有餘刑措不用殆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尙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閒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斲喪唐室毒流縉紳中宗入羅幽辱荒淫不悛睿宗立嗣以功可與權矣明皇再淸內難憂勤庶政及天寶以降侈心一生禍亂並作

肅宗不失舊物代宗翦除凶醜功皆不細然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天下已非唐有矣德宗有撥亂之志而闇淺猜愎親信非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順宗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憲宗聰明果決選任忠良於是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效地入朝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穆宗授任非才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享國日淺功業未究宣宗少歷艱

難盡心民事懿宗驕奢無度輔弼之任委於寵嬖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後梁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

梁以馬殷爲楚王

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

之翔爲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契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爲之及耶律阿保機（阿保機本以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譯者謂之耶律）爲王尤雄勇奚及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恃其彊不肯受代七部劫之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爲一部是歲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贈遣之阿保機旣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

晉敗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先是梁侵晉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晉以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救之德威壁於高河梁遣李思安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

蜀王王建稱帝

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爲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不從涓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卽帝位以王宗佶韋莊爲宰相唐道襲爲內樞密使

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梁開平二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鎮

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勖立

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勖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勖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勖小名也言終而

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勖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勖存勖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既而克寧謀作亂晉王殺之

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晉王召周德威還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德威李嗣源分兵

爲二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絶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胡氏寅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卽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勖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爾梁置夾

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勖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基復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

己巳

淮南張顥徐溫弑其節度使楊渥溫復攻顥殺之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弑王集將吏於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

嗣王暴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遂奉王弟隆演稱留後顥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柰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請爲公圖之乃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業已行矣柰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鍾泰章等壯士三十八斬顥於牙堂暴其弑君之罪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既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弘農王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庚午

梁以王審知爲閩王

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晉岐吳稱唐天祐七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鎮

辛未

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

晉岐吳稱唐天祐八梁乾化元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

壬申

燕王劉守光稱帝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梁主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爲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

何不改圖六月朔梁主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恐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氊裹之瘞於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

癸酉

百官乃發喪卽位梁主在位六年年六十一歲

歐陽氏修曰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於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甚刃於其胸卒不能少挫其鋒梁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敗人矣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

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遣韓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

梁以敬翔同平章事

吳以徐溫領鎭海節度使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乾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鎭

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梁

友珪遽爲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太祖之壻也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

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迺遣腹心說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先是龍

驤軍戍懷州者潰亂友珪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象先嚴齊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梁主更名鍠久之又更名瑱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

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温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

贊成守光之惡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踰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爲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州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至行唐趙王鎔迎謁於路

甲戌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梁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劉仁恭劉守光伏誅

晉王以練⿰糸斥昌者切卽拕曳之義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於晉

陽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鎮定推晉王爲尚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爲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祚以來無敢當其名者今晉王爲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梁分天雄爲兩鎮魏人降晉晉王入魏今大名府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矜功恃衆擅割財賦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内實忌之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今彰德府割澶州今開州衛今衛輝府二州隸焉以張筠爲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是夕軍亂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淸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案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張彥凶狡之大勸晉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六月晉王入城德倫上印節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猶驕橫晉王以李存進

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皆梟首於市城中肅然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以爲支度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

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卒將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梁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

丙子

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閒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梁貞明二蜀通正元年 是歲凡五國五鎭

梁以李愚爲左拾遺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爲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

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梁以吳越王鏐爲諸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閒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

契丹稱帝改元

契丹主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阿保機怒其

丁丑

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阿保機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阿保機待之益厚至是以爲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

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梁貞明三蜀天漢元漢乾亨元年 是歲嶺南稱漢凡六國四鎭

劉巖稱越帝於廣州

淸海建武節度使劉巖稱皇帝國號越以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梁以吳越王鏐爲天下兵馬元帥

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

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劒承業起挽王衣泣

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借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皇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衞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衙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閒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胡氏（寅）曰張承業之志行可以爲内侍之師法矣爲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興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卒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戊寅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梁貞明四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鎭）

晉師掠梁濮（今濮州）鄆（今東平州）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

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舉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蜀主久疾昏瞀至是增劇以王宗弼爲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寘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

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愼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扆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輩不得入間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貶文扆刺眉州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宗弼等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殂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殺唐文扆

吳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於廣陵以知誥爲行軍副使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金陵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爲謀主知誥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幛獨置大爐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己卯

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幷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軍於麻家渡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

不在策馬急出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胡氏寅曰存勖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定於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越改國號漢

晉岐稱唐天祐十六梁貞明五蜀乾德元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　是歲凡六國四鎭

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知詢代徐知誥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不許四月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

皆用天子禮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爲內樞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

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妾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

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乃止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一

庚辰 辛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二

起庚辰 至丙戌

晉岐稱唐天祐十七梁貞明六年 是歲梁晉岐蜀漢吳凡六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凡四鎮

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

晉岐稱唐天祐十八梁隆德元吳睿皇楊溥順義元年 是歲凡六國四鎮

晉得傳國璽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埽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胡氏寅曰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勖戰克攻取之才固爲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勖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癸未

岐稱唐天祐二十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勖同光元年 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四鎮

梁以錢鏐爲吳越國王

鏐始建國儀衞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

晉王存勖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升壇祭告遂即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初太妃無子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恧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於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臣等謹案爲國以禮禮莫大於分莊宗但知尊其母而不知亂嫡庶之分其享國之不永宜哉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
革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李紹宏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位在己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孔謙自謂應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歐陽氏修曰崇政使是唐樞密之職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官爲之而戒其禍始參用士人備顧問參謀議於中未始有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樞密之名然權侔宰相矣後世分爲二文任宰相武任樞密而宰相自此失職也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鎭州爲眞定府建北都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
契丹屢寇晉幽州衞州爲梁所取潞州内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

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卽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今開州地）南城拔之進攻楊劉（今東平州地）唐主救之梁兵退彥章罷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强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梁主召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

兩日馳至滑州（今滑縣）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韛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鎭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彎曲輒於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彥章不能克唐主引兵救之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會梁將康延孝請降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鄆州奏報始通彥章

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唐盧程罷

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凝將全軍五萬濟河掠澶州至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梁將康延孝奔唐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掖

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

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唐主曰此正合朕志吾行決矣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今汶上縣）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決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

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唐主謂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且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延孝之言是也請陛

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爲用斬之越二日至曹州（今山東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聚族而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劒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在位十一年年三十六歲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

詔漆朱友貞首藏於太社

司馬氏（光）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志欲無厭遂覆唐祚淫虐不悛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恭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爲敵能無亡乎

唐貶梁宰相鄭珏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於唐

宗奭復名全義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唐主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

胡氏（寅）曰朱全忠幷弒二主毀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颺之汙潴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監全義懷私甘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唐以李紹欽爲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耶唐主悅厚賜之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下爲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

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鎭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屛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唐以趙光胤韋說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運使

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尙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者宿有文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輕險無士風尙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光逢之弟也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

甲申

唐遷都洛陽

後唐同光二年 是歲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鎭

唐以李茂貞爲秦王

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

乙酉

唐秦王李茂貞卒

後唐同光三蜀咸康元漢白龍元年 是歲凡四國四鎭

唐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唐主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嗣源鎭眞定崇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眞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

也唐主曰卿爲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唐主作淸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

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先是段凝降唐賜姓名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絶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爲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興充招討使李繼曮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嚴皆爲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

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

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城降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川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時蜀

主東遊秦州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儼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在昭化縣地）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風款附安重霸遂以秦隴降唐既而夔忠萬州遣使詣繼岌降崇韜遣王

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李紹琛進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嚴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命

丙戌

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崇韜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經銜璧牽羊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禍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

楚王殷上表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優詔諭之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　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從繼岌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會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

命任圜等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從襲曰郭公專權如是延誨曰與軍中驍將狎飲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爲蜀帥王寄身於虎狼之口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岌唐主不能無疑復遣宦者馬彥珪詣成都劉后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至是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爲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

撾碎其首并殺其二子命任圜代總軍政

唐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至是軍士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

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初唐鄴都軍亂奉效節指揮使趙在禮爲帥遣李紹榮招諭之紹榮攻之不克遣嗣源將親軍討之爲軍士劫入鄴紹榮有衆萬人嗣源召之紹榮疑不應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爲元帥不幸爲兇人所劫李紹榮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要君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既而紹榮退保衞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喻嗣源至衞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

唐主憐之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李紹欽李紹英屯瓦橋安審通屯奉化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眞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鎭州與建立合倍道

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從珂爲殿軍勢大盛從子從璋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軍士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

唐主從之

王氏諱曰魏牙兵刼賀德倫西降而莊宗因以滅梁及趙在禮叛李嗣源入魏而唐亦亡興唐者牙兵也亡唐者牙兵也作使使作敵呼吸間可不畏哉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或勸繼璟亡去不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召之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彥溫卽以其衆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鎭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

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

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勖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急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憩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

而唐主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

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君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紹榮欲奔河中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李紹琛莊宗在位四年年四十二

歐陽氏修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莊宗方盛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

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

閒安重誨與李紹眞謀曰今殿下旣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劉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得免

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敎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丁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爲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

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籛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及自伏於牀命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而東華州都監李沖殺從襲

唐王嗣源立

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聖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卽位之禮衆從之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卽位百官縞素旣而御袞冕受冊

百官吉服稱賀

胡氏寅曰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亡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尙有大於此者乎

唐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敎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使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胡氏寅曰此數條者聖王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

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
行之豈不爲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
路者其賢益可尙矣

唐以鄭珏任圜同平章事

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絶僥倖期年之閒軍民
皆足朝綱粗立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
之

唐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
奏事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
亦不能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
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爲之

胡氏寅曰天子宰相義理所出天下取正焉者也
氣數淆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
學古訓以治天下也然明宗所行有太宗所不及
則其質之美也使輔以學則爲聖賢必矣而道鳳
腐儒不能有以開導裨益使天成之政加美於前
也不亦可惜矣哉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唐遣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阿保機聞莊宗遇
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
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
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
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
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
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
無怨足以脩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
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

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鎭定幽州亦可也給紙
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唐豆盧革韋說罷

契丹德光立

契丹阿保機死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
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
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
之爲天皇王突欲慍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
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

王延翰自稱閩王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皆倣天子之制

唐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爲西川都監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爲三川都制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

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啟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黟縣黃士陵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二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丁亥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三

起丁亥至丙申

後唐天成二吳乾貞元年　是歲後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

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巳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唐主曰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唐主以其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從厚從榮之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唐以后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

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唐以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胡氏寅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謙又負叛弒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眾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弒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覦望息

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高季興襲取夔州唐遣兵討之

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

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居磁州

唐以馬殷爲楚國王

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

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主如汴州民閒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

戊子

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圜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胡氏寅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

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不知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玠屢勸溫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鎭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奏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卒知詢亟歸金陵

吳王楊溥稱帝

後唐天成三漢大有元年 是歲凡四國二鎭

唐以從榮爲北都留守

以從榮爲北都留守馮贇爲副留守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

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唐以王延鈞爲閩王

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唐天成四吳大和元年 是歲四國二鎮

唐以從榮爲河南尹從厚爲北都留守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

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唐以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

高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旣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舍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求復修職貢故有是命

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

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唐削錢鏐官爵

吳越王鏐嘗遺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不省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知誥自是始專吳政

唐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以仁矩爲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虔裕唐主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又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庚寅

唐長興元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知祥與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遂召武虔裕囚之閬民兵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累表請雲安鹽監唐主許之

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眞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敺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爲河中

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爲姦

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行

唐以張延朗爲三司使

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唐以范延光爲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如故

辛卯

胡氏寅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雖然與其彊留而存形迹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爲全也

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臛音壑數

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唐長興二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唐以李從珂爲左衞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爲左衞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賜往諭旨以鏐日致仕重誨矯制也

唐以李愚同平章事

唐以趙延壽爲樞密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衞使

唐以宦者孟漢瓊爲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制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以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

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爲人所使耳吾以死殉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幷二子誅之

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

壬辰

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孰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徒輔政

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唐長興三年是歲凡四國二鎮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鏐寢疾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

董璋襲西川孟知祥擊敗之璋爲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至是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

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知祥以趙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至梓州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知祥兼領東川唐主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弟希範嗣

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胡氏寅曰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所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信以爲不足

癸巳

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可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於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已乎

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

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唐長興四閩主王延鈞龍啟元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唐以孟知祥爲蜀王
唐以李彝超爲彰武留後安從進爲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鎭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留後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送從進赴鎭敕諭夏銀綏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爲軍民擁留未得赴鎭詔遣使趣之

唐立子從珂爲潞王從益爲許王
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唐以錢元瓘爲吳王
唐以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爲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卽以白上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胡氏寅曰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邂逅得國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旣親儒生喜經義而憯然於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之功不足以啟沃故邪
唐以趙延壽爲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

秦王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求外補以避之
唐以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馮贇爲樞密使
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唐以李彝超爲定難節度使

彝超上表謝罪故有是命

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

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抜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幷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

十一月唐主亶殂

明宗在位八年年六十七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

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胡氏寅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閒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唐主從厚立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 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 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三鎮

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瓘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忌之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蜀王孟知祥稱帝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移檄鄰道言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思同執其使以聞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思同為統帥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

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傷也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褊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

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爲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

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所畏忌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貲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唐主出奔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主欲奔魏州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

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耶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卽紛然而去旣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唐主至衛州東遇石敬瑭問以大計敬瑭聞康義

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衞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衞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鬬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

遂趣洛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敎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巳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卽帝位乃卽位於柩前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衞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閔帝於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閔帝不飮巒縊殺之在位四月年二十一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孔妃尙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幷其四子閔帝之在衞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胡氏寅曰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爲甚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弑君之罪亦足少懲姦賊使於人心方諸苻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不容者豈不賢哉

唐以韓昭胤爲樞密使劉延朗爲副使

唐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乙未

唐主與后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復遣之河東

唐以馮道爲匡國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

唐以盧文紀姚顗同平章事

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尙書左

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唐淸泰二年 吳天祚元 閩永和元年 是歲凡五國三鎭

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唐以趙延壽爲樞密使

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后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既還鎭陰爲自全之計唐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賂太后左右

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幷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詔鎭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率鎭冀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

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衆也)見侍衞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衞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唐以房暠爲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爲使長啟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鎭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閩李倣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荊南梁震退居土州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王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忲(音大奢也)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司馬氏(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

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唐以馮道爲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旣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丙申

唐淸泰三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閩主昶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鎭
唐以呂琦爲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

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荊（音側）剌（音辣）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荊剌等歲以禮幣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

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巵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胡氏（寅）曰崧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和親下計非上策也

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劉知遠曰

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衞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雄義指揮使

安元信帥衆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
安重榮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
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
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
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
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
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
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楊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
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遣劉知
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
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
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二
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
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是夕敬瑭出見契
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營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

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
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
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
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欲行張延
朗劉延皓皆勸行唐主不得已發洛陽遣符彥饒
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
文紀希旨言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鎭撫南
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乃遣
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爲
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初契丹東

王突欲奔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鎭分
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
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亦解圍
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
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
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胡氏（寅）曰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而唐之君臣
不能用豈天固亡之先褫其魄乎
唐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

寨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德鈞志在併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卽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赦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爲翰林學

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爲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

胡氏寅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爲衞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案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欲許之晉主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何可信其誕妄之辭棄垂成之功乎且

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爲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崧因勸唐主南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契丹

主鎖之送歸國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唐主在位三年年五十二

司馬氏光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至其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自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陳與武皇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如意遂服眞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跋扈者皆盻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僻禮

倨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器小志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說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爲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爲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三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丁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四

起丁酉至丙午

晉天福二　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　是歲吳亡　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於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强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册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爲內樞使知誥尋更名誥

胡氏寅曰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

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楊氏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爲子所奪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晉葬故唐主於徽陵南

或得唐潞王脅及髀骨獻之詔以王禮葬

晉遷都汴州

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

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主深然之

胡氏寅曰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主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主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賄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安能並行而不相悖邪誼

戊戌

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問也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爲讓皇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卽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丞相玠奉册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

契丹改號遼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 是歲凡五國三鎮

晉詔求直言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襃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

十八復降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晉上尊號於契丹

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爲冊禮使契丹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卽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

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主旣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主以爲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

臣等謹案晉主臣事契丹朝野咸以爲恥而爲虜守幽州者又有內附之謀可見人心事勢猶足以有爲也使敬瑭達大權而棄小信以軍國之事委之桑維翰劉知遠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不能成內修外攘之治而乃甘於屈辱宜乎其亡也

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爲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

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衞親軍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旣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己亥

晉天福四閩主曦永隆元年 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鎭

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

羣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

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

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柰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晉廢樞密院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卽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胡氏寅曰樞密之任旣隆而宰相失其職后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院毀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於晉

初閩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將

作亂昶好爲長夜之飮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義陽爲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於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埽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幷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

庚子

名曦遣商人閒道奉表稱藩於晉

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臣等謹案人君任用賢相委以天下之事謀議已定決而行之乃謂之獨斷豈有訪以軍謀不肯參決而盡諉之其君者哉甚矣馮道之欺也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天福五年 是歲凡五國三鎮

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延政擊卻之

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

辛丑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胡氏寅曰信者帝王之大寶后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屍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主失之矣

晉以閩王曦為閩國王

晉天福六年 是歲凡五國三鎮

閩以王延政為富沙王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嫚罵或潛遣人殺之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等願與晉共擊契丹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

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胡氏寅曰重榮恥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其事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鹽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爲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屢請息兵脩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晉以杜重威爲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爲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胡氏寅曰晉祖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主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弘佐爲節度使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達靼契苾亦不

附安重榮

閩王曦稱帝

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唐定田稅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額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案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

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饑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爲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

壬寅

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卻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未幾晉師入鎮州重榮伏誅晉主函其首送契丹

漢主龔更名龑

漢主龔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主玢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漢主龑殂子玢立

漢主龑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翻謀出弘度弘熙而立弘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龑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弘度即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

胡氏寅曰劉龑之不知亦甚哉人惟愛其親故及

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宦者
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愛之心
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爲長久計乎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
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
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在位
七年年五十二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
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
卽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

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
胡氏寅曰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明言
之乃含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苟息爲
如何
晉以景延廣爲侍衛都指揮使
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淸曰
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
乎與指揮使劉詞帥衆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晉天福八南唐元宗璟保大元殷主王延政天德
元南漢主晟乾和元年　是歲幷殷凡六國三鎭

晉主還東京
晉主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
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
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
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
之晉主聞契丹將入寇還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
相往來無虛月
胡氏寅曰卽情而論則以晉父事虜人心皆不能
平故慨然欲一灑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
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志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

與虜鬬何能善終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
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
以得志於北狄矣
唐主昪殂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爲嗣
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
日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寵乘閒言景遏可爲嗣唐
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
得預知卽命嫁之駕部郞中馮延已爲齊王掌書
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陳覺相結又有魏岑者亦

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覺延巳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唐主頗寤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爲吏部尚書楊思恭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晉以桑維翰爲侍中

唐主璟立

唐元宗卽位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爲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爲才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爲五鬼

漢晉王弘熙弒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拉漢主因

拉殺之弘熙卽位更名晟以弘昌爲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

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旣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

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

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寇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怨密告契丹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

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朝廷頗聞其謀徵近道兵以備之

晉開運元年 是歲凡六國三鎮閏七

契丹陷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敗死晉遣兵禦之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入寇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翰林學士馮延己等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衞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

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晉主以景延廣爲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契丹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

黎陽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契丹遁去

契丹度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情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八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

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

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昬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閒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稱藩於晉晉以為閩國王悉收王

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

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

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爲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閒朝廷差治

晉以折從遠爲府州團練使

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疏但愼事自守而巳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胡氏寅曰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爲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旣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巳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寍力啟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晉師圍靑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

先是遣李守貞討光遠于靑州城中食盡契丹援兵不至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

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

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契丹復入寇

契丹復大舉入寇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

乙巳

州武盜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殷改稱閩而已

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

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爲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鎭福州

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胡氏寅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爲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爲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繇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鎭厚蓄其力相爲掎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代勞須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疏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晉以馮玉爲樞密使

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桑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於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宰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蒲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

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槖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胡氏寅曰契丹陽城之敗非僞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柬精銳分道躡之待其勢窘迫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重

威李守貞方有異志茍知此策尙不肯爲況不知乎

閩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於唐

仁達大閱戰士陰敎軍士突前刺殺巖明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唐以仁達爲節度使賜名弘義

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

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鎭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

丙午

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衞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乘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

以迎之至是縱兵掠焚建人大失望

唐以王延政爲羽林大將軍

延政至金陵唐主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鎭

唐以李建勳馮延已同平章事

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已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黨

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先是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至是契

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
城內附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
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延壽及延祚將北征以威
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
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豈可復假以兵權不
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
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
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
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
餽運者甚艱苦威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至瀛

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
謨翰先巳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
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
胡氏寅曰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
而信趙延壽劉延祚之詐遂興大衆爲虜所致向
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逆度情僞不輕舉措
以取敗亡矣
契丹大舉入寇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
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恆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

而南張彥澤在恆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
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
而軍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
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
今大軍去恆州咫尺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
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
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
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
當晉軍之前潛遣將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
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

虜衆之盛軍中恟懼杜威遣使告急還爲契丹所
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
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
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
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
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
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
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
威許諸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卻
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

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至暮契丹以新兵繼之淸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進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爲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契丹主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傳住兒爲都監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晉

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

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

胡氏（寅）曰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爾治亂皆有本原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齧必致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

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

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眞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乃

止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
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
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横
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
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四

南海桂 埴 初校
商城黄關同 覆校
南海廖廷相 覆校

丁未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五

起丁未
至辛亥

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 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
湖南荊南
凡三鎮

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
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
主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至明德門
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百姓爭投牒
疏彥澤罪遂與傅住兒俱斬北市彥澤前所殺士

大夫子孫皆経杖號哭詬罵以杖扑之市人爭破
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
陳橋夜扼吭而死
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矦徙之黄龍府
契丹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
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
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
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王陰
祈守者乃稍得食黄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
司馬氏光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

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强鄰使黎民塗野草胡騎汙宮闕生爲降虜死爲羈魄非不幸也

契丹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契丹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衞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爲太傅於樞密院祗候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

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初晉王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爲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

唐王立其弟景遂爲太弟

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衞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乞爲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遷延壽中京（時契丹以恆州爲中京）留守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從之知遠卽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

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胡氏寅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晉王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果

晉王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刱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契丹以李從益爲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於洛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契丹行入閤禮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胡氏寅曰衞宣公淫亂遂爲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

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

契丹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

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爲契丹主后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契丹德光發大梁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
晉以劉信史弘肇爲侍衛指揮使楊邠爲樞密使郭威爲副使王章爲三司使
晉以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
晉以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

晉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以船載晉鎧仗泝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知遠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趙延壽入恆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卽日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東丹王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
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

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卽皇帝位尋勒兵出塞以麻荅爲中京留守
晉以劉崇爲北都留守
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

京留守
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
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立之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
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降契丹在河南者相繼
北去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
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
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

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
是倚愛之
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
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
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
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
赴恆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
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
曰吾子母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

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
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倧嗣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丹補
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
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
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
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
泣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鎭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
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强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
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鎭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
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木葉山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
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
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
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

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
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内常疑懼移鎮制下拒
而不受遣其子質於麻答以求援麻答遣其將楊
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
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慕容彦超副之以討重
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
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恆州將何福進李榮逐契丹將麻答遣使降漢

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
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
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彦超共討杜重威彦超欲
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
婦彦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
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
請親征漢主大悦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
平章事
漢主如澶魏勞軍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
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
盡自潰漢主然之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
汴漢主至盡殺之於繁臺之下至是張連將幽州
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連曰繁
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
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餓死
者什七八張連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
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
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重威每出

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司馬氏光曰殺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
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
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主還大梁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弘倧而立其弟弘俶
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進思恨怒不
自安弘倧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
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倧叱之不

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
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弘俶

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 是歲凡四國二鎮

漢遣將軍王景崇等經略關中

漢主更名暠

漢以馮道爲太師

吳越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

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遣都頭薛溫
將親兵衞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
當以死拒之

漢主暠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衞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
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
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
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
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於市市人爭
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爲周王有頃發喪漢主
在位二年年五十四歲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
懼召禍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弘俶
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
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二人
踰垣而入弘倧闔戶大呼溫聞之率衆而入斃之
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
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
背死弘倧由是獲全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遣郭從義討之

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王景崇爲邠州留後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
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
禦爲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
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
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
讓漢王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
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遣白文珂王峻討之

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

漢王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

漢王景崇叛降於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勸崇爲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

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胡氏寅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貢怨致亡是後皆用賂販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沖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讀曰憑乘也）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

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漢以靜州隸定難軍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亦以恩澤羈縻之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

晉李太后請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契丹主許之幷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

趙思綰遣使請降於漢

漢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

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朝廷不之問

歐陽氏修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

亂從之五代之際是矣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賜勞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

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旣溥加恩恐藩鎭觖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胡氏寅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卽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吳越募民墾田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

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三叛旣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昵與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昭卽昭遠

庚戌

漢乾祐三年是歲四國三鎭漢亡

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鎭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自是將相始有隙

漢以郭榮爲貴州刺史

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漢以折德扆爲府州團練使

德扆從阮之子也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帝斂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起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

曰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
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胡氏寅曰延義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
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義
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
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爲大使帝知警戒
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
之乎
故晉太后李氏卒於契丹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

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
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
半矣
十一月朔日食
胡氏寅曰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
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矣夫
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
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
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衞指揮使史弘肇三
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
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
肇典宿衞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
卻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
拾遺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
然章聚斂刻急百姓愁怨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
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
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
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

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
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又
不遷官劉銖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賜伶
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
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爲
大臣所制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蘇逢吉與弘肇
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
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不可漢主拂衣而出業
等以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
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遺

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鎭寧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衞司事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衞國家今諸

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淸朝廷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鎭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漢主自出勞軍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再出旣陳彥超引兵退諸軍奪氣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爲亂兵所弑在位三年年二十歲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

郭威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於是郭威與王峻議立贇帥百

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羣臣請之也

漢以王峻爲樞密使王殷爲侍衞都指揮使

漢以范質爲樞密副使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辛亥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贇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贇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

贇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崇威遷贇於外館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

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國號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

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幷其妻殺之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

周以王殷爲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爲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威弑漢湘陰公贇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

劉崇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司馬氏光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

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下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疏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鎭寧節度使

選朝士爲之僚佐以王敏崔頌爲判官王朴爲掌書記朴東平人也

周主毁漢宮寶器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

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胡氏寅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主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於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周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吳越奉其廢王弘倧居東府

吳越王弘俶徙弘倧居東府爲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巳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論議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爲留後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王逵周行逢何敬眞謀以辰州刺史劉言驍勇得夷狄心廢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

契丹遣使如北漢册命其主崇更名旻

契丹燕王述軋弑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爲武安留後

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唐以邊鎬爲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於金陵

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唐以馬希萼鎭洪州希崇鎭舒州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六

起壬子至己未

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凡三鎮

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反周發兵討之

北漢攻周府州折德扆敗之遂取岢嵐軍

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采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

周慶州野雞族反遣折從阮討之

徙從阮為靜難節度使

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臂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周立訴訟法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劉言上表於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為武平節度制置武安

靜江等軍事

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

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唐草澤邵棠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意宜爲之備

周鎭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

周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衎陳觀爲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峻退周主幽峻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周主以郭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周九經板成

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

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王逵襲破朗州執劉言殺之

唐大旱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鬬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王逵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

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榮立北漢乾祐七年孝和帝鈞立是歲凡五國二鎭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初周主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鎭澶州以爲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

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禀進止宣行之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周主威殂

在位四年年五十一歲

晉王榮立

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逆戰敗績

周主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兼行速進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

契丹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

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行首馬全義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追至高平僵尸滿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

能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晝臥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永德稱匡胤之智勇世宗擢爲殿前都虞候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盂縣汾遼州降

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幷之意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爲人淸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

臣等謹按馮道反君事讎姦臣之尤也而時人顧推其德量謂其能全身遠害於亂世宋儒蘇軾至以盛德許之且悲其不幸而立於暴君驕將之間謬矣惟歐陽修之論辭嚴義正可爲萬世人臣之律令觀人者不可不知所擇也

周立后符氏

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

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折德扆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世宗以遠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小大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謂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

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無乃失爲政之本乎不從

周加吳越王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周以魏仁浦爲樞密使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

乙卯

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胡氏寅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北漢主殂告哀於契丹契丹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契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周顯德二年 是歲凡五國三鎭

周制給漕運斗耗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

周遣使如夏州

李彝興以折德扆亦爲節度使恥之塞路不通周

使世宗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係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世宗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絶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齎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

周制舉令錄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氏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巳上不萬

一焉中人巳下滔滔是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它日之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眞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周詔羣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

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

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事見顯德元年）力竭氣阻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世宗欣然納之

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世宗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趣秦州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

胡氏（寅）曰寺皆宜廢不爲有敕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邪

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周始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

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氏（光）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王景遣裨將將兵趣唐倉扼蜀歸路蜀將戰敗秦州判官趙玭舉城

降成階二州皆降百官入賀世宗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周以李穀爲淮南前軍部

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周王景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鎭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四川稅外科徭悉罷之

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周樞密使鄭仁誨卒

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世宗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遣使入貢於周

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於周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

丙辰　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鎭

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周以李重進爲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先是周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濟淮至是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突陣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爲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匡

肩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爲哉不從

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胤曰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

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周主如渦口

渦口作新浮梁成世宗幸之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世宗嘗怒竇儀欲殺之質入救世宗起避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死

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解乃釋之

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

唐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故用之

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

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幷兵攻壽州

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

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爲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幷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

周作欽天厤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周以王朴爲樞密副使

丁巳

周立二稅起徵限

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鎭

審琦鎭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鎭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匡胤表趙普爲節度推官

周顯德四年 北漢天會元年 是歲凡五國二鎭

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以爲恨反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世宗渡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帥舉寨萬餘人降周其餘衆沿流東潰世宗與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爲忠正軍徙治下蔡

世宗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世宗旣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

不問

胡氏寅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爲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爲盜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旣以元舅處之何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爲重

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敝屣乃可與權者矣

周主還大梁

周宦者孫延希伏誅

周修永福殿命延希董其役世宗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柹音肺斫木札也為匕音比瓦中噉飯者大怒斬延希

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雜不一命守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

周以王朴為樞密使

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

戊午

職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世宗善之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唐泗州降周周主追擊唐兵至楚州大破之

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世宗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清口世宗自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趙匡胤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鋹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師拔唐靜海軍

周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周兵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胡氏寅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

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范質王溥
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
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雖
暘而德信未下觀楚州之不下而甘心盡死如此
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
成不若美成也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
地周主罷兵引還

世宗入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
主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聽

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見周兵之
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
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
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
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
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
州十四縣六十

周汴渠成

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
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己
嚴續樞密使陳覺皆罷初延已以取中原之策說
唐主由是有寵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已等浮
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
國必亡矣及是延已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
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
為小朝邪眾嘿然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

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等臺省備

位而已

周遣閤門使曹彬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反不受饋遺吳
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
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曏之奉使者
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
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之親識家無畱
者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世宗畱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

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頴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　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懸於殿庭世宗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

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

周淮南饑

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胡氏寅曰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

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

世宗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

原闕

原闕

作亂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託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六

武岡鄧國瓛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七

起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祖開寶九年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凡十七年

庚申

周恭帝宗訓元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
是歲周亡宋代新大國一舊小國四凡五國三鎮

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匡胤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

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正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禦之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癸卯大軍繼出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

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

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鎭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臣等謹按自古人君當易姓改物之時於前代之臣附己則親之異己則讎之宋祖入汴之初

舉朝公卿拜稽稱臣惟恐或後獨有一韓通猶能盡忠所事率衆赴難雖事不克濟卒以家殉宋祖非惟不之讎而寵贈之典首先及焉所以立萬世爲人臣者之大節與漢唐之戮丁公贈堯君素同一意也其享國長世也宜哉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並領節鎭餘領軍者並進爵

宋主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光義卽匡義也）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饗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宋主尊其母杜氏爲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爲樞密使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主自將圍澤州筠死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

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謀多不協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衞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宋主自帥大衆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還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勖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勖及卒保勖權知

軍府請命於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分掌兵柄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陰懷異志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聞於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卽日拔之城將陷重進

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還

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刱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辛酉

臣等謹按君臣上下非禮不定而況刱業垂統之君四方之所歸嚮後嗣之所取法尤不可以苟焉者也宋主岸幘延見近臣竇儀爲之卻立不進遽索冠帶而後召入自是舊風遂革體貌益隆帝其賢矣哉

宋建隆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

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卽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唐主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寖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還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

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宋罷其侍衞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衞兵普

數以爲言宋主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朝夕未嘗敢安枕卧也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主以其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

宋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

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

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幷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唐主景殂子煜立於金陵

景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眞入貢於宋

女眞之先居古肅愼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

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旣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眞在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女眞至是以馬入貢於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鎭

宋廣東京城

宋主旣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旣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

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鎭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淸源節度使留從效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鎡歸於唐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張思漢爲留後而自爲副使

宋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

宋主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鎭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鎭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鎭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

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閒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預爲之備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宋以趙普爲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閒帝王凡易八姓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

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宋主曰吾巳諭矣

朱子〔熹〕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於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沖嗣

繼沖保融子也

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周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於宋

宋乾德元年 是歲凡五國一鎮

宋初以文臣知州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其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荊南討張文表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沖以荊南降

初宋盧懷忠使荊南還言高繼沖易取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荊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巳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彊弱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遽聞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繼沖

大懼因盡籍其境内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爲荊南都巡檢使授繼沖荊南節度使如故尋改武寧節度使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克潭州因長驅而進遂克朗保權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衞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宋初置諸州通判
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候闕即命瓊為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於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卹其家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卻之
進從征澤潞遷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宋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宋主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溪州蠻附於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鹽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夜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巳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爲某

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爲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臣等謹按人之心各有所蔽亦各有所明太祖素惡之人當遷不與而趙普力爭不去其曰天下刑賞不得以喜怒專之眞宰相之言也普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則曰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非有人君之度能若是乎夫惟君臣之間各以所明救其所蔽故能成一代之治然太祖以舊銜黜鄭起楊徽之爲縣令普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心之難明而易蔽如此哉

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專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宋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

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宋主召至

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宋主以其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南漢内

侍餘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煑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内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宋范質卒

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全斌入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光義彬克夔

州蜀盜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

宋乾德三年是歲
宋滅蜀凡四國一鎮

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緜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

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劉光義曹彬取萬施開忠遂五州蜀主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

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蜀主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昶尋卒追封楚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召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憤怨遂作亂劫屬邑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怒遂無歸志

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全斌遣張廷翰擊之不利退保成都師雄遣兵分守緜漢閉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尙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後宋主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鎭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鎭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主素

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鎭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鎭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鎭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鎭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鎭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

顧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

丙寅　丁卯

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椿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椿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

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

宋乾德四年 是歲凡四國一鎭

宋罷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宋求遺書

韃靼入貢於宋

韃靼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宋乾德五年 是歲凡四國一鎭

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驕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有以珍異獻者皆

卻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卽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宋主乃止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

三月五星聚奎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步星厤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卒如其言

戊辰

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宋主立宋氏為后

宋主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

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讎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峯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

擊破之遂薄太原城下

宋貶雷德驤爲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幷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

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

己巳 宋開寶二年 是歲凡四國一鎮

契丹弒其主兀律於懷州

契丹主耽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國人怨之至是畋於懷州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弒之

宋主自將擊北漢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

北岸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塞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

契丹耶律賢立

賢小字明扆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兀律曰穆宗以蕭守興爲尙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契丹復救北漢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

兼行赴之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禽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宋

宋主引還

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

候趙廷翰請先登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宋師頓於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煩勞失容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履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氏一桂曰太祖既以從容盃酒之閒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衞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庚午

宋開寶三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宋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宋主愛其言書於屛几

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南漢主鋹舉兵侵宋宋主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南漢聞有宋師內外

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
芳林澄樞遁還宋遂圍賀州南漢主遣伍彥柔將
兵援賀潘美以奇兵禽彥柔斬之城遂破南漢主
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美乘勝克昭
州進拔桂連二州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
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敎象爲陣潘美集
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
敗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
知爲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眞薦其養子
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

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

宋開寶四年是歳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鎭

宋潘美大破南漢兵於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

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兵馬逕
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懼遣其左僕射
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卽令人送漼赴汴漢主
遣其弟保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廷曉領前軍據水
而陣令崇岳殿後旣而宋師濟水廷曉戰死崇岳
奔還美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夜大
風萬炬俱發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
李託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
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
十加美山南東道節度使鋹至汴宋主御明德門
遣刑部尙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
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遂伏地
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斬於千秋
門外釋鋹罪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衞大將軍封恩
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
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
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

亡哉後進鋹衞國公卒追封南越王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爲中丞十二年重厚淸介好古執禮一日晩
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
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
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
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
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

其弟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

壬申

宋開寶五年是歲凡三國一鎭

宋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鎭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癸酉

宋開寶六年是歲凡三國一鎭

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殿試遂爲永制

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連入貢於宋宋封璉爲交阯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玶等爭立攝讙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連爲節度使尋遜連位漢既亡連入貢於宋宋授連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

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宋主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

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冒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宋主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驤之貶商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恐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

甲戌

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

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

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鎭

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宋主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城陷之日愼

乙亥

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

初宋主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造浮梁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潘美因帥步兵渡江江南主以鎭海節度使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眞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彥華以戰艦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眞

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

宋始修日厤

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厤宋主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宋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

曹彬大敗江南兵於秦淮進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克之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

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江南主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先是俶遣使貢於宋宋主謂之曰江南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尋密告以師期加俶

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拔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

遣使如契丹

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宋遣使報之

呂氏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國之體矣

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不許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至皖口曹彬將王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

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煜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䘏之彬振旅而還詔賜煜爵違命侯

以彬爲樞密使後進煜爲隴西郡公卒追封吳王

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

帝如西京郊大赦還宮

帝以江表底定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恣取貲財而屠其民

臣等謹按兵以止亂非爲暴也曹翰克江州忿其不下屠戮無遺豈止亂之意哉曹彬取江南焚香爲誓人不妄殺子孫貴盛累葉不絕而翰

沒未幾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人命至重天道好還不可誣也故特表而出之以爲將帥嗜殺者之戒

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敗漢兵於太原契丹救之

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

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卽位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

李氏燾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

巳而帝崩顧命大事也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惜哉

帝在位十七年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傚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貰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鎭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愼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

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臣等謹按太宗禪代之事元陳桱通鑑續編載宋李燾長編燭影之說

本朝續綱目史官詳考以爲非正史所載削而不書惟摘數語歸之於燾略寓傳疑之意顧長編分注備書雜錄數千言燾修本朝國史而不敢盡沒其迹今亦不能悉載姑仍舊本以俟後之君子

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

廷美卽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

改元

詔羣臣論列者卽時引對

富氏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卽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

踰月不得報邊事尙拘常例況他事乎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懷甯丁樹屏初校
商城黃關同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七

丁丑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八

起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至太宗至道三年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帝更名炅

初榷酒酤

戊寅

三年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刱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爲武寧節度使

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爲淮海國王

俶朝於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俶遂上表獻其境內十三

州一軍八十六縣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

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詔特復其家

四年帝自將伐漢至太原漢主繼元降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

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遂自將伐之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帥師赴之至白馬嶺郭進迎戰契丹大敗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帝至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當保終始貴富繼元乃奉表乞降許之明日繼元率官屬待罪臺下帝釋之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後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

帝發太原遂伐契丹圍幽州與契丹耶律休哥大戰於高梁河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東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眞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

哥侵鎭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

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謚曰懿

庚辰

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五年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契丹寇雁門代州刺史楊業敗之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退乃還

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於莫州敗績會

辛巳

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旣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則邊鄙寍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民旣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呂氏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六年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

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存問其家

遣使如渤海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竟無至者又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犄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眞遣使朝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眞使者令齎以賜焉

罷左拾遺田錫

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

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帝覽疏優詔襃荅賜錢五十萬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

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置京朝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以石熙載爲樞密使楚昭輔罷

七年罷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尋貶爲涪陵縣公安

置房州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柴禹錫樞密副使初命廷美尹開封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相盧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下御史獄獄上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普又諷知

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

沈倫罷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

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從者日衆帝以繼捧爲彰德節度使

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

隆緒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

八年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於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鎭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後德超以怨望流瓊州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

宴進士於瓊林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

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箠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

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敎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敎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

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

又以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帝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

甲申

情無閒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後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

帝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

雍熙元年求遺書

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追封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

羣臣請封禪許之乾元文明殿災詔求直言罷封禪

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

乙酉

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眾人也

華山隱士陳摶入朝

帝之即位也召摶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玄默修養之道摶曰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

立妃李氏爲皇后

后淄州刺史處耘之女

二年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

先是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繼遷自是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

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講甥舅之禮光實至其地伏兵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禁增置寺觀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宴羣臣於後苑

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蕃

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時繼遷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禽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蒱侁等因媒糵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禽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五族悉內附繼遷降契丹契丹以爲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後又封爲夏王

廢楚王元佐爲庶人

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閒帝爲赦天下會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

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爲所侵命韓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宋琪柴禹錫免

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琪請盧多遜舊第帝益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彊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詼諧無大臣體

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爲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丙戌

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

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李至罷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曹彬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

彬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禽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寰州刺史趙彥章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

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亟遣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

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契丹復陷蔚寰州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其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彊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戰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被禽其子延玉死焉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

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

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契丹隆緒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

丁亥

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諜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卽引數十騎逆之旣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鬭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

張齊賢敗契丹於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二千出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卻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幷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意謂幷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

四年遣使募兵於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

戊子

河南之民罔知戰鬭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

李昉罷

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改封錢俶爲鄧王

俶雍熙中改封漢南國王未幾改南陽俶固讓國王之封乃改封許王至是復封鄧王

作祕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

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臣等謹按古先載籍皆後世之蓍龜鑑戒不可一日而忽忘者也太宗既建崇文又求遺書至此又作祕閣分置書籍時肆覽閱其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見於外又曰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至哉言也人主宜深味焉

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

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鄧王錢俶卒

俶薨輟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契丹復陷涿州遂入祁州

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

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請於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

而南侵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涿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浹旬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庚寅

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於徐河大敗之
朝廷遣李繼隆發鎭定兵護送糧餽趣威虜休哥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俟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

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淳化元年趙普罷
普自再相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姓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於朝詔本州每歲

辛卯

貸粟二千石

詔致仕官給半俸

二年春旱蝗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寇準爲樞密副使
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

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以謝泌爲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卽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右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

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臣等謹按諫非人臣之利國之福也諫而行非人臣之能君之明也太宗營建過侈以謝泌之諫而罷非樂於從諫之主能如是乎其所引孟昭圖之事尤爲懇切至到諫臣亡而社稷隨之豈非萬世之永鑒哉

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

遣翟守素帥兵往援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置審刑院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王沔陳恕呂蒙正罷

呂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於沔沔聰察敏辯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叶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覬其修舉知古訴於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沆伏閤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而沆乃蒙

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爲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閒連罷三相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王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

女眞請伐契丹不許

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楊

壬辰

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三年置常平倉於京師

先是旱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雨蝗盡殪至是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平倉遂爲永制

趙普卒

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

事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普性深沈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勳舊自伐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愼罰薄斂以立宏規其功大矣獨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爲太宗之累豈其學力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

癸巳

放洛人沈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貧以養母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四年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淸濁混淆命官攷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攷課院主之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爲交阯郡王

桓遣使來貢幷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

初承矩至雄州卽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爲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以錢若水爲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

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
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
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
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張齊賢罷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
德求補郡沆言於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
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
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即自引咎遂坐免

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
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李昉賈黃中李沆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亳
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
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
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

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

甲午

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
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
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
隷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
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
不聽

五年蜀盜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
使討之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
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

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神
民王小波因聚眾為亂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
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
厭也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於江原玘射
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死其黨推小波
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眾至數十萬攻陷漢彭
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
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
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
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

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

臣等謹按古者中官所以審門閭謹房室後世闗通政事遂長厲階況兵爲邦政之尤大者乎太宗以王繼恩招撫兩川其後見聞習熟以爲當然李憲領熙河之任童貫興燕山之役卒之覆師喪國不可收拾推原禍本謂非太宗之作俑哉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

州詔繼隆帥師討之入夏州執趙保忠送京師保吉遁去詔削其姓名墮夏州城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矦景德元年卒

饑

先是京西饑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彊盜棄市知蔡州張榮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彊盜同科

置起居院

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厤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

李順分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

敗之斬馘幾盡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彊勇爲城守計至是李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才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知顒來援賊潰去繼恩遂復緜州進復閬巴蓬劍等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詔磔順等於鳳翔市降成都府爲益州

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爲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貢

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以張詠知益州

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横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

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氏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眞萬世法也

以陳恕爲鹽鐵使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

曰眞鹽鐵陳恕

至道元年帝觀燈於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

多其伉直

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於嘉州蜀盜平

先是上官正復雲安軍張餘敗走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玆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翰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

呂蒙正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

同列而己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疾甚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以李繼遷爲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先是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言違叛事出保

忠帝召見慰諭之至是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立元侃爲太子更名恆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

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臣等謹按古者世子齒於學謂與同學齒讓而不敢先也若夫師保疑丞則所賴以喻諸德輔翼其身而歸諸道者其待之之禮將不又隆乎後世此禮既廢由是教道不嚴君德不就而萬邦不可貞矣太宗以至沆兼太子賓客詔以師傅禮事之此固所謂父在爲子君在爲臣猶可見古人尊敬師傅之遺意宋室之興也宜哉

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西川招安使

丙申

二年以太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

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於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

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帝即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廷召遇繼遷於烏白池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

寇準免

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罷知鄧州

丁酉

三年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

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恆即位

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五十九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史臣曰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愼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立郭氏爲皇后

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

追復涪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卽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爲皇太后

帝生母也

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遷表求藩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

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黟縣黃士陵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仁和王存善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八

戊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九

起宋眞宗咸平元年
至眞宗乾興元年

眞宗皇帝咸平元年彗星見詔求直言

彗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氏中曰王欽若請蠲負釋繫囚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

呂端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卒謚正惠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己亥

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擾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二年旱求直言

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仁恕清愼能保功名

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
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
以呂文仲等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祕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文仲爲侍讀學士昺爲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庚子

三年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辛丑

四年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
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難固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不可舍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失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於保吉都部署楊

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鎭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

壬寅

五年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鎭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陷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質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

癸卯

召之放乃詣京師對於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强市爭訟時議薄之

向敏中免

薛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攜貲產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己不許以是陰庇

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昏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悅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於洛

六年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爲朔方節度使

知鎭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張齊賢請封爲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不可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淸於是羅支僞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中流矢奔還死於靈州境上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封德明爲西平王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鎭戎軍曹瑋言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後保吉故黨殺羅支六谷諸豪共立其弟厮鐸督朝廷以爲朔方節度使

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敗績契丹執繼

忠以去

耶律奴爪寇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爪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於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

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

呂蒙正罷

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景德元年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强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

意不享遐壽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辨帝始不疑

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於朝帝遣曹利用詣契丹軍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幷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帝自將禦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以雍王元份留守王旦等皆扈從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契丹圍澶州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撻覽虜大挫衂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卽奏曰寇準言是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

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

乙巳

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陳氏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厤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

帝至自澶州

二年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罷

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鎭州

置國信司

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時遣太子中允孫僅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

丙午

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

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

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邊藩以安至是徙敏中爲鄜延部署兼知延州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

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絀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三年罷寇準知陝州

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

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臣等謹按欽若以準置之天雄爲死地常憤恨欲報之孤注之說行而準遂得罪矣然澶淵之幸非眞宗之本意故欽若之譏有間而入不然雖百欽若何所容其喙哉欽若不足道也而眞宗輕信讒譖疏薄有功君人之道固如是乎

以王旦同平章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

丁未

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糴糶三年以上不糴卽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荊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趙德明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爲夏國王

四年置國子監於西京

契丹城遼西爲中京

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倣臨潢置宮掖樓閣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京

增孔子守塋戶

凡二千戶

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爲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

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

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敎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召旦飮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靑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置天書儀衞扶侍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

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臣等謹按上古聖人作爲書契以代結繩未聞天有書也欽若欲蠱其君既以孤注之說激其忿心復以神道設敎之語動其侈心東封西祀自此始不可正也後世有假託神姦誑惑主聽者卽天書之詐觀之可以不辯而自釋矣

詔議封禪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耆

夷僧道耆壽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

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以天書告於太廟作玉清昭應宮奉之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後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

呂氏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敎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

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䃭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䃭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攷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諡玄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

己酉

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
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
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爲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
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
回爲兖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爲郡
公矦伯

還宮

帝還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
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
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

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帝皆納之

二年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
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兖旱
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
不省

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
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庚戌

三年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使入貢詔封
公蘊爲交阯郡王

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乃
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
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授以官爵賜之器
幣

内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
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内
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

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
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夏州饑

西夏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
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
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辛亥

四年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
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
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遂至寶

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建寶鼎縣爲慶成軍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幷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

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

太子太師呂蒙正卒

謚文穆

五年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舊相出鎭不以吏事爲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鎭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作會靈觀

先是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命向敏中等充使至是作會靈觀奉祀

罷參知政事趙安仁

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

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

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帝言聖祖降於延恩殿

初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劒蓋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宦者劉

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至是帝言聖祖降延恩殿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作景靈宮奉之後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

改孔子謚

癸丑

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

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六年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除農器稅

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詔諸路並除之

獻天書於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於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

甲寅

萬七千本遂詔扶侍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於朝元殿

七年帝如亳州謁老子於太淸宮

先是詔親謁太淸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淸宮升亳州爲集慶軍

以應天府爲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還宮大赦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

乙卯

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旣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

謚文定

以寇準爲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八年淮浙饑

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

朝元殿火

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遺火事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今乃過爲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納之減死幾百人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故所至以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

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淸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九年以張旻爲樞密副使

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後畿內蝗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

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羌砦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

瑋者迪曰瑋知唃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瑋未幾唃廝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以陳彭年參知政事

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

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

罷諸營建

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至是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振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天禧元年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

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旱蝗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爲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淩策李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固問之旦舉

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欲久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

王曾罷

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

戊午

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

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辟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内

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内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内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謚文正

己未

二年立子受益爲太子更名禎赦

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爲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爲王友未幾進封昇王至是立爲皇太子

三年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寖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釁隙

彰德留後馬知節卒

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卒謚正惠

庚申

四年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沈毅識大體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閒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竟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尙可辭耶迪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疏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詰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幷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司馬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咸莫敢對

呂氏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

也

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尙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

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筠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

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以馮拯同平章事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草制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太后臨朝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遂止帝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十五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胡氏一桂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耶爲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關於君德如此夫

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

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盍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壙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壙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併欲誅謂馮拯進曰

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一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以拯爲山陵使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眞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識其姓名於屛風將大任之不

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眞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敎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敎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

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十九

黟縣黃士陵初校

南海桂埴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

起宋仁宗天聖元年至仁宗慶曆三年

癸亥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

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劵値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倂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巳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不能大用事如眞宗朝後二年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爲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事在天聖三年）

故相寇準卒於雷州

詔許歸葬西京後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諡忠愍

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愼所與致啟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甲子〕二年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立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乙丑〕三年復榷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晏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柰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丙寅〕四年夏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服焉

〔丁卯〕五年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淸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

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敎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楚王元佐卒

以程琳爲御史中丞

張知白㝡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

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戊辰

六年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爲相愼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謚文節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己巳

七年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

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張士遜罷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辥奎參知政事

初奎知開封府時眞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眞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非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

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后意少釋乃罷爲衞將軍知隨州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

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藎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
罪聞者冤之
復制舉諸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
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
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
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
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
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
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
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
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
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中丞王曙
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
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
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
遂減守衛者罪而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
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
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
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
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
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
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
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
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

不報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
為河中府通判

庚午

八年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
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
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
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
歲課秏矣

辛未

九年契丹隆緒死子宗眞立
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
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
爲戲道輔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
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
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
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明道元年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眞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
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

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
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
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
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
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
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
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
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
后乃許之
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
門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
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
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
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
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
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
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

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祕書丞劉越皆請
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爲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尙書令兼中
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
冊元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
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
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
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以
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

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衣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

癸酉

二年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閒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尙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崩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勿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

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閒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呂夷簡罷

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詷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侯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

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
簽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

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眞宗亦曰唐朝朋黨尢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
張士遜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媿後世爾尤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尙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尙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

甲戌

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

人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荅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明年以星變詔淨妃出居瑤華宮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景祐元年置崇政殿說書

乙亥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趙元昊反寇環慶

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兵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竊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亾之號也更曰廣運

立曹氏爲皇后

彬之孫女也

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

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閤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書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淸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

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寺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李迪罷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使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人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以王曾同平章事

作睦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衍不能用

三年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二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

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爲罪乎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

丁丑

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置大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四年呂夷簡王曾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爲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

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

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覩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

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王隨陳堯佐免

隨爲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韓億后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爲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

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旣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

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

趙元昊稱帝於夏州

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沂公王曾卒

贈侍中謚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

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

己卯

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條上十事一教習强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幷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

二年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使狄青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貶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土兵寡弱又無

徧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
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攻保
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
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
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
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至萬安鎮平先發步
兵繼進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
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
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與賊遇賊以輕兵薄
戰官軍小卻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

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
餘人轉鬭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
立七柵自固賊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
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
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
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倘
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
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内臣監軍取敗非一今
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
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
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
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
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
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

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帝
召仲淹知永興軍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

召夏守贇王守忠還

夏守贇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
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
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
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
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

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臣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

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亾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元昊之寇三川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

辛巳

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託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爲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壞綱紀爲害至深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卽降出姓名幷爲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

執奏

慶曆元年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出

師琦亦奏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仲淹堅執不可
琦復上奏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
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
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
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
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
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
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

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
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
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
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
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
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
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
數百敵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
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
籠絡川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

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
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
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
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
敵計勢不可畱遂前格戰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
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
據勝地忽夏人左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
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
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
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

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
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陣陣
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
潰英津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
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
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
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爲之旰
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
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葢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元昊陷豐州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句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爲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㧞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調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覩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

一分助邊用使行閒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閒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亾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

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二年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

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骨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置義勇保捷軍

詔選河北諸州强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奉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契丹來求關南之地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弼開懷與語特末感說密以其

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事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以大名府爲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

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眞宗駐驆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眞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

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

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

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禽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氏[illegible]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雖數勝而死亾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元昊親信野利剛浪㖫合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遺剛浪㖫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元昊果疑剛浪㖫囚嵩窖中剛浪㖫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知延州龐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

貴不遺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元昊乘勝直抵渭州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擢將領而士不練習

故戰則必敗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閒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

爲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

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三年元昊上書請和
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

昊聞之大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唆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籍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遣其六宅使賀從勖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勖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等爲之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

諫爲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葢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

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遣使如夏州

賀從勖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

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皆不聽邵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卽日詔竦歸鎭拜杜衍爲樞密使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

至飮酒叫號以爲歡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

自正月不雨至於四月帝禱於西太一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特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王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

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並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先是帝以弼爲樞密副使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

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至是帝復申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

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宂食謂數者之舉謫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振河中同華諸州飢民所活百餘萬人

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

徧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

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句之弼曰一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閒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

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淸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大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更定蔭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卽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

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爲臣爲後宮爲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黟縣黃士陵初校
南海桂　埴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一

起宋仁宗慶曆四年至仁宗嘉祐八年

甲申

四年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説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卽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今莫若教士於學校然後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

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攷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作太學帝謁孔子

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葢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强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

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衞為火所燬況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

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羅氏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衂於讒間不果其志何邪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厯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后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

謚文靖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子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處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畱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贍麗爲世推重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内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冊元昊爲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然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不復以

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五年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多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

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辯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

朝議右職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
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
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
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
遠欲廣陷艮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
專權葢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爲朋黨則可盡逐
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
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
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

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
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
知宗尙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
反洙未嘗不在兵閒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旣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
且言詩賦聲病易攷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
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
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
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
去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
從之
罷轉運兼按察使
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
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

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
下兖州訪介存亾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
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
撫使
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賈昌朝免
昌朝與樞密副使吳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
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
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於
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于太一宮日方炎赫帝卻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謚文定

八年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夏元昊卒

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厖訛厖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

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贓吏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采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

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僚取其裨補多者用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竦免

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以美人張氏爲貴妃

先是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叩寢殿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入衛守忠兵至賊就禽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於禁中丁度請付外臺帝從竦議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帝以美人

張氏有扈蹕功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元年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陳執中罷以宋庠同平章事

庠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

爲也

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爲交人

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交人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

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二年詔外戚毋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

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宋庠免

時有偽造敕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作隆儒殿

京東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盜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蘖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

留意

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諭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曰將遠竄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

壬辰

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王氏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烏乎忘己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

當以仁宗爲法

夏竦卒

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攷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

以龐籍同平章事

四年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贈兵部尙書謚文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氏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其所學必以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卽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

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

以狄青爲荊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先是智高攻陷邕州卽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厤置官屬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進圍廣州詔鈐轄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

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赴之智高又陷昭州以知秦州孫沔爲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

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権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罷権

貨務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

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

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蹊二廣力不能制乃假

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亾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腭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狄青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

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氣銳甚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横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禽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暹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臣等謹按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狄青

此言足以爲萬世將臣法校之言功僥賞竭智極力以成其詐靦顏自罔於天下而不耻者相去何止萬萬哉

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

賞平廣南功也

以孫抃爲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

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龐籍罷

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詔定內侍員

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爲之

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

詔減畿內諸縣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爲定式

至和元年貴妃張氏卒追冊爲溫成皇后孫沔罷

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婣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柰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鉤摭非禮陰與內侍后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惟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貽永尙眞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婣輔政者恆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

梁適免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

以劉沆同平章事

二年改封孔子後世愿爲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定差衙前法
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僞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爲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爲帝言之乃視貲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爲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鞫眞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鎭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鎭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使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鎭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

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以張昪爲御史中丞
昪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昪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契丹宗眞死子洪基立

修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太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衞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

帝不聽後河決六塔溺兵夫漂芻稾不可勝計詔罷其役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商胡北流以致決潰流仲昌於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嘉祐元年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衞禁中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醮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罷知諫院范鎭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鎭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鎭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

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鬢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大社大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罷狄青判陳州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擁馬足不得行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數月卒謚武襄

丁酉

王德用罷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

劉沆免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厤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

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昪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二年祁公杜衍卒

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

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謚正獻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爲時所推譽者皆被黜自是塲屋之習遂爲之變

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絶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罷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恆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沈淪十數年以此毁行干進者不可勝數有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旣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戊戌

三年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挶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爲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

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

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御史中丞包拯亦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

四年更榷茶法

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園戸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戸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寛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戸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

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戸困於輸錢賈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閤而劉氏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允讓天資渾厚內寛外莊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諡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而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

庚子

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游雍德氣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晋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五年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召爲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

辛丑

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呂氏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

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

宋庠免

六年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

和僩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應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麻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敎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値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愼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今内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樞密副使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

壬寅

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盖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七年樞密副使包拯卒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茍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嗇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

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臣等謹按英宗被召爲皇子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此固其謙讓避禍之心亦可見古者大宗之禮爲後之義猶有存者此義若明則立後者無太早之嫌爲後者無遲留

之釁而天下之大計可定矣

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卽位

帝暴疾崩於福寧殿皇后聞之悉斂諸門鑰置於前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卽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帝

在位四十一年年五十四歲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

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呂氏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强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眞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内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也

以富弼爲樞密使

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内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南城劉慶鐙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仁和王存善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二

起宋英宗治平元年至神宗熙寧四年

甲辰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

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胷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眞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增置宗室學官

先是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有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願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爲潁王王陶等爲翊善記室增置宗室學官

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籤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

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閒日御講筵從之

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

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厤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閒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訴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季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

不聽

二年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

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槀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

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富弼罷

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卽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皆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

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略云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懽心長公主數人屛居閒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

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

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不得

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

程子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

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卽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卽召試今止令上簿候缺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茍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

帝有疾立子頊爲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

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潁王頊琦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大赦

帝在位四年年三十六歲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

有所爲然使後世咏歎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覦神器遂啟禍原誠何心哉

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畱後經之女帝爲潁王時納焉至是冊爲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爲令

歐陽修罷

修旣以議濮王典禮爲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修議爲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爲御史衆因目爲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帷薄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參知政事

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

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帝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

臣信任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稱爲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

哉聞者愧服

以趙抃參知政事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恆褒荅之

復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

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

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

諤擊敗之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竄种諤于隨州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

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戊申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爲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

趙槩罷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

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

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芳之孫也

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

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己酉

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

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人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

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

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

臣等謹案王安石知神宗志在用兵而患財用不足故汲汲議行新法以籠天下之利財未斂於國怨已結於民馴至靖康之亂而莫之救國不以利爲利於是益驗矣

參知政事唐介卒

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强
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謚忠肅
以薛向爲江浙荆淮發運使
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
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
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
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
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
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
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
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甫隨
事解荅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
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
排甫出知鄆州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
盧秉王汝翼曾亢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
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

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
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
輔
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
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
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
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
上出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
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
乃更如此

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
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
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
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
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
必受其禍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
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

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

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在廷之臣方太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

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

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為河南府推官

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

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

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

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

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

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

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雖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旣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毁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旣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頒農田水利約束

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閒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擧官

條例司上言民閒多願借貸靑苗錢乞徧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擧一員管當一員掌行靑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擧官旣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閒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靑苗錢奏適至安石

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顯之言皆不行

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爲忠正節度副使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帝初即位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

庚戌

三年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

苗而使者亦强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詞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

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

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諮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

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貶知潁州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

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

不報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
大臨
定少受學於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
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
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
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
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
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
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

官之比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
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
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
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
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
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母仇
氏死匿不為服定自辯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
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
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
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
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
自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詔諸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
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
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
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
因著為令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溫
為侍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
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
邪妨正者乎正使僥倖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
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
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戩與臺
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戩又
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
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
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常上言

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安石旣積怒言者而顥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刑顥固辭乃改簽書鎭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閒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

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閒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分審官東西院罷知諫院胡宗愈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罷通判眞州

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爲樞密副使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稾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京爲御史中丞言辭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於侍從爲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鎭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

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厤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仁祖德澤在人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養其銳氣借之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

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復圭欲自解旣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

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

策賢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言臣所薦孔文仲草茅疏遠

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力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陳升之罷

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乃出會母喪去位

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諭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

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問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

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

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

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

侯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

辛亥

代役旣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

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四年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囉兀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於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罷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罷之以爲河北東西陜西京東四路靑苗本錢詔從之

更定科舉法

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敎育選舉

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夏人陷撫寧諸城詔安置种諤于潭州韓絳免

諤進築永樂川賞道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靑苗令下潛卽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

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鎭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

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
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
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
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
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
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
諛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除集賢校理檢
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

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
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
故有是命
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
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秖憚跼戾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
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
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
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
勉之遂卒海内聞者痛惜之
高麗來貢
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
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
因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
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
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
邊父子聚泣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

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
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
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
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
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力辭會
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
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
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
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旣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靑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

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

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范鎭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皆引去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幷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

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厤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

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

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强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

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爲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

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爲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卽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旣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

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黟縣黃士陵初校
太倉錢清臨覆校
仁和王存善[illegible]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三

起宋神宗熙寧五年
至神宗元豐八年

五年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臣等謹按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恐人議己乃置邏卒察之與周厲王使人監謗者無異厲王之禍在其身而神宗即在其子孫同一危亡之道也當時以爲善政豈不誤哉

南平王李日尊死子乾德嗣

日尊公蘊之孫也既死乾德遣使來告哀詔封交阯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

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大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蘼草名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

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

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以章惇爲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

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
訪荊湖北路經制蠻事

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駐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砦爲軍以根本
隴右詔從之遂建爲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
武勝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
戰敗還追至其城首領瞎藥棄城遁餘衆出降遂
城武勝建爲鎮洮軍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
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
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

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
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
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

是歲有詔求修所撰五代史而修卒矣修天資剛
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
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
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
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遊隨州得唐
韓愈遺稾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
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謚文忠

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
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
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
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
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
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
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
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

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
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
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
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
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
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
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敎官先自京
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少華山崩

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以韶為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章惇招降之築武陽開陜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六年王韶克河州

獲木征妻子

以沈起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羨王韶等

獲高位乃上疏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為後憂詔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阯始貳

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宜兼采眾論以靜重為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為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

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衞

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用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得孔孟之本原

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既至南康卽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洮疊四城帝御殿受賀
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甲寅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乃命

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
後誠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
七年熊本討瀘夷降之
先是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至是討降之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

自此始

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木征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木征雖屢破屢敗而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於踏白城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

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刱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

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卽命維草詔行之光州司法叅軍鄭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卽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

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

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

名日投匭置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偏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初榷蜀茶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

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刱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罷制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

帝將委布攷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會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頗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

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産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

産錢數乃系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置三司會計司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

司以絳提舉

竄鄭俠於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祕閣校理王安國於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

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馮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於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祕閣校理放歸田里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王猛佐苻堅以蕞

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事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祕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於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

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

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
相卽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
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於學官
王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
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
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
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
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

義旣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
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
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
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
流入於佛老云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
載琦大節琢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尙書
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
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
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
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
哉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安石安石勸帝曰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禧乃去
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
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韓絳免

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
安石欲拔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不決絳卽
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尙
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知許
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爲
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爲淸議所少
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
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
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强借秀州華亭

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

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

初廣西屯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彝代之彝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彝名未幾交人又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熊本擊渝州獠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保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安石因上疏曰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譁合譟或評於廷或謗於市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罷直學士院陳襄

丙辰

襄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富弼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小失誣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九年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

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禼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禼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禼孰可代憲禼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

吐蕃鬼章寇五牟谷以种諤知岷州

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守陳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

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閼伯微子廟皆在粥中

判官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郭逵敗交阯兵於富良江李乾德降

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得其廣源州門州思琅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時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十年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

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
復更問每戰必捷
河決澶州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於澶州
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
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
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
萬頃遣使脩閉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

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
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
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内聖
外王之學也卒年六十七顥爲銘墓稱雍之學純
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
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
元祐中賜諡康節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志道精思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

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
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
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
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
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
正蒙西銘行於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
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元豐元年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
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

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
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爲陝西轉運
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貧用浩繁向未嘗
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倚功
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
文俗吏得大用
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
置
二年召程顥判武學旣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卽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衞士競以買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繫遂劾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嗤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工於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晩時論鄙之

許二史直前奏事

脩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與同脩起居注王安禮因

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爲令

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還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

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帝曰敢不受教
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孽以爲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

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三年吳充罷

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旣遭同列困毁素病㾿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爲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充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譏
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
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

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掎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於納溪蠻以爲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駒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紿降存寶信之遂休兵於綿梓遂賫問
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重輕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彗出太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

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定百官寄祿格

辛酉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馮京罷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章惇有罪免

朱服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命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人幽其主秉常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夏將李清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方議出師知樞密院事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番首領董氈集兵會伐憲復蘭州諤克米脂城遵裕復清遠軍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帝自即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

用判吏部蘇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隸於有司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言於帝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韓存寶兼市步軍都虞候林廣擊瀘夷破之

存寶坐逗遛無功斬於瀘州以廣代將乞弟復遣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屍臠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哆隘遇夏眾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昌祚亦還涇原种諤帥大眾進攻銀石

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次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五年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

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爲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

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慚懼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

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以曾鞏爲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爲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爲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

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

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能絕磧爲寇諤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

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州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

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

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甯以來用兵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

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
降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敝天下企望
息兵而括譔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
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
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

癸亥

六年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爲熙河都總管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夜
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
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
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

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
總管

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倦於兵乞通好如初及入寇屢敗國用益
竭乃遣使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
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
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
遺表大略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
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
倣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
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
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
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危星
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
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
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
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
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
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
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
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甲子

七年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庭仍
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
爲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
封爲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
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

乙丑

伯從祀廟庭

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
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
借龍圖天章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
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卽位賜名資治通鑑製
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
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

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
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參考羣
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
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
降詔獎諭

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爲太子
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羣臣請立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
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爲太子賜名煦先是岐
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后旣垂簾命二王毋輒

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
來葢密爲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
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
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
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
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
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
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
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
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帝崩太子卽位赦

帝在位十八年年三十八歲太子卽位生十年矣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
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悻悻
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
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
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
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
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

皇太妃

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旣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閒保戶馬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鐲道賦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衞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牓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至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

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旣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氏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卽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邪

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屛居窮理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及卒賜謚節孝

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旣至拜左丞公著旣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懽呼鼓舞稱便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

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熙寧末侁巳嘗爲京東轉運使至是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朝廷欲救東土之獘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罷方田市易保馬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徒有虛名而巳監察御史韓川論罷其法於是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爲功至是復爲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商城黃闓同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仁和王存善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三

丙寅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四

起宋哲宗元祐元年
至哲宗元符三年

哲宗皇帝

元祐元年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為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以李常為戶部尚書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為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

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躐遷至封還誥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句官

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準

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

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中書舍人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二害輕重略等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

子淵在熙豐閒提舉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

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閒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

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

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

朱子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彊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

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間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以韓維爲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

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放鄧綰李定於滁州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

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立十科舉士法

舊制銓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

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概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

侍從以上每歲以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帝初即位秉常遣詭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

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陝洛間皆化其德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

不疑

史臣曰熙寗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内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巳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

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巳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軾不能從

張璪免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

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

二年復制科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譏慰詔分司南京

尚書右丞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

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句西京國子監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

戊辰

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三年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閒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

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大防樸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蜀公范鎭卒

初起鎭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鎭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謚忠文鎭淸白坦夷恭儉愼默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鎭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

輊

四年東平公呂公著卒

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詔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

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尙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

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擧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帝卽位擢著作郞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

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閒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閒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盍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閒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尙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越

庚午

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閒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以劉摯傅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

五年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

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六年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罷劉摯知鄆州

摯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邢恕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

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摯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

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重厚寡言論事君前略無回隱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七年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句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敎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論執政曰

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救劉摯爲朋黨出知鄭州

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八年蘇頌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於簾前爭

之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爲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議論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二府議尙書左丞梁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

奏謂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

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

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

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閒不可不察也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

之臣屛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不許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

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

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
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
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
臣等謹案楊畏假以紹述之說勸哲宗葢欲哲
宗紹述神宗用王安石所行之新法非紹述祖
宗之良法也哲宗不悟遽入其說自是用人行
政一切皆反司馬光諸賢所爲天下生靈重罹
荼毒而宋因以南渡然則人君聽言可不審哉
紹聖元年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左
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
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
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
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
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
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
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

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紬元祐之政蘇轍諫曰
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
臣謂先帝施設葢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
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
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
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
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
罷去煩苛漢室乃定本朝眞宗天書章獻臨御藏

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
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之賢與吾
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
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
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
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
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
奴僕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
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

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
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爲
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二事法令
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尙
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畱拜承旨
以張商英爲右正言
帝初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
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

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詆執政
求進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
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
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
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今天日清明
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
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初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
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臺董敦逸黃慶基言軾

爲中書舍人時行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軾弟轍
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
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
毀先帝於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
官軾亦罷知定州至是全臺復言軾撰呂惠卿誥
詞訕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
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
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
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
豈非覬望耶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

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
從之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
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
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
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
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

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旣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
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
閒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
其人不知自純仁所擧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
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
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

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
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
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
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
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
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
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

錄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罷十科擧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至郡數月而卒
以黃履爲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
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卽排擊之時
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
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
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
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
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仆所立碑奪王巖叟
贈官貶大防爲祕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
並分司南京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
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
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
復免行錢

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復保甲法

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闌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論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三年竄范祖禹於賀州劉安世於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擁祖禹安世元祐

中諫乳媼事以爲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新州别駕賀英州安置

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宫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宫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座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内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

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宫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盍知宫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於帝前宫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内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宫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毁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

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敎主玉清妙静仙師法名冲眞出居瑶華宫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以龔原爲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説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四年李清臣免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吕諸賢在廷左右弼諆俾日邇忠讜疏絶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説以隳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重爲薦紳之禍焉

追貶司馬光吕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毁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吕公著爲

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
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
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
司戶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
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
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
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
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

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
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
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遂貶大防舒州摯
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
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
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
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
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
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
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州居住王份落職致

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
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
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
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
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
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
諸賢皆不免時燾巳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
天下惜之既而梁燾亦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
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
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

就道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故也
以曾布知樞密院事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
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能
時章惇與尚書左丞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
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中書侍郎許
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
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

然之

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郎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

施行文書擿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

潞公文彥博卒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

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參軍

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閒道謁蔡確於鄧州將織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爲證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

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爲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編管程頤於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下文彥博子及甫於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爲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於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謂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於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

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於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於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旣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卞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櫱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旣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

吾曰侍宗慶天曰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再竄范祖禹劉安世於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於化州安世於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

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嵬名阿理

先是知渭州章楶城葫蘆河川賜名平夏城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斃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

己卯

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二年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於新州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册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

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尙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

置看詳訴理局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

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
有二蔡二惇之謠
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
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卽位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五歲無子皇太后向氏哭
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
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
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别惇復曰以

長則申王佖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
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
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
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
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召
端王入卽位於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
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
十一子也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
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柰何熙豐舊姦枿

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
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立皇后王氏
后開封人德州刺史操之女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
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
曰毁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

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
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
而國不亂未之有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
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
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
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
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
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
矣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誣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以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

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於常州軾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

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俾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

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章惇有罪免
惇爲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轝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於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

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引薦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爲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

事陛下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陛下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

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商城黃闕同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五

起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至徽宗政和四年

辛巳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亙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亙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

休祥矣

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

王氏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

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聞中國黜惇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

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彊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閒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

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眞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信宿出瓘知泰州

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屛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

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比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旣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

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而以王覿代爲中丞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崇寧元年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蘇杭州

童貫置局於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

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幷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

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侗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

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藝善藝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德勝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藝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

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曾布免

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

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

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於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

俗之虛美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淸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竄鄒浩於昭州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

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己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於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荊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亦幾曲赦兩路改誠爲靖州徽爲蒔竹縣

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復榷茶法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除故直祕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彊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合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罷講議司

王厚復鄯廓州封蔡京爲嘉國公以厚爲武勝節度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贍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於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於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邦潘壘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壘三州詔本路經略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

西上閤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益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四年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黎峒王江蠻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於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羅俵羅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

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爲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於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奚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遼爲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還上書流人

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

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
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
詔從元祐黨人於近地
林攄還自遼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攄遂恣情不
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饔餼
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
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沖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

京竄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
意花石京諷沖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
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
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
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
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卽領健卒直入
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
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直一物小
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
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劚山輦石程督慘

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
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舡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
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五年彗出西方長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
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
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
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
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寍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

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
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至於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
員冗濫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埽地矣帝嘗大宴
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
曰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
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

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爲中太一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中書侍郎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

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大觀元年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梁子美爲尚書右丞

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眞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眞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眞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趙挺之罷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爲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

太一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爲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擯己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爲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

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故直祕閣程頤卒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

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
以林攄爲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旣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問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於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京分爲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與宜州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

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旣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戊子

二年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奏至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易
鎮奉寧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
廷蔡京不悅
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
深爲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
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
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安化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爲黔南經略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

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
餘里又奏覔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
土計二萬八一十六州三十二縣五十餘峒幅員
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己丑

三年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
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
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
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
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
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
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
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翼日貫等相
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盧航奏禾
狂妄謫監信州酒
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
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
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

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
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
十上京遂罷爲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
得親幸深以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
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
故罷
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

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庚寅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常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蔡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聞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

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内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聱欲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書商霖二字賜之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

后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爲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遂罷

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横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

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

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羈管陳瓘於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嶷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内侍黄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

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
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
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
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
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悈
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
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
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
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葢以神考
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

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
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
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
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祕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
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
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
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
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

壬辰

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
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
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
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
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
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
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二年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於內苑太淸樓

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匄帝親書以降
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
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
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
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呂氏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
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
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
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眞爲萬世法

癸巳

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衞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

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加童貫太尉

三年以何執中爲太宰

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號爲洞微先生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

甲午

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

祀天於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閒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閒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郎

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眞作天眞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女眞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

阿骨打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爲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

四年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

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壘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女眞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阿疏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疏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梃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

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眞阿骨打迎戰於混同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

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八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八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繼曰戰則有死無功

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

以童貫爲陝西經略使

順德羅　棻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五

仁和王存善再覆校

乙未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六

起宋徽宗政和五年至徽宗宣和七年

五年女眞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离合懣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

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於古骨龍

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立定王桓爲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作明堂

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

有星流出於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丙申

金取遼黃龍府

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眞達靈先生

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匄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

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淸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旣下降於世其弟號淸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楮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眞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眞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爲改溫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

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閒禱雨有小驗而已
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
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

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金取遼東京州縣
何執中罷
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爲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

丁酉

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厤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

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祕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閔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

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飾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

起復鄭居中爲太宰

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黷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帝言天神降於坤寧殿

詔示百官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清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眞達靈元妙先

生張虛白通元沖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

戊戌

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淸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於昭州

初葆光爲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内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省之計徙爲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

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擢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金取遼八州

重和元年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

己亥

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遂金好自此始

以童貫爲太保

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五千餘閒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宣和元年詔更寺院爲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

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眞散覩持國書幷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

用詔決難行也

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眞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

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幷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

初金主遣使求封冊於遼至是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幷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劉法及夏人戰於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

京師大水

大雨七日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

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夏人來詔童貫罷兵以貫爲太傅

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

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絛翛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絛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恆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

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罪爲帝所知遂居政府

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於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

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祕書郎

時南劒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覺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覺以時對京因薦之乃召爲祕書郎

二年罷道學

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歛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靈素死猶以侍從禮葬焉

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幷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金主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和議遂絕

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旣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

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

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

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青溪民方臘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

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以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

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爲少保太宰

辛丑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

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臘又陷婺衢處州

三年鄧洵武卒

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原自洵武始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

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臘尋伏誅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倮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

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復置應奉司

方臘旣平王黼言於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黑眚見於禁中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衞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詔宦者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於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

務皆不省曾山園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於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嘗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

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金侵遼中京

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

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

壬寅

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金粘沒喝亦言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斡本斡离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走雲中

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管句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至是卒於楚州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為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眞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

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改怨軍爲常勝軍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

金克遼西京

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鄭居中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眞卽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

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歸

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爲右衞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於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

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
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
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
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
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
衞將軍致仕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

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爲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
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餽餉
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
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

金阿骨打襲遼延禧於石輦鐸延禧敗走

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
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
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
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
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
編管海州

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
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
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爲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
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
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

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
使以兵隸劉延慶

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
潰

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
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金人來議燕地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
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
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

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金克遼燕京耶律湻妻蕭氏奔天德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使銀朮可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於城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

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亙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

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云

臣等謹按徽宗竭民力以營土木之工一峯一

沼至役萬夫惟日不足以極其遊觀之樂曾不知幻設之江山方成於目前而世傳之土宇已屬之金人矣可勝歎哉

戶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五年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

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离保自稱奚帝
回离保尋爲其下所殺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是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

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

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遼延禧追廢湻爲庶人殺湻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湻爲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遣使如金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

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内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

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爲之曲赦兩河燕雲命郎日班師

金襲遼延禧於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

金以斡魯爲都統斡离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斡魯使斡离不銀朮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淖不能進斡离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幷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蕃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斡魯兵至埽里門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濼斡离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僞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斡离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斡离不不許

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

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巳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衞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

以王黼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少師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

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雅里死特烈等復立聖宗孫耶律朮烈爲帝朮烈及特烈尋爲亂兵所殺

金張轂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轂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鎭握彊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轂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鎭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内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轂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轂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

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轂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宜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黨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轂内附轂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轂聞之自

謂得計

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爲都統蒲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濼而卒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卽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斡本爲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斡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於海古城西

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瑴爲節度使

金人聞瑴叛遣闍母將三千騎來討瑴率兵拒之

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瑴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瑴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幸王黼第觀芝

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挾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翼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張瑴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闍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斡离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瑴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离不襲之與戰於城東瑴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言必不發遣懼啟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卽與

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金人來歸武朔州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鎭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知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

西鄙未盜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六年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

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金人陷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斡离不還下詔招撫閣母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二路皆困王黼乃請詔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荊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

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以白時中為太宰

王黼有罪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

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
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尚書右丞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

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爲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

巳乙

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又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爲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靑果男子孕而誕子

七年遼延禧如党項至應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遂亡吳乞買廢延禧爲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
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
是爲西遼
勒蔡京致仕
蔡絛鍾愛於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於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匄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於黃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

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諭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

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臣等謹按古者天子稱王自秦以降始以皇帝自稱而以王號加於諸侯事已非古況以加諸宦者乎徽宗所爲顛悖如此則其他日屈辱虜庭由皇帝而降封昏德公幷及其子亦降封重昏侯皆所自取無足怪者矣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卽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眞鐵漢

王氏稱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

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烏虖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爲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啟其狠戾不肯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旦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

金將粘沒喝斡离不分道入寇
初斡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离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及既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谷神耶律余覩自雲中趨太原撻懶闍母劉彥宗斡离不自平州入燕山時方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祕之曰恐妨恭謝宰

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察爲金賀正使至境上遇斡离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
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

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

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

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藥師迎拜帳下遂邀貫視師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宦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离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离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斡离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詔內侍梁方平帥衞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埽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盍留以衞根本不從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

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

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

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鎭郡縣守令各帥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

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以吳敏爲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

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

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赦

立皇后朱氏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

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离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六

順德羅　棻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仁和王存善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七

起宋欽宗靖康元年
至高宗建炎元年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斡离不陷相濬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

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黼至雍丘盜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坂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家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斡离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宇文粹中奉上皇東行避敵上皇如亳州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還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上皇至鎮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

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

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金斡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
癸酉斡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駞岡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

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今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离不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遣還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棁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

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稽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鎭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

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幷持三鎭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
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
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
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
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都統制馬忠敗金人於順天門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
敗之於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歛爲一西路稍通援
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
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斡离不已屯京城下師道揭榜沿道
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
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駞岡增
壘自衞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
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眞不
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
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
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
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
師道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
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
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
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
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
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
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

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閒卽
發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
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
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旣疏其罪惡布
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
一日追殺之

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

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

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罷李綱以謝金人

斡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

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鎭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

邪邦彦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
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
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彦等計中又墮
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彦等且以閫外付种
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
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彦入朝衆數其罪而詈且
欲毆之邦彦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
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
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
内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内侍數

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
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西
壁防禦使旣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
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
也相麾聲喏而散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樞爲質於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
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
至金幕府見斡离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
王訥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彦吳敏李綱幷
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
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
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离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
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
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
鎮地斡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

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
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
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
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邦彦免
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
南仲李棁爲尚書左右丞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彦質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彦質等各以兵勤王凡
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离不已退李綱請詔古

等追之且戒俟其閒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啟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不聽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

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粘沒喝攻太原恐破諸縣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

呂氏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歎無人也

貶蔡京爲祕書監童貫爲左衞上將軍蔡攸爲太中大夫

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梁方平伏誅

張邦昌李梲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

以徐處仁爲太宰

處仁言三鎭不當棄與吳敏議合遂拜太宰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鎭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离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

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鎭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閒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閒兩鎭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

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諶爲太子

詔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溥御史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楊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鎭不可棄云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於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眞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

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而贈師中少師

詔諫官極論闕失

右正言崔鶠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

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告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綱不得已受命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臣等謹按金人既解汴圍而歸為宋計者宜旦夕汲汲以修內攘外為事而乃上下恬然無復遠慮獨李綱深憂之而每有謀議輒為耿南仲

諸人所沮曾未半歲果再致虜兵如綱言而宗祧失守二帝北遷矣忠言不用而所用非忠自古亂亡之君若是者多矣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彗出紫微垣

長數丈北拂帝座埽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

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竄蔡京於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於儋州其子孫分竄遠地竄貫於吉陽軍趙良嗣於柳州詔下十日京死於潭州朝廷遣御史張澂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於貶所函首赴闕梟於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枇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賞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瞻視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

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於太原

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
之弊會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斡离不復分道入寇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爲少宰何㮚爲中書侍
郎陳過庭爲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
書院事
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翰
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
敏面鼻額爲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

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
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
金粘沒喝斡离不復分道入寇粘沒喝發雲中斡
离不發保州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城陷副都總
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金分兵陷
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
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
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
言者又論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

籍所無於是遣使卽二人所至斬之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珏胡安國於遠州
安國初爲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會安國舉永
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
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
帝卽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
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
而惡之力間於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
曰卿識胡安國不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
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

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
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
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
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
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
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
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
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尋安置李綱
於建昌軍
金斡离不陷眞定都鈐轄劉竧死之（竧側謹切）

种師閔及金斡离不戰於井陘敗績斡离不遂入
天威軍犯眞定竑率衆晝夜搏戰入之城陷竑巷
戰麾下稍稍散亡竑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
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邈被
執北去

金遣使來

金二酋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
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
主徽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
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
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
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
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
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閔其忠下遷
吏部侍郎

詔百官議三鎭棄守

先是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許以三鎭賦入之數
雲至眞定斡离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
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
斡离不粘沒喝亦使王汭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
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
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鎭不然則
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
三鎭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鎭國之
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
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辯不已因曰河
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
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
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粘沒喝至大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
軍澤州皆陷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
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
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
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
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
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
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

渡河不復言二鎭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旣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乙申飭守備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鎭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鎭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

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淸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斡离不軍濟河遊奕日至磁城下縱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櫜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何㮚罷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傅爲尚書右丞

㮚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爲開封尹傅爲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

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孫傅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

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埽蕩無餘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爲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

斡离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卽命南仲如河北斡离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淸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衞州衞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喩康王起河北兵入衞京師因連署募兵檄揭之人情始安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

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灃兵亦至相與其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詑張諶于潛鼎灃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金斡离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

斡离不自眞定趨汴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靑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衞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

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飜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叔夜聞召卽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薫門見之軍容甚整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衞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

示於城下都人大懼
唐恪免以何㮚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
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
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澥至自金軍以爲尚書左丞
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
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子熹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

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
金人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往受盟金人
不許
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㮚往議詔
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王乃止於是金
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
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諭如金軍以請和既
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
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
何㮚以爲然密草詔稟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
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
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
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
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
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

止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
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
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
敗退走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
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
潰金人焚南薰諸門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
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衞士入都亭驛執金使
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
諭遣之衞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
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

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任信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衞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麾其徒退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城爲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㮚孫傅

以爲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康王構帥師入衞次於東平

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

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糴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

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不從

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

河東割地使劉韐自經於金軍

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既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徧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於衞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澤以孤軍進至衞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至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大風霾雲霧四塞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

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

水寧有二主哉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衞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讋衞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

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破其脣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臣等謹按君與民相爲命宋至中葉虐用其民民不堪命也甚矣一旦事迫勢危乃曰百姓救我爲人君者不能保其妻子之命至使之求救於民而終不免焉亦可監矣

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

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爾金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酋怒撾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

康王構次於濟州

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

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眞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衞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賫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相視計無所出

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紿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蠧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幵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

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

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内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啟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

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爭之乃止金人將還邦昌
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士庶
觀者無不感愴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
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至是
斡离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
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
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
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

輔孫覿汪藻郭仲荀等於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
辭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
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
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
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
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
宗澤在衞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
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
卒無至者遂不果
史臣曰初斡离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

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
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
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眞定咽喉以
塞而猶議三鎭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
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
相方鎭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
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
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
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臣等謹按宋靖康之禍慘矣原其所自皆由王

安石用曲學以行其新法其後羣姦嗣虐在紹
聖則謬爲繼述在宣和則妄啟兵端極而至於
靖康始則主和誤國終則賣國降虜其流毒遺
烈歷數十年而未已時固有正學而不用以至
於如此亦可爲世道惜矣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
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离不遣郭藥師
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至
燕山館於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
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

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從代度大和嶺至雲中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眞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爾女眞旣退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

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

郭京伏誅

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錢益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者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因京刺殺之

五月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下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督罪致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誓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幷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遣謝克家奉迎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旣而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

人義當誅討然處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率百官勸進退居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

嗣統濟州父老詣軍門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
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
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旣發濟州鄜
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
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
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
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庚寅
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府治
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
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

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徹簾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母韋氏爲宣和
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
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
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
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

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
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
太傅
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
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
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汪伯
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綱於
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
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

莅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
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
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陜西兵張俊
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扈行朝不相統一乃置
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潛善兼御營使汪伯
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
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
主管殿前公事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於金軍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㮚孫傅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

呂氏中曰虜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督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鎭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掔與腕同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

州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

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

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愼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安置張邦昌於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

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
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
論罪有差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
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
國願加贈䘏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
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
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
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
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
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
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
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
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
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
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
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
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
所失者真定懷衞濬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莫若
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
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
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
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
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
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
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
子旉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
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
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
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
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
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
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
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
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
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
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
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
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
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

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
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
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
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
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
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
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屯河上金鼓之
聲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
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
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
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
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
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
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
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
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
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
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
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澤累表
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

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
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
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
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
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
言飛由此知名
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
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
渡河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
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

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飛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鎭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

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以范致虛知鄧州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可以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況嘗降詔許留中原柰何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

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閤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

眞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淸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

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氏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

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召傅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

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

起矣

胡氏一桂曰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爲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輒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臣等謹按傳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徽欽北狩宋事無可爲矣幸有一李綱高宗信任讒邪罷而不用東澈以布衣之賤發於極憤上疏留之而詆用事大臣卒用忠言賈禍駢首就戮當是時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猶懼弗克有濟而所爲顛悖如此其得不亡幸矣尚可望其恢復之遠圖也哉

許翰罷

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謂所親

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
乃爲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於嶺南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於新鄉進次太行金人
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
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
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
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
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

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
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
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己遂率所部
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
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
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散去彥獨保共城西
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
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
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
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

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亙數百
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
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
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
甚衆
張邦昌伏誅
帝如揚州
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
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
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

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
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
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
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
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
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
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
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爲
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
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

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埽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竄李綱於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於萬安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

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霫郡霫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玃引兵遁蜀

金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華州遂破潼關王玃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七

商城黃闕同刻校
南海桂坫覆校
順德李肇沅[illegible]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八

起宋高宗建炎二年
至高宗建炎四年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人陷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

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朮可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鬪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金人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於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死

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河北盜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

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金人陷淮甯知府事向子韶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駡不屈遂爲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盜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呂氏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眞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

總制諸砦

擴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閒奉之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翟進復之詔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使

兀朮復入西京進擊走之後楊進復叛攻汝洛翟進戰死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卽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奸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

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後粘沒喝入寇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許景衡罷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閒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己因其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旣卒帝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卽以彥爲

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爲都統制

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方此虜挫鋭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閤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亮不從

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

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巳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

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惎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於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卽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

伸學於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妻子為念則道不可行也

以趙子砥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檻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隆祐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

副統制

金始撰國史

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寍寺

劉豫叛降金

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眞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撻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卻之撻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後京東諸郡多陷於金金界舊河以南俾

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金訛里朵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訛里朵攻大名守臣張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朵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朵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朵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

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

配

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三年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彥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

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烟焰燭天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鎭江

帝至鎭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尙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鎭江止可捍一面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爲江淮制置使與劉光世駐鎭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鎭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

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時呂頤浩從行卽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

帝至杭州赦

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鎭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檝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

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云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

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刼帝傳位於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淩忽

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請帝御樓撫諭之苗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

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幷捕擇斬之編管藍珪於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

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彊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勝非還白帝爲後圖帝乃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

改元明受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鎭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請行至杭見傅等折

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轓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尙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

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旣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

院事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傅等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閒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

夏四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於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頤浩浚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翊遂敗走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將南趨閩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

世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進至浦城與傅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側革切聲大也）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

禽丘彥及傳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傳亡
入建陽縣人詹標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
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
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
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
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
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
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
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

復落職居張澂於衡州
以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
軍都統制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
軍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
審覆之尙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
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
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合三省合班奏事
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
省尙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
帝如江寧
旣至改江寧爲建康府
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

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
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
遣大臣與韓世忠鎭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
爲趨陝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
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
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
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朵自濱州還燕山帝

遣晧如金時所在盜梗晧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晧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閒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劒士爲晧跪請得流遞冷山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時久雨恆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熈寍閒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寍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

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朕方念咎責己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金兀朮大舉入寇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幷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秋七月太子旉卒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衞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

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陜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衞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旣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爲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餽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寗扈太后往洪州命康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衞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廣州敎授林勳上本政書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柢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

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以呂頤浩杜充爲尙書左右

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五都荊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守建康王瓔隸之韓世忠守鎭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金人陷南京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

邵至濰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於柞山砦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

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
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
無遺策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
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
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
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
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
州江西州軍多陷

兀朮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聞太后在

南昌遂攻陷黃州知州趙令㡿不屈被殺光世在
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
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
由大冶趨洪州滕康劉珏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
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江軍
洪撫袁三州亦陷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
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
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兵衞不
滿百遂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
肩輿而行至虔州既而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
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
以兵邀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
怒嚙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
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
言以手指揮諸軍稍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
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

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
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
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
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
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

時江浙倚重於充而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
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
充不從兀朮遂進兵取和州無爲軍王善迎降遂
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

飛帥師迎戰王璦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梲迎降充渡江保眞州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梲邦光率官屬迓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

帝奔明州

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

之計遂復回越州及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韓世忠自鎭江退守江陰金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於海

兀朮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唐縣

令朱蹕死之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於定海縣越四日次昌國縣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於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

溫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過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鎭金人乘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卻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溫州泊於港口兀朮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

取道秀州而北

金婁室陷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彥仙在陝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爲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卽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

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以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金人入東京

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夏四月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溫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尋升越州爲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兀朮於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鎭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鎭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

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鎭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

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遂趨建康岳飛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於是閩人王姓者獻破海舟之策以火箭射其篛篷兀朮然之世忠師遂大

潰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遷趙鼎爲翰林學士鼎辭不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而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堅臥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岳飛襲金人於靜安敗之

兀朮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棁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棁道死邦光歸劉豫岳飛邀擊金人於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

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金人圍楚州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

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

安軍安置

金兀朮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朵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州軍

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於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晧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棃栗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卽位之實

隆祐太后至越州

先是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於虔州至是至越州

金立劉豫爲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

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卽位都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

南者悉厚加撫卹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陷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為人木强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獲以示眾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於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已而婁室引兵驟至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命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

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趙鼎罷

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下後世也

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

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亾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亾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亾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

惟輔顧熙河倘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捽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定差役法

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者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

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戸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
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戸及孤弱悉免

黟縣黃士陵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八

辛亥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九

起宋高宗紹興元年
至高宗紹興七年

紹興元年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大敗李成於樓子莊羣盜皆遁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强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圍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朝廷患之以俊爲江淮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及進犯洪州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乃議戰

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潛出賊右突其陣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飛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與俊夾攻成又大敗

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追絕江而去遂復江州巳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俊引兵渡江追成至黃梅大敗之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飛以書諭之用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以秦檜參知政事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謚曰昭慈獻烈攢於越州

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令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屢爲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

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帝深然之

復修日厤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厤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

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卽以命藻

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卻則

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

壬子

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

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帝初御講殿

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范鎮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孤立無助

有識寒心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頒戒石銘於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
帝初卽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

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向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方今思濟艱難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

會呂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今朝廷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葢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

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

秦檜免榜其罪於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

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臣等謹按秦檜受金人微指脫身南歸假休兵息民之說爲忘君事讐之計高宗以爲朴忠委信不疑靜言庸違幸其自敗而罷免未幾又復召用卒使沮抑正論成其姦謀流毒縉紳貽禍宗社雖檜之罪萬死不足以贖而高宗不明無斷自取屈辱之咎亦將安所辭哉

王倫還自金

倫旣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

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況亙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奬之

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爲川陜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陜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陜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癸丑

綱上言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陜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三年詔春秋望祭諸陵

劉子羽吳玠兵潰於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喝大驚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玠軍弓

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諸軍遂潰敵入洋州撒离喝入興元四川大震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復往守仙人關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𤫊會兵討之

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王𤫊會兵討太太又名幺荅楚人謂年少者爲幺云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呂頤浩罷

甲寅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爲鎭南節度使提擧洞霄宮頤浩有膽畧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爲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劾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頤浩不能用

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

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四年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大敗之

兀朮撒离喝劉夔破和尙原進攻仙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冒圍轉戰七晝夜與玠

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金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閒軍少儆屯第二隘金兵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离喝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遁玠扼其歸路又敗之兀朮度玠終不可犯還據鳳翔自是不妄動矣

張浚至臨安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中丞辛

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

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乃爲神宗攷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爲昭化節度副使蔡卞爲單州團練副使沖祖禹之子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除飛兼荊南制置使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飛使王貴牛皐擊之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

平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

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

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

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帝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於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

王𤩽遣崔增等討太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𤩽討太

朱勝非罷

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於金金主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兵南下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召張浚於福州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追至淮而還

先是詔世忠進屯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日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良臣至金軍中金將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

雜出金軍亂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禽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於天長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論者以此擧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於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淩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參知政事沈與求復力贊之鼎恐上意中變乘閒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

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擧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鎭江以節度之

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求援於飛飛遣牛皋援之皋至金衆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皋乃追擊

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劃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

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墪鎭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鎭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

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則逆臣可誅强敵可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捌營壁以待巡幸至於西北之民制於强敵不能自歸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自維揚退至江浙萬一敵騎

南牧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又不可之尤者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乙卯

五年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
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
帝如臨安
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
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
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
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
上議邊防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

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
百皆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
於是相率來降
作太廟於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
林待聘請攷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
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
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
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
復有意中原不報

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
上皇卒於金
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
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
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
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
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儇薄巧佞之資
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
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

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
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
亾者徽宗特甚焉耳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時奉祠致仕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
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諡
文靖從彥南劒人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
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
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
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

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從從彥學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戕毁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欲示和

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攷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詔論褒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封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沖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

視其可乘者禽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黃佐襲周倫砦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表授欽武義大夫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

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矦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

張浚還自潭州

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之召對便

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徵和靖處士尹焞於涪州

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沖舉以自代

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其忠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眞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

丙辰

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六年韓世忠圍淮陽金兀朮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勒陣向敵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張浚會諸將於鎭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

張浚撫師淮上

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先是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起復爲京湖宣撫副使飛累表乞終制不許

地震求直言

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春秋正名分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

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庚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於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先是飛遣牛臯復鎮汝軍楊再興復長水縣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至是遣王貴郝晸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於是召貴等引還鄂州

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楊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不許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犯合肥猊犯定遠孔彥舟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張浚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剿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及

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埽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畱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覬望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

呂祉馳往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趣定遠劉麟從淮西渡次於濠壽之閒張俊拒之猊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進禦與猊前鋒遇敗之猊欲趣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牽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猊卽與數騎遁去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閒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畱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

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世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乞禁止之遂

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以張浚兼樞密使

自元豐改官制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尋以秦檜爲樞密使

何蘇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蘇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

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涙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大后尊謚曰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上疏曰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墮成功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

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帝如建康

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

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

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則逆豫成禽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召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掘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

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未幾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萬全之效可必錢塘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

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粘沒喝以憂死

初金主亶乞員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朵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贓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

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瑳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衆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死

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

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

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邀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沂中等爲大帥而召己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流涕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安置張浚於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

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

初焞被召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命澧臣至涪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

命爲祕書郎兼說書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於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至兀朮禽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囚於金明池翌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於汴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何不自責豫語塞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臣等謹按金人以兵威憑陵毀宋宗社立楚立齊旋復廢執韓岳諸將忠勇蓋世決策進討高宗甘於退縮坐失事機使父兄骨肉俱陷虜庭中原遺黎淪於左衽竟貽千古之誚悲夫

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復遣倫奉迎梓宮於金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十九

宿松羅忠
南海桂
順德李肇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

起宋高宗紹興八年至高宗紹興十一年

八年 金天眷元年

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於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彊學力行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

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攖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

臣等謹案春秋以討賊復讎為第一義高宗君父母兄俱陷虜庭忘不共戴天之讎而以求和為得策正坐不知春秋之義耳故安國之傳於此義特詳焉而竟莫之悟也哀哉

帝定都臨安

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陛下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至是還臨安始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王倫偕金使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

非一日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

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左正言辛次膺以國恥未雪凡七上疏力諫不報

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振入臺卽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离喝來歸金人追及之乃奔夏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獨立馬圍場閒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

授世輔知同州永奇敎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卽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离喝搏顙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离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

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句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

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以句龍如淵爲御史中丞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句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異議者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

金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

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己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句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以書納於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鎭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

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晩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

罷直學士院曾開貶樞密院編修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然猶慮羣言乃詔侍從臺諫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

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辥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金人變詐不測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

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秦檜以腹心大臣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然後羈留虜

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啟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九年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諫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賓擬爲賀表璘愀然曰璘等不能宣國威靈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

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

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爲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誘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疾馳至其帳擒之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爲陝西招撫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已歸朝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招撫可以本部軍歸

國哆訛不從世輔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世輔遂見玠於河池玠遣詣樓炤於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玠善讀史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士皆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士㒟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士㒟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㒟出蔡潁河南百姓歡迎夾道

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遂入柏城披歷榛莽葺治而還詔封士㒟爲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兀朮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於朝會孟庾至汴倫卽解噐鑰將使指赴金國

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金人祕之

李光罷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用爲參知政事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

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綱卒於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朱子熹曰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

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
人矣
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偏安哉
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張通古又言當議收復斡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命兀朮撒离喝分道入寇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於是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皆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

州提轄魏經死之撒离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璘敗金人於扶風撒离喝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諸將請少退淸野以挫其鋒孫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旣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旣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眞百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走汴
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及殿司卒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兼程而進間金人南下錡與將佐先趨至順昌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斂兵入城爲守禦計錡召諸將問計諸將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錡乃鑿舟沈之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

吾家於是軍士皆奮守備一無可恃錡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帀蔽之凡六日麤畢而金兵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衆既而金葛王烏祿以兵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彊弩射之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

里錡復募百人往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且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

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兀朮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憊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按兵不動逮未申時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

肯已士殊死鬬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休兵城上鼓聲不絕坐餉戰士如平時敵不敢近食已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十損七八

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於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李寶等經略西京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於京西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使詔飛營諭指班師

岳飛收復河南諸郡

飛攻金人於蔡州破之復其城於是遣張憲敗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甯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張俊遣統制王德復宿州德潛師夜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金將高統軍守將馬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時酈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义未易當也即遁去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义

安置趙鼎於潮州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鼎自泉州還復上書言時政秦檜忌其復用諷中丞王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檜薦次翁爲中丞凡可

以爲檜地者無不力及金人敗盟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岳飛擊走金兀朮於郾城追至朱仙鎭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

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

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

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衞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於金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鎭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

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初兀朮敗於朱仙鎭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尋遣使諭世忠罷兵還鎮

臣等謹案岳飛至是功已垂成而秦檜欲畫地講和力請班師此天下存亡之幾也自是而後宋事已去不可復爲中原旣失不可復得檜之罪可勝誅哉

貶祕閣修撰張九成等官

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

州喻樗知懷寍陳剛中知安遠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閩州學敎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檜尤惡之

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

金主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

辛酉

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王德復和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

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自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旣而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兀朮於昭關

楊沂中劉錡敗金兀朮於柘皋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

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錡與諸將分軍渡河以擊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躍馬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

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回會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以策麾軍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乃皆還鎮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奏臣如擣虛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於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皋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

罷三宣撫司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

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憾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不悅旣至楚州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

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旣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

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奏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罷知溫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知不爲檜所容以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

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音墨其姓也）卨（音契）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

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彦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壘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胡盞走保臘家城璘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郭浩復華州入陝西矣詔至璘卽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刼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鎭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鎭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

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正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

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禼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禼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禼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安置李光於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万俟禼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於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院事奉表稱臣於金

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何鑄往使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

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兀朮尋遣人來復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値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檜陰使人酖之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

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辥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未幾又放齊安王士㒌於建州洪晧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王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豈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武岡鄧國瓛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一

起宋高宗紹興十二年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十二年何鑄還自金

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金使人以衮冕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喪至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宮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后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

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成也未幾又以太后回鑾推恩進封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詔祕書少監秦熺修日厤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㬇孼子熺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熺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卒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十三年立貴妃吳氏爲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爲言帝從之

行人洪晧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晧等已在舟中矣晧居冷山地苦寒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寍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畱金十五年而還入對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晧退見秦檜語連日檜不懌遂除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祚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及還除祕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遣倫先歸弁謂倫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印亦信也願畱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授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

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又以書訣洪晧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及還入見便殿奏檜惡之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

十四年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高閌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大學明人倫之所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爲大恩閣下爲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宏安國子也

乙丑

徙趙鼎於吉陽軍

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爲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沖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益指皇子而沖嘗爲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强猶昔

十五年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綵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塤堪坦並除直祕閣賜三品服塤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放張浚於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破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丙寅

十六年行耤田禮

先是知虔州薛弼言州民杇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耤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

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丁卯

十七年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晧於英州

秦檜惡晧饒州通判李勤因誣晧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晧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卒後一日秦檜死晧久在北庭爲金人所敬旣歸金人至必問晧爲何官居何地不幸爲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慝聞者悼之

故相趙鼎卒於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

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爲相專以固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爲稱首孝宗朝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

金及蒙古和

初撻懶旣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彊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爲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戊辰

十八年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熺乞避父子共政罷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尋加少保後又加少傅封嘉國公

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於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寬諸郡雜稅

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使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竄胡銓於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檝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

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棣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晧在英州閩人倪晉爲守聞棣取使節欲效之卽使人伺隙捕晧家奴寘獄中醸成其罪未及發而晉卒

己巳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庚午

二十年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

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
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下李光子孟堅於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
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爲所親陸升之言
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
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
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
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潁張燾許忻賀允中吳
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塤堪扶
掖升殿不拜

辛未

二十一年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
忠卒
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
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
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及解兵罷
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

壬申

二十三年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於嶺南
初庶卒於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
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
爲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於梅容州又以直龍圖
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
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遠於高州

癸酉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

甲戌

二十四年以敷文閣待制秦塤修撰實錄院
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
有
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
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
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
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上乃論執政曰百官輪
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
舉約束

乙亥

二十五年下趙鼎子汾等於大理獄
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
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
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者數

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

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懽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卽捕治中以深文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什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

藉口攘卻眾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黜秦檜姻黨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曹泳於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爲他官知建

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於遠州秦塤秦焞秦烜等俱以檜黨濫科革正之莫汲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釋趙汾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於近州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尋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

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竄東平進士梁勛於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以沈該万俟卨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

靖康帝卒於金

命史館重修日厤

以秦熺修不實也

以張綱參知政事

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於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歎息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閒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皆笑其狂臺諫湯

丁丑　戊寅　己卯

鵬舉淩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二十七年万俟卨卒

卨爲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薄之

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二十八年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彊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彊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剛中矣遂

有是命

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二十九年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緜州

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爾民有逃入我境者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往往託詞不發一也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爲辭道夫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故貶

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

庚辰

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鈔默誦聞涪陵譙定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祕書省正字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爲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韐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

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摧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三十年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

辛巳

嗣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秦檜惡之出爲越州教授檜

死倬知惠州陛辭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爲檜所尼帝慰諭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倬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以吳拱知襄陽府

陳康伯聞金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

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

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象於上題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

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曰此其時也聚義士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多爲疑兵又

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兵拒之勝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釋罪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金遣蒙恬鎭國取海州勝設伏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鎭國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

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㬹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以五百騎圍之勝馳突四擊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金人攻益急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閒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遂大舉入寇

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后方摴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略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造浮梁於淮水上將自淸河口入淮遠近大震

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馬馳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

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靑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靑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

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州縣勤王

未幾得衆數萬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

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金主亮渡淮慮勝躡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慷慨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敗之金兵逼北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踰時乃少遣士憑險擊之金人卒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尋以單騎逐虜於

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多亡歸曷蘇館猛安福壽等始受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太祖孫也性至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卽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數十事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金主亮入廬州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已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號州

金人破揚州劉錡遣兵拒於皁角林大敗之

錡以舟渡眞揚之民於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於皁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殊死戰佐以步兵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俱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李寶大破金人於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

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風自柂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金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亙數里風浪卷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延燒數百舟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將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諸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張天愼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行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禦之敗績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射卻

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橫孤軍不支亦卻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媟罵之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江中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置黃旗紅旗於岸上號令進止時王權

編管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命虞允文往蕪湖
迎李顯忠交王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
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
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
既有主請死戰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部分甫畢
敵已大呼允文撫統制時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
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
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日暮未退會有
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

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
兵還和州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於東
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
定此非天乎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
將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
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
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
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
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
律沒荅護神果軍扼淮渡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
使
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
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時敵重兵塞瓜洲口楊存
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允文以戰艦數少
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
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
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出一
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
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未
幾閔顯忠收復兩淮州軍

金主亮爲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
則盡殺之又令軍中運鴉鶻船於瓜洲期以明日
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耶律元宜及
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
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
之乃期詰旦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衆薄亮營亮聞
亂意宋兵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
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

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珫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鎭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明年追廢亮爲海陵煬王

史臣曰完顏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弑其君欲圖隣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絶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

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亮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帝如建康

張浚至建康卽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衞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

三十二年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未幾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爲迎合衆壯之

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

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藉嘉嘆曰允文朕之裴度及陛辭

言金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璘尋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帝還臨安

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略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
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
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
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吳璘復德順軍及環州

璘遣姚仲攻德順不克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
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金人懲其敗悉
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
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
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

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
州及永安軍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

邁行書用敵國禮至燕金閤門見書不如式抑令
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
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
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晧季子也

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

金人復發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斷勝軍
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於石闔堰金軍不
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來奪勝率衆
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金兵環城圍
數重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
往援進夾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
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陣中流矢死子蓋曰
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
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

立建王瑋爲太子更名眘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
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爲前驅直講

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
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
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
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
之瑋旣立更名眘

追封子偁爲秀王

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偁曰太
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
王謚安僖母張氏爲王夫人

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子卽位大赦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卽位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亦在朝廷而已

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淸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

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六人

以史浩參知政事罷川陜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陜西陜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

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詔宰相復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武岡鄧國瓛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二

起宋孝宗隆興元年
至孝宗淳熙十六年

癸未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三軍

璘得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

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紇石烈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

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

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未幾又以次膺參知政事

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帝鋭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史浩免

省中忽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浩因力匄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渡淮至陡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宏淵

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中節也歲以爲常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紇石烈志寧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孛撒

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志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鎭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臣等謹按宋之南也舉國君臣忘親事讎惟張浚以忠義之心銳意興復但其國勢如病人少差喘息僅屬之時將相謀國動出萬全庶幾可以變弱爲强去危卽安而措置乖宜輕師失律富平符離之敗喪亡不貲使主戰者不敢自信

倡和者得以爲詞然古亦有不替三敗終能得志者而因噎廢食專意議和豈不謬哉

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

章曰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何如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顯忠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

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刱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尙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欲和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仲賢陛辭

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立賢妃夏氏爲皇后

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爲妃生鄧王愭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於宮中爲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

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

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幷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乞詔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

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以朱熹爲武學博士旣而罷之

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二年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旣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

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

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撤兩淮邊備

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

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獻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

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
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呂氏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
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卻劉
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
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
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
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

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
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
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
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
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
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爲同都
督

詔輔臣晚對便殿
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
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末間入對便殿庶可坐
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

金兵復渡淮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
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與紇石烈志寧
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
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
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

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
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
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
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
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
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
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
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閒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召用之康伯尋卒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金人寇揚州之望有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丙戌

乙酉

乾道元年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立鄧王愭爲太子大赦

愭帝長子也

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顒參知政事

二年洪适罷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

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三年出龍大淵爲浙東總管曾覿爲福建總管
大淵覿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於外
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
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謚武順
太子愭卒
謚曰莊文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雷葉顒魏杞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顒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秉愈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

戊子

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
四年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
芾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欲今歲

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大閱於茅灘
帝親御甲胄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爲太學錄
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及言太學之敎宜以德行爲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

己丑

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五年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顛頓之患其兩淮諸郡守

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

庚寅

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慴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以曾覿爲浙東總管

先是龍大淵死覿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旣而覿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覿入見詔進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覿怏怏而去

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

樞密使

先是允文爲四川宣撫使俊卿薦其才堪將相遂召爲樞密使至是並相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六年罷吏部尙書汪應辰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

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

辛卯

官吏誕謾不足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素定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高麗翼陽公晧廢其君晛而自立

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

起居舍人趙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

七年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

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立恭王惇爲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
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辭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

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起復劉珙爲荊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
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

壬辰

之罪人矣然尙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嘿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讟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

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八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
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尙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

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曮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未幾又進說同知樞

密院事知樞密院事後帝廉知其欺罔免官

罷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

九年以曾懷爲右丞相

淳熙元年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

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

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爲宣撫

史臣曰允文釆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鎭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曾懷旣罷復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至是復罷

二年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

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葉衡罷

帝論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退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三年召朱熹爲祕書郎不至

丁酉

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襃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立貴妃謝氏爲皇后

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罷鬻爵

詔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眾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四年罷龔茂良放之英州

自葉衡罷參知政事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

戊戌

明州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覿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覿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尋責降英州安置

五年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未幾祕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己亥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歷席以待卿久矣

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

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諡忠襄

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

六年旱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

庚子

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論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七年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敎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

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

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以周必大參知政事

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辛丑

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

諡忠簡

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

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淛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

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溼惡不實還者有罰

（壬寅）九年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癸卯）十年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

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

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

臣等謹按道學之在天下如元氣之在人身弱則病絕則亡不可誣也王淮欲沮善類而陳賈

助其氣燄請禁道學排擊詆毀不遺餘力諸賢逐而國勢隨之如木之再蠹疾之重傷無復起之望矣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後世人主宜鑒茲哉

十三年宴講臣於祕書省

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宴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

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
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
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
於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
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
矣
梁克家罷

十四年以周必大為右丞相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
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
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太上皇崩帝致喪三年
太上皇在位三十六年內禪又二十五年崩年八
十一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
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
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
止用深衣練冠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太

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
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
辛丑禫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
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
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
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
情無厚薄一付眾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
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

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
以彰殿下令德
十五年王淮罷
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
毒痛善類論者譏之
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
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
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
對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

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内侍甘昪尙在熹力論之帝曰昪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今釆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熹旣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

足疾未瘳勉彊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刱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相與指目使不得進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

己酉

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熹旣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

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僶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十六年金主雍卒孫璟立

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雅尙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

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

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八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

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

二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

先是更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

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勅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周必大罷

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

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閤門事聲勢寖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眞宰

相也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二

宿松羅忠濟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三

起宋光宗紹熙元年至寧宗開禧三年

庚戌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春正月朔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

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

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學道之幾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以留正爲左丞相

二年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

遂不朝壽皇后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旣聞貴妃卒又値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三年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旣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

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四年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

愚乃拜命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正出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不報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爽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澄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蔽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十一月始朝

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

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

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

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五年葛邲罷

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壽皇自正月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四月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尙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讙譁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顙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祕書少監孫逢吉

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

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壽皇在位二十七年內禪又五年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宰相乃率百官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請壽聖太后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卽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爲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兵革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卻羣臣之請

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

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
明辟設議内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
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
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
憂危不知所出内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彦
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
誼謀可以白内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
事韓侂冑侂冑太后女弟之子也侂冑因所善内

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
巡將退内侍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
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
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
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
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
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
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
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
三思太后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
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
后於壽皇梓宫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日已向
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
以兵分衛南北内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黄袍是日
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
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
詣梓宫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
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
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
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

曰兹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
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
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
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
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宫父子閒有難處者須
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
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
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
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黄袍方卻立未坐汝

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
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
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卽以
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
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
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
望治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

正既去及帝卽位以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
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
札遣使召正還乃復相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爲樞密使

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
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
爲樞密使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
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
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
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
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
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
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
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
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
補外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
皆貶官斥外

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
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
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
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
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

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𨲥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𨲥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臣等謹案寧宗嗣統之初當高孝二宗繼崩光宗驚憂得疾之後彊敵在前國家多故亟選賢臣置諸左右猶云可也而首以內批罷宰相自是正人端士疏斥殆盡而黨禍極矣舉措乖謬一至於此不亡僅存亦幸甚哉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

其黨劉德秀屬㨿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撤僖宣廟室更

創別廟以奉四祖

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馹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

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

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蓋用熹言也
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
侂胄權勢日重龜年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之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由是侂胄愈橫明年又加侂胄保寧節度使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
騤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閒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乙卯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白虹貫日以李沐爲右正言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

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

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如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於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幷論朱熹彭龜年李祥不當罷斥語侵韓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

州安置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張衢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心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頴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

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冑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

偽學葢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願考核眞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勵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旣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冑忌汝愚必欲寘之死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葢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丙辰

二年 金承安元年

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

之類盡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未幾韓侂冑薦翥簽書樞密院事

余端禮罷

時韓侂冑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罷殿中侍御史黃黼

中書舍人汪義端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

胄及其黨皆怒自是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置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禁用僞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取前日僞學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

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

召陳賈爲兵部侍郎

以其嘗擊朱熹也

削祕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稾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祕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異也紘不悅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

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尤袤楊萬里交薦於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

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

丁巳

三年貶留正為光祿卿

朝散大夫劉三傑入見論留正引偽學之罪侂胄大喜卽日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

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

知緜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

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得罪著籍者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

四年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明年又加少師封平原郡王

詔嚴偽學之禁

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

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卽遷文虎愈於要職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於宮中賜名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己未

五年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

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於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

六年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故祕閣修撰朱熹卒

時攻僞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

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洽陳湻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眾以爲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湻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湻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湻請受教爲學益力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湻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沈元定

子也著書傳

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從官交章薦其才即除大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祕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太上皇崩

帝在位五年內禪又六年崩年五十四歲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妒悍閫

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京鏜卒

韓侂冑權勢震天下鏜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冑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僞學之名鏜實發之

史臣曰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

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冑詔配祖泰於欽州牢城

祖泰祖儉從弟也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

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侂冑童稚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

辛酉

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急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然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

周必大宜加紬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尋加侂冑太傅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

吳挺子曦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

壬戌

圖帥蜀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二年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弛僞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

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咸先後復官自便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爲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熏灼

癸亥

三年謝深甫罷

以陳自強爲右丞相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

甲子

四年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爲北鄙阻韄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士卒

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斂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臣等謹案定議伐金其論非不正其名非不美也但業已講解我無可爲之機彼無可乘之釁而侂胄欲專權固位輕啟兵端卒之喪師蹙國涵首求成與秦檜倡和誤國之罪異狀而同科矣

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追封岳飛爲鄂王

先巳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

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摒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掊剋民財州郡騷動

乙丑

開禧元年竄武學生華岳於建寍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寍

金以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

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於汴以備之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巳行貶黜所置兵亦巳抽去揆信之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昵蘇師旦爲腹心以爲安遠節度使領閤

門事

遣使如金

韓侂冑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未幾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冑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

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

初韓侂冑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冑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冑不悅

二年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金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於金以求封

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下詔伐金

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伐金

呂氏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侂冑在朝窮姦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

事勢妄發兵端三邊瘡痍生靈魚肉雖擢髮不足
數其罪矣
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時建康都
統李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亦敗績於唐州都統
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爲沂王柄嗣賜名貴和
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
九世孫也
以丘崈爲兩淮宣撫使
韓侂冑以師出無功以崈爲宣撫使駐揚州崈至
鎭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
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
於鎭江
蘇師旦以罪安置韶州
韓侂冑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召李壁
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
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
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
日除名韶州安置

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
金僕散揆分兵入寇
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出潁壽完顏匡出唐
鄧紇石烈子仁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出淸河口
完顏充出陳倉蒲察貞出成紀完顏綱出臨潭石
抹仲出鹽川完顏璘出來遠胡沙虎自淸河口渡
淮遂圍楚州
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眞州以援之又
以崈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
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
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
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奔襄
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
安府
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遂圍和州
揆引兵至淮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灘駐於南岸
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
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

於瓦梁河以控眞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冑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冑之心金人許封之因命完顏綱經略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

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陷眞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眞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州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蔦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違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幙屬諭意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呂氏中曰恢復大計當以人才爲先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曦特膏粱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又皆蒐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剋

剝士卒苞苴饋賂圖爲進身之梯媒甚者外交仇虜以伺中國之動靜朝廷顧以推轂制閫之事悉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而統蜀漢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敗已不可勝計矣

丘崈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下蔡

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之渡淮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

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宗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諭宗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宗乃遣劉祐持書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宗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宗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槀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養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松求援於吳曦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奇渥溫鐵木眞稱帝於斡難河

鐵木眞之先有曰孛端乂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乂

兒其季也居於烏桓之北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幷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眞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攻之鐵木眞與其母月倫率部人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眞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眞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眞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眞

爲蒙兀秃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眞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眞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眞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乃蠻尋滅鐵木眞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眞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眞聞而憾之

三年罷丘崈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崈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卽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鎭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徙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

朱邦寍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鎭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

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頰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

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還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

司不許士氣皆沮

金人復陷大散關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朮虎高琪戰敗績

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史臣曰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之謀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旣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禍乎

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怨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而敗丙密使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使將校殺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

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信孺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倫之孫也

以趙湇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湇鎮江淮而免張巖

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於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

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白錢象祖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後

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内顏棫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羼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内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强於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

於嶺南貶李璧等官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於梅州鄧友龍於循州郭僎於連州貶李璧張巖許及之葉適辥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

立榮王曮爲太子更名幬

尋更名詢

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胄欲納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屛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宿松羅忠濟初校

商城黃爾同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四

起宋寧宗嘉定元年至寧宗嘉定十七年

嘉定元年王柟還自汴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

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會錢象祖以誅韓侂胄移書喻金帥府和議始決遣柟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柟還言於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

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

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柰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呂氏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

氣而後可以要其成今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己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盟犯順然則和議詎可恃邪

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

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謚忠定後追封福王

錢象祖罷

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

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二年婁機罷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奬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造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金使人求和於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

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復遣其子三人帥兵分取雲内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淸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於蒙古

金兵禦蒙古敗績於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

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爲後繼蒙古主問之進兵於獾兒嘴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於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蒙古兵乘勝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

止

金以徒單鎰爲右丞相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

鎰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尙書右丞相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淶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川胡沙虎不悅

壬申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五年 金崇慶元年

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壻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昊旵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

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狃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

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先是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至是復用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闕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王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九月至燕卽位立其子守忠爲太子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

蒙古大敗金將朮虎高琪於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以高琪爲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朮虎高琪拒之敗績蒙古乘勝圍中都方蒙古兵至卓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

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論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大潰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登後垣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

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

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幷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自大口以逼中都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

七年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及蒙古平

蒙古主還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

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言於金主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矦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旣和大赦其國內

金主珣徙都汴扈衞糺軍叛降蒙古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於汴金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衞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剌兒三人爲帥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

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女眞强敵更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雖弱虜

僅存不能無外憂盍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金濰州李全兵起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爲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爲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抄掠山東

八年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大潰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軍御史中丞李英運糧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卽起還第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仰藥死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遣三哥拔都帥萬騎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成

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爚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

其不可不報

以眞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九年蒙古克金潼關

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日衰

十年金興定元年

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玨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朮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玨董居誼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

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大敗血肉梳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

軍

詔伐金

詔略曰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李全率衆來歸詔李玨等節制京東忠義軍

知楚州應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玨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

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蒙古以木華黎爲太師經略山南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剌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

戊寅

十一年金人圍襄陽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棗陽築堤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

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金主欲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乃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己卯

十二年金人復大舉圍棗陽遣方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

完顏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命國及扈再興引兵分道出攻唐鄧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爲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爲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救卻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遂分兵犯麻城石磧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恐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遺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於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於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

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
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於
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於朝乞如約授賞
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遂
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入利州聶
子述退保劍門檄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
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
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
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
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亦以國事勉
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
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朮虎高琪請脩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
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旣而
金主慮擾於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
萬升一等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
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
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
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於會朝門

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
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於普州
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絶其
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
獻於丙丙命斬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旣

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
賊悉平丙班師還治於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於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
而還

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
召扈再興還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又敗
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
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
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
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

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爲京東安撫使

益都府卒張林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

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於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爲鄉導共攻其國國王瞮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庚辰　十三年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

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卽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從之乃封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伯開燕寧爲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强唯武仙耳

辛巳

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

太子詢卒

諡曰景獻

金恆山公武仙以眞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武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

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中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四年金會兵於蔡州入寇陷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幷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敎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郞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於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

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懟逾年

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

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屛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

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爲沂靖惠王後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鎭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舦艖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

登萊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九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於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

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金元光元年）

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於大慶殿大赦

初鎭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於朝旣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尙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

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敎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敎授清之日敎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

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蘖竑之失言於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眞將易主矣

以李全爲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鎭撫副使

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蒙古鐵木眞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

而還

先是蒙古主遣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斡脫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蒙古主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蒙古木華黎死於解州

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宮則為輔相焉

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薦也遂易國

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昭

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

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帝崩帝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十七歲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内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昀入宮見后

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内畜羣姦指正爲僞外挑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臣等謹案濟王之賢先朝所屬史彌遠忌其英明陰圖廢立倉卒之間奪此與彼神器之授受成於彌遠一人之私謀太后不能主公卿不敢爭而濟王卒以冤死是尙可以爲國乎

召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召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眞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曁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讎知史彌遠欲

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追封希瓐爲滎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滎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宿松羅忠濟初校
商城黃闓同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四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五

起宋理宗寶慶元年 至理宗紹定六年

乙酉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爲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結束如全軍狀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

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於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

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

胡氏一桂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爲德其明矣乎

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使撫之

國旣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於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怒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旣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閒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慶福還楚爲亂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明日國縊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上表待罪朝廷不問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

氏而手足倒置矣

太后以疾罷聽政

李全襲彭義斌於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軍聽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攻恩州義斌出戰全敗走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嶇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

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義斌徇眞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七月義斌下眞定與孛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卽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於象州

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眞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塈

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宮沓夔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

以李知孝爲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眞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陰詆德秀了翁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眞德秀祠祿

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

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旣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丙戌

二年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祕閣諡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諡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溪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卒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於鵝湖辨論多不合及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其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爲梭山先生

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晛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

徐晞稷罷以劉琸爲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忙延譽忙亦垂涎代琸從臾尢力故以琸代晞稷忙代琸知盱眙

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琸以衆降金

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忙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

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琸駭懼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反與福謀逐琸遂圍楚州治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琸縋城僅以身免步至揚州借兵自衞夏全既逐琸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爲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琸自劾未幾死

三年以姚翀爲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閒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奥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救己曰譬如爲衣有身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於蒙古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爲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己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

忌一日福僞稱疾不出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於姚翀翀大喜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髮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

然

臣等謹案宋至南渡偏安一隅惟恃長江之險以爲固而淮則江之蔽也故欲守江必先守淮今以淮不能守而視之如羈縻州然則是自撤其藩籬我所恃以爲險者固已與敵共之矣國何以爲國乎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

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睍歸

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張林邢德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於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於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詔知盱眙軍彭忙及時青經理淮東忙將張惠等執忙以盱眙降金

時檄忙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忙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

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忙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於金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於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

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
金封李全爲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顏訛可於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逃歸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
階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議者乞謹邊
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鐵木眞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
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

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
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
援人馬疲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
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早死二曰察合歹三曰
窩闊台四曰拖雷鐵木眞死拖雷監國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
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
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飮藥自殺二子及
婦俱死毋傷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

庚寅

戊子己丑

者二十八人
紹定元年
二年 蒙古太宗奇渥溫窩闊台元年
蒙古窩闊台立
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
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
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
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卽位於和
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
三年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鎭江滁州軍馬

范葵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
復視事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
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
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
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
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
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
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立

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恐用士人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敎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卽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恐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敎十厚募南匠大治舭艖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於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畿

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於朝復請建閫山陽又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

李全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爲水手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

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璥夫恐亟發牌印逗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

叛案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四年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閒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邊陲喜事者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全置酒高會於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

西全突鬬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盜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亂刺之全死餘黨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

淮安城殺賊萬計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淮北賊歸
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
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
氏絕淮而去其黨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東遂平
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
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
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
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遣拖雷先趨寶雞遣速不罕
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

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
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
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蒙古主
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
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
入如此卽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
一以委之
太廟火

壬辰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
省玉牒所帝素服減膳徹樂詔求直言耤田令徐
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
蜀口諸郡陷於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𡌴爲四川制置
使知成都府趙彥吶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吶治西
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吶大言無實
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五年 金天興元年
以孟珙爲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
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
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
棗陽
蒙古窩闊台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
蒙古主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
言朮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
於是決計守外城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
百二十里不能偏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
在京軍官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

舊屯兩都尉及衞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於三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唐州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蒙古兵夾擊之金軍遂潰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

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金遣曹王訛可爲質於蒙古請和蒙古退軍河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速不台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台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

蔬薪

彗出於角

帝避殿減膳徹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蒙古拖雷死

拖雷生六子長蒙哥次朮兒哥三忽覩都四忽必烈五旭烈六阿里不哥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

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台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金主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遂以右丞相賽不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等留守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

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蒙古速不台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衞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白撒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幔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於南岸金元帥賀都喜戰死金主次於北岸望之震懼遣白撒帥師攻衞州蒙古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

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

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衞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侗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款詣速不台軍速不台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衞往見之速不台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台益喜始信其實降也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台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於速不台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

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等赴青城速不台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台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於照碧堂官奴伏誅

先是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後官奴又襲敗蒙古忒木䚟軍於亳州遂眞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至是勢益暴橫居金主於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餫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

相議事而令完出伏於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劒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伸知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

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之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

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朮魯小婁室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還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烏古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疏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今

乘我疲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九月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

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
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
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斲木之聲聞
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曰以
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嘗晝禦備未嘗
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孟珙得金降人言蔡
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十二
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柔中流矢如
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拔柴
潭樓兩軍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

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兩軍合攻西城
克之因墮其城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
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
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古荒淫暴亂之君
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
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
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
殺廄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

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
密使

封史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
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越八日而卒彌
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
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
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
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
終其身

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刑部尚書兼給事
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既而臺臣交
劾莫澤貪淫枝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
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
心術險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
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
其爲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
貶死天下快之

詔改元

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厲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

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以洪咨夔王遂爲監察御史

帝親政五日卽召咨夔爲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眞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

晐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荊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晐損皆落職

辥極免

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懷甯丁樹屛初校
南城劉慶鑅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五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六

起宋理宗端平元年至理宗寳祐六年

甲午 端平元年 金亡是歲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尙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

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攻之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明日承麟卽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卽取寳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赴汝水死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

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宣諡曰哀鎮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以賈貴妃弟似道爲藉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藉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卽燕游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

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脩奉

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獻於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於太廟藏其骨於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

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彊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賜黃榦李燔李道傳等謚錄其子

詔榦燔道傳及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

資緡錢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淸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於汴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全子才次於汴趙葵自滁州取泗州由泗趨汴以

會之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弩軍萬五千繼之徐敏子啟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

棄汴而歸
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詔葵子才削一秩餘貶秩有差鄭淸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嵩之尋免以趙范代之

召眞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詔眞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二年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
先是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江淮之間無寧日矣
臣等謹案宋約蒙古夾攻蔡州以滅殘金亦庶幾春秋復讎之義然新敵方張不能蓄力俟時乃貪地渝盟輕兵啟釁卒之恢復無成疆土日蹙遂使後之議者以與徽宗約金夾攻遼未得燕雲而遂失中原者同科其亦可慨也夫
詔孟珙屯黃州
珙詣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分屯漢北樊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爲襄陽都統制珙因入

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
以眞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德秀尋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

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靑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旣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於

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䚟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於上閘而還

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

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將兵救卻之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

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已而蒙古大至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吶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三年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明年了翁卒贈少師謚文靖

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襄陽爲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未幾免

下詔罪己

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讎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闊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觧欲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

得覩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曹友聞與蒙古戰於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闊端遂入成都

曹友聞戰死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闊端次於成都西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酉丁

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鄎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鄎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封陳日煚為安南王

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分道拒之

口溫不花入淮西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

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復成都

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校儒士於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

壬三十八免爲奴者四之一

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口溫不花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攻城杲募善射者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塡壕爲二十七垻杲分兵扼垻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垻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二年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垻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垻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礮中垻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珙復郢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三年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旣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淸謹守法猶號爲賢未幾召嵩之還

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衞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以陳塤爲國子司業

塤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

四年臨安大饑

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疏事宜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衞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敎之期年民皆知戰守

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爲醴泉觀使尋卒

李宗勉卒

淳祐元年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

窩闊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脈絕六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鈋鐵鋍胡蘭奧都剌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列門爲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

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降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攻瀘州孟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

蒙古牙剌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爲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幷諸經傳注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徐榮叟罷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三年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才而任之遂以

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乃馬眞氏稱制奥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楚材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氏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聞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

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四年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帝不

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
以劉漢弼為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宋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

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
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衞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

乙卯

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
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
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五年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旣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旣入相復
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
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
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
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

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
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屛汰爲慮未幾以
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
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
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
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
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
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於應辦誠恐禍起蕭
牆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
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

丙午

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
致毒云
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六年 蒙古定宗貴由元年
范鍾罷
鍾爲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協
力辭而去
蒙古主貴由立
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
百官議立貴由乃卽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

政猶出於后
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
使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后在軍中參佐部曲論
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
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
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埽地焚香隱
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
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忠襄
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丁未

七年游侶罷

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剎竟夕不歸詰

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戊申

八年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貴由年四十三歲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列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己酉

九年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庚戌

十年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趙葵罷

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息寖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臾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無功而還

辛亥

十一年蒙古憲宗蒙哥元年

蒙古主蒙哥立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卽位於闊帖兀阿蘭之地失列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

鄭清之卒

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

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己喧傳廡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

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壬子

十二年蒙古主蒙哥徙諸王於邊殺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窩失列門於沒脫赤

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列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於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列門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失列門於沒脫赤之地

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

癸丑

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寶祐元年詔以與芮子禥爲皇子封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賜名禥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召余玠還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义恃功驕恣桀

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

甲寅

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諭使

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

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二年召余晦還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余玠弊乃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甚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内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鎭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煅成其事遂斬於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亦死

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忽必烈善之目爲廉孟子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

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境內大安

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飢渴言動必揆諸義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以丁大全爲右司諫

大全鎭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貴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謝方叔徐淸叟免

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

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於供繕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逃遁之凶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議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

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淸叟宋臣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四年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卽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於遠州

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卒

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宄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嬖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姦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

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宄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刄圍槐第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啁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大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

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未幾以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厤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史一日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爲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値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旣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厤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

平府

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五年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軍號十萬分三道而入

六年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

光祖爲沿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鎭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參議官

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蒙古主蒙哥入劍門陷鵞頂堡諸城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使其將急攻取之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鵞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將李璮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璮取漣海抜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

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六

懷甯丁樹屏初校
南城劉慶鍠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七

起宋理宗開慶元年至度宗咸淳十年

開慶元年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主蒙哥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於閱武場蒙古主直抵合州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

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歲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櫝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沈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尋渡江遂圍鄂州
忽必烈悉兵渡淮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忽必烈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

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判鎭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

詔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竄管州軍帝不聽

卽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寍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蒙古遣苫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出襲苫徹拔都兒戰敗死焉高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卽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呂文德諂事似道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於蘄草坪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於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

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賈似道乞和於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因召羣臣議事

郝經曰今國內空虛諸王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諸王會喪和林命王子眞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

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朝

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衆覘之遇於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卻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

蒙古兀良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於新生磯

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兀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八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高麗王瞮死蒙古忽必烈封其子倎爲王

蒙古主忽必烈立

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閒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卽位建元中統

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己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

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旣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范

文虎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己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旣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鐵木眞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忽必烈旣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熒惑入南斗

立忠王禥爲太子

帝家敎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尋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眞

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旣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留於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

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眞州不報

臣等謹案宋至理宗彊敵甚張國勢益削氣息奄奄苟活旦暮兢業自守猶懼不免而賈似道當國敵至則乞和使來則拘之蔽主誤朝一至於此彼之興師有名我之自治無策人謀不臧國事遂去豈得獨諉諸天數乎哉

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

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款氏也年十五謁蒙古主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爲國師統釋教

二年詔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爲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尙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主王文統患之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爲不可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己令

呂文德挰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
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
興遣吏下整整訴於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
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
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旣得之由是盡得
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
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竄吳潛於循州

先是詔竄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時賈似道
專政凡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爲下是
詔且安置潛於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

循州

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戍都經略使劉元
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
陷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
走詔以興妬功啟戎罷任鐫職以文德爲四川宣
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衊一時閫臣且怨士璧嘗

壬戌

侮己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
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
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
償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
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
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
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
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
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三年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於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爲
江安軍

蒙古修孔子廟

臨安饑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爲齊郡
王復其父全官爵

璮自忽必烈卽位便有南歸之志至是召其子彥
簡於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

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爲安東州未幾璮引麾下還攻益都入之遂復淄州

蒙古史天澤圍李璮於濟南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璮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朝廷聞璮受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封陳光昺爲安南王

陳日煚反國傳位於其子光昺遣使來告詔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煚爲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於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於循州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蒙古陷濟南李璮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爲山東經略使

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

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蒙古主以董文炳爲經略使

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啟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

蒙古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

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州將游翁明恕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略朱禩孫聞於朝詔改竄新州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於水而死

四年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蒙古主納之

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副之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

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炎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彊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

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民失寶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置榷場於樊城

劉整言於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然可以利誘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

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卿既任事亦當任怨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毘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於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捃摭以罪黥配李於漳州規於汀州

楊棟免

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蒙古以劉秉忠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旣受命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古入都於燕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爲中都

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於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稾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卽位大赦

帝在位四十年年六十一歲太子禥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閒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不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乙丑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起之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鎭東軍節度使似道怒節已出復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丙寅

二年以季可爲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

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參知政事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萬里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

恢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三年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

帝釋菜於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又升顓孫師於十哲追封雍新安伯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三曰爲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

易心處也然則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於后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僞有險有易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

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厮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

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以脩身爲本

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其四曰農桑學校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以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

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爲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

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亟求去

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朮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

劉整言於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

戊辰 四年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己巳 五年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又鑿河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

大築城包之募流民二萬餘人實之號武銳軍修學振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

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築長圍合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亙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
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更號八思巴爲大寶法王
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黜堂吏以泄其憤
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

以其壻范文虎總禁兵
六年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讜正有内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内侍自

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内帑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内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
阿合馬爲人多知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蒙古城萬山

張弘範軍於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於史天澤築萬山自是襄樊道絕

辛未

七年 是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彊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朮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犯其前鋒文虎逆戰不利乘夜遁去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

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況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八年元罷尚書省

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庭芝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

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至句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貴與戰而困且

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家立雙廟祀之

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於衡州道卒

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有事於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覷以目

癸酉

馬廷鸞罷

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賷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

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於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嵊縣疏奏願上厲精身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九年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衂阿朮以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

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阿里海涯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置機速房於中書

襄樊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鏁漢江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眞金爲太子

眞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爲太子贊善眞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眞金曰善至是立爲太子

李庭芝免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溍爲沿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涽兼建康留守涽多獻寶玉於似
道故有是命
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於循州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
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
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
趙涽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
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
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
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

長閫難怯戰僅從薄罰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
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
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
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元許衡乞罷許之
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
敎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
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
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
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敎庶幾

甲戌

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十年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
墳擬山陵旣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元以伯顏爲中書左丞相
伯顏事宗王旭烈於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
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
丞進左相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卽位太后臨朝稱詔
帝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旣立耽於酒色在位十年

崩年五十三歲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
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㬎時年四歲矣
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
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
手權姦衰敝寖甚亡國不於其身幸矣
封兄昰爲吉王弟昺爲信王
昰母楊淑妃昺母俞脩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酒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逐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葢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元太保劉秉忠卒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

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

元主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

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

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元伯顏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

伯顏薄郢州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新郢在漢南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

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己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幷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盜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度力不支拔劒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

以王爚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

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朮襲青山磯遂渡江

伯顏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伯顏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阿朮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朮遂登沙洲

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

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伯顏遂渡江與阿朮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旣遁漢陽復

失鄂勢遂孤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
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
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命阿里海涯守鄂規取荆
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
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
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
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
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

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𡙡釋
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李庭芝遣兵入援

武岡鄧國瓛初校
南海桂　埴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七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八

起宋帝㬎德祐元年至帝昺祥興二年

乙亥 帝㬎德祐元年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
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請募兵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
賈似道承制召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
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於無爲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
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恐力

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
可至是整攻無爲軍不克聞文煥入鄂失聲曰首
帥束我使我成功後於人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如江州請伯顏速來欲降伯顏乃使阿
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

賈似道出師次於蕪湖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
乃出師次於蕪湖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
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立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於元伯顏不許
似道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

伯顏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塡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於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天澤至眞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於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

江淮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伯顏以步騎左右挾之殺溺死者不

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

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己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

異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幷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勤王

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

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

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刼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閧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

以王爚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於京畿召諸路軍馬勤王幷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八分廂差官爲督給一兵付教場敎閱

劄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爲御史王應龍所劾劄一官放歸田里

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鬭於中天一星隕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詡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使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伯顏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

覘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涯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荊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荊門諸郡相繼皆降

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彊王室詔以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朮寇眞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眞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逆之於三里溝敗之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

基少師事黃幹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柏從基游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眞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臺諫請命大臣

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爚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閒也乃以爚平章軍國重事宜中夢炎並相

放賈似道於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

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俛首謝焉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爲醴泉觀使召宜中於溫州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於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

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皋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爚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爚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爚清修剛勁不阿權勢

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鎭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爲四鎭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

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似道於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淸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胷殺之陳宜

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伯顔渡江分兵東下

伯顔分軍爲三道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召文天祥入衛

元將宋都解李恆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於

撫州死之
宋都觕與李恆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不數月取
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閫州治聞兵
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軍圍之
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
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觕曰壯士也欲
降之不屈復令佑子說之佑斥曰
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
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都統
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安節
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
怒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
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
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
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
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
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爲鎭王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
書令進封鎭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
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
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
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
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左丞相留夢炎遁

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
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
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
如元軍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
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
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遂令囊加歹
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追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爲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

丙子

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覬成和議

元伯顏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衞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赦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

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爲之岳等至高郵嵇家莊爲嵇聳所殺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江西立迎戰於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

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鎭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飮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飮

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飮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擧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擧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於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

端明殿學士謚忠節
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闕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
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
隆入衛道絶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
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
至良淳率衆城守旣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
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

去之閉閤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
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
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
較也遂遣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
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
文天祥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
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

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
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
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
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
皆不納葢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元伯顏軍皐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
陳宜中夜遁
伯顏進次皐亭山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

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
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
顏受之是夜宜中遁歸於溫州之清澳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
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
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
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
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
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解

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
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
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
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鎭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淑妃秀王與檡從行

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
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
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

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
鉉翁獨不肯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
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顏封府庫收史
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岊同簽書樞密院
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
餘慶兇狡殘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
畢卽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於
北而遁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
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論解之天祥幷
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
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尙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
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鎭還臨安
二王遂走溫州
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

將兵追之楊鎭得報卽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
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
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鎭巢軍洪福死之
阿朮進攻廬州夏貴舉所部納款於元有洪福者
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鎭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
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
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
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諱曰法
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

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責不忠請身
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
去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
巡臨安城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
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
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宮宣詔

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
曰苟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
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
母隆國夫人黃氏幷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褎
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
同赴井死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眞州遂浮海如溫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
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
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

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
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
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
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
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
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
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
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
天祥未至眞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
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

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
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
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
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
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
姓名爲淸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
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
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
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
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衞

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以秀王與檡爲福建察訪使檄召諸路忠義同奬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

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鼇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眞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益王即位於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

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福州爲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進封廣王爲衞王

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

詔江西制置使趙溍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於溫州

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爲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於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元將唆都陷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唆都連戰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文天祥開府南劒州經略江西
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州

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劒州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卽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阿朮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元軍入眞州苗再成死之
揚州既破元兵攻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秀王與檡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檡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檡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檡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溍復韶廣州

熊飛爲元人守潮惠聞趙溍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溍遂入廣州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馬塈力戰禦之

知邕州馬塈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會元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

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夾攻塈塈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文天祥師次於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溍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檡等逆戰於瑞安敗績死之

與檡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衞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劒州走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

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壽庚以泉州叛降元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元

元人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旣降遣使至興元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其民馬墍死之廣西州郡皆陷

阿里海涯爲書許墍爲廣西大都督墍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墍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

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墍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墍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海涯悉坑其民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於元

帝駐於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

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卓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濼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文天祥誅吳浚

浚旣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文天祥復梅州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廣東制置使張鎭孫復廣州

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貫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於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

世傑自將淮兵討蒲壽庚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未幾世傑攻泉州不克蒲壽庚間道求救於唆都唆都來援世傑遂解圍還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

元李恒襲文天祥於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

恒猝至遣兵戰不利時鄒㵯聚兵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㵯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創被體而死天祥至空阬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徧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㵯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

帝遷潮州之淺灣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傳高死之

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溼左右無不悲動者

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

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

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返

二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

元軍入重慶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陷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被執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於麗江浦

帝遷硇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硇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衛王卽位

帝崩在位三年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挐空而上旣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硇洲爲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俟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張世傑

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升廣州爲祥興府

元以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恆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李恆副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里海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元主命阿里

海涯往討之烈艮等皆戰死由是瓊南盦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於元

有星隕於廣南

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帝卽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沖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遊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

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於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呑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眞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

己卯

屬被俘者悉還之

元西僧楊璉眞加發紹興諸陵

楊璉眞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鎭南浮屠會稽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帝昺祥興二年是歲宋亡

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乘舟入海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弘範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

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

春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恆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凷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柂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

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仁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旣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臣等謹按宋祖之得國去五代無幾然敦尚儒

術罷諸將就第以文臣知州作爲誓約藏諸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忠厚仁義之風高出漢唐之上規摹可謂遠矣太宗崇建館閣購求圖書文物之盛蔚然可觀但傳授盟渝骨肉恩薄後世不能無議眞宗委信賢臣攘卻强敵其功偉矣而禱祠封禪次第舉行君臣之間共爲欺誕足爲盛治之累仁宗恭儉慈仁得之天性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方之漢室其孝文之流歟英宗入繼大統雖以疾弗克終而能推誠輔佐

可謂不負所託神宗憤國勢之不振銳意更新而王安石學術偏僻用乖其方宋始多事哲宗以幼沖嗣位上有太皇太后下有司馬呂范之賢罷廢新法舉用舊人元祐之治庶幾仁宗而小人復用假託紹述以售其私徽宗恃其小智窮極奢慾諸凡可以亡國者皆兼有焉而又斥逐忠良保護姦兇招納叛亡橫挑强虜於是宗祧失守倉皇內禪欽宗當危迫之勢無撥亂之才父子爲虜不亦悲哉高宗南渡圖存於亡前則惑於汪黃而黜李綱後則制於秦檜而殺岳

飛忘親事讎稱臣割地偷安一隅無足道者孝宗銳意恢復遭值敵國平治無釁可乘然力行三年之喪使先王之典墜而復舉足稱爲孝光宗受制宮闈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於父下不能顯傳其子寧宗禁錮善類委政權臣輕啟兵端國體益削理宗德史彌遠之立己終身信任其滅殘金雖足以雪祖宗之恥然新敵方張自治無策連歲交兵境土日蹙宋至是無可爲矣然能尊崇義理之學君子亦有取焉度宗荒於酒色拱手權姦亡國不於其身幸亦甚矣少帝

北行家國爲墟忠臣義士猶奉二王崎嶇播越於嶺海之間以冀萬一事雖無成其志亦可悲已及運移物改視死如歸雖以學校窮約之士行伍驍悍之材閭門孱弱之資亦多自盡其心有死無貳則漢唐之所無者非其祖宗德澤之厚教化之明亦何以致是哉嗚呼後之有天下者其可謂養士爲無用德教爲不急之務也哉

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

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死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

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武岡鄧國獻初校

南海桂埴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九

起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至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旣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十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朮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歧爲八九股行二

十日至赤耳麻不莫剌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南至闊卽及闊特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並彼地有二折焉

以郝禎耿仁爲左丞

阿合馬貪橫益肆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聚斂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論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

謚文獻

行授時厤

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厤止因劉宋之厤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造厤先求厤之本而求厤本者

在驗氣汴宋所造已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像圭表爲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偏參厤法酌取中數成新厤上之言自漢以後厤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厤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厤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

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

辛巳

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

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

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内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及擅易命官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

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

十八年皇后弘吉剌氏崩

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耶

許衡卒

年七十二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

虞氏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啟之

壬午

以囊吉剌帶爲右丞相阿合馬爲左丞相

十九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

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尙謀擊殺之時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僧至中書詐稱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觽張九思皆宿衛宮中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觽

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罷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衞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

王氏褘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賽吉剌帶罷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

和禮霍孫入相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故自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

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冢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幷誅其子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於獄誅之

以張雄飛爲參知政事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

復以耶律鑄爲左丞相

明年以罪免

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旣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遂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

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猶行其志屢蹶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許氏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容城人天資絶人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

癸未

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惟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宜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從之

始海運

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

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民義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䚟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二十年立弘吉剌氏爲皇后

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后遂與約曰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

甲申

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炎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爲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尙書崔彧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

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

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二十一年羣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

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

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童為右丞相世榮為右丞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

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何自辨乎

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二十二年立規措所

盧世榮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污濫黜之臣

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復以耷吉剌帶為左丞相

盧世榮伏誅

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

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刲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捄之

太子眞金卒

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内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卽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丙戌

二十三年罷餋江南學田

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餋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餋耶遂奏罷之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藡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遣湖廣右丞要束木鉤考荊湖錢穀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

特遣要束木鉤考荊湖錢穀湖廣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束木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

請鉤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既至鄂州卽劾要束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與要束木連姻相倚爲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

免左丞相甕吉剌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

總制院使桑哥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甕吉剌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

退桑哥咸與聞焉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

二十四年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李左丞馬紹參知政事

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爲祭酒

初太宗設總敎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敎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

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行至元鈔

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

戊子

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以桑哥爲尙書右丞相

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冤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尙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尙書右丞相進右丞

左丞相阿朮卒

二十五年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兵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鎭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旣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

福建歸附之民户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於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刎於舟中宣忠義節操

爲世所重聞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謚忠憲

置徵理司遣使鉤考諸路錢穀

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

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以董文用爲御史中丞

文用入爲中丞首舉胡祗遹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

己丑

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屛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己功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桑哥愈恨之日摭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戇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爲大司農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

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至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

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賻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庚寅

二十七年地大震赦天下

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

安童罷

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辛卯

二十八年桑哥及阿魯渾薩里葉李以罪免

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漷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

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召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籍桑哥家得珍寳如内藏之半阿魯渾

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葉李與桑哥同事亦坐免揚州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盜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尋踣桑哥輔政碑

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攷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

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

桑哥伏誅

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皆伏誅後以御史臺言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黨比桑哥恣為不法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

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卒併誅之
遣禮部尙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尙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蠲瀛國公田租
先是遣瀛國公學佛於吐蕃至是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

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眞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厤法厤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卽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遹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

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燇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卻之因要其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

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等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時以立道既還日熫不至復遣曾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往徵之

三十年右丞相安童卒

劉因卒

延祐中謚文靖

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

先是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者詔授皇孫鐵

木耳以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

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熫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熫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熫辯論書帝大悅廷臣以日熫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䚟等復議伐之

彗出紫微垣

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在位三十五年年八十歲廟號世祖

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亙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皇孫鐵木耳即位於上都大赦

鐵木耳南還及宗室諸王會於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劒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

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不忽木罷爲陝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不忽木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乃復留之

帝至自上都

帝巡狩三不剌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

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

伯顏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城劉慶鏜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九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九十

起元成宗元貞元年至文宗天厤二年

乙未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亙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立皇后伯岳吾氏

丙申 二年以不忽木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爲平章政事

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爲平章政事

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强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丁酉 大德元年太后幸五臺山

初爲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

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詆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救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戊戌

二年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為請帝為罷中外土木之役

己亥

三年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多采用之

以哈剌哈孫為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剌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海山帝兄荅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郎軍中代之

庚子

四年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

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

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厪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剌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五年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爲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遂圍深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卻

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剌哈孫及董士選之言

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六年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塡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摭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鞫之旣而伏誅尋籍其家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

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也速䚟兒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燒焚堡砦遣也速䚟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䚟兒等率師分

道並進次第平之
七年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爲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剌哈孫曰微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益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右丞相完澤卒
以哈剌哈孫爲右丞相阿忽台爲左丞相

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時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八年復伯顏等官以阿里爲平章政事
先是伯顏迷兒火者梁德珪八都馬辛等俱以受朱清張瑄賂事敗謫戍遠邊段貞阿里渾薩里等罷職不敘俱籍其家至是復伯顏等官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爲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迷兒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

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
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立海山爲懷寧王

乙巳

九年立子德壽爲太子尋卒
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
答剌麻八剌次子海山母弟也
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丁未

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成宗在位十三年年四十二歲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
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
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
在故也
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
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
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
后以己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
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
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
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
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時右
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
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
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
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
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答
歸於上都
哈剌哈孫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
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

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
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剌
哈孫覘之旣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
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振袖起衆翼之
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
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旣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
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剌哈孫計之夜遣人啟
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
不測當先事而發乃先二日率衞士入內稱懷寧
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幷諸王明里帖木兒執

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
誅之諸王闊闊歹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
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
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
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
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
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少多
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
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
不知所之

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
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大赦
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
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
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剌妃惑於日
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
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肩次居長星命
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
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
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

我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
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戀
巳除宗王大臣議巳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歸爲
我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
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
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
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
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
八達即得侍其母來會於上都海山遂即位
以塔剌海爲左丞相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

平章政事
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
封禿剌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剌哈孫爲和林左丞
相以月赤察兒爲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不能近禿剌
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孫力爭以爲舊制
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屬豈可以一日
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於帝曰安西
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爲和林行
省左丞相哈剌哈孫至鎮分遣使者賑貧降民奏

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鼈爲食命諸部置傳車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閒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以塔剌海爲右丞相塔思不花爲左丞相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

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敎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停内降旨選官

省臣言内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内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内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内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徵處士蕭𣂏爲太子右諭德

𣂏陝西奉元人力學三十年不求進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也尋以病請解職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戊申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閒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糵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顚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彊市民薪民訴于璧璧方詢
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
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
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
八剌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
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
其舌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以塔思不花爲右丞相乞台普濟爲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近侍官屬及內外諸

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沈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
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
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
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
浙諸驛牛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
合丁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
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脫爲左丞相

配

二年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虎脫爲
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保八爲右丞忙哥
鐵木兒爲左丞王羆參知政事
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
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
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
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
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
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
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

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
前日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
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
乞台普濟脫虎脫爲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保
八爲右丞王羆爲參知政事帝並從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
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
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
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

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
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陜西分地
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
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
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
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
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
其言
復行内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内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

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
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以阿散爲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庚戌
三年徽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旣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内難初定時孟嘗勸
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内宴忽戚然改
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
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
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卽
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
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
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弘吉剌氏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武宗在位四年年三十一歲
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
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太子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流
忙哥鐵木兒於海南

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
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尚
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尋復以
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完澤李孟並平章政事
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
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𣶏劉敏中王
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
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

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
律令舉切時弊

太子卽位大赦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卽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殿旣卽位親解所御衣及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旣卽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眞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罷營繕

初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繒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壬子

仁宗皇帝皇慶元年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敕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以阿散爲左丞相

癸丑

二年鐵木迭兒罷以禿忽魯爲右丞相

立皇后弘吉剌氏

甲寅

彗出東井
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臣等謹按設科求賢爲國首務歷代聖王久安長治之道正在於此元人事不師古政多苟且而罷廢科舉尤爲乖剌至是始詔行之事固有卒不可廢者其可忽乎哉而以蒙古色目加等注授則又非公正之道也

京師大旱疫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疏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貴緣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哉
延祐元年禿忽魯罷以阿散爲右丞相趙世延參知政事

乙卯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遂拜參知政事
復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阿散爲左丞相
先是阿散自言其非世勳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鐵木迭兒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阿散爲左丞相
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立武宗子和世㻋爲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

世瓎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纍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徼寵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王於兩宮遂封爲周王遣出鎭雲南

三年太史令郭守敬卒

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卽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

周王和世瓎逃居漠北

和世瓎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鎭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平章塔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敎化和世瓎乃走至金山西北集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

立子碩德八剌爲太子

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四年鐵木迭兒罷以阿散爲右丞相

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

宮朵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爲集賢學士

帝還大都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

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以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復爲左丞相
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

己未

六年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耶朕惟祖宗創業艱難恆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崩

廟號仁宗在位九年年三十六歲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伯答沙罷
太后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乞失監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

以正天下也徽政院使失列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卽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鐵木迭兒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
初鐵木迭兒以蕭拜住及朶兒只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列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
二人證其罪朵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爲是
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卽起入奏未
幾稱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
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時鐵木迭兒日思報
復仇怨誅戮不巳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
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
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柰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
危之鐵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未幾
又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

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
太子卽位大赦
加鐵木迭兒太師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鐵木迭兒旣復相卽奏委平
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
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
程督嚴刻怨讟復興矣
奪李孟封爵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
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讒搆於上盡奪其前後
封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欲

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
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
無敢言者
以拜住爲平章政事
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爲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
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愼我掌天子宿衛而
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邪卒不往至
是擢拜平章政事
阿散罷以拜住爲左丞相
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旣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怨
之不巳仁宗崩卽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
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旣遇赦猶鍛鍊成獄請寘
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鐵木迭兒更以他事罔上
繫之於獄逼令自裁世延終無所屈
始服衮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
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
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衮冕
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

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
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
泣者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
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
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辛酉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罷元夕張燈于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
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卽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

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
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愼今燈山之搆所翫者
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旣而喜
曰非張希孟不敢言遽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
以旌其直

還武宗子圖帖睦爾於瓊州

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
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
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
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壬戌 二年敕有司䘏孔氏子孫貧乏者

鐵木迭兒卒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閒肆毒睚眦
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
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
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
安童碑於范陽將復莅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
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卒於家

以拜住爲右丞相

鐵木迭兒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

政

癸亥 三年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澄爲
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事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
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
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延祐初詔起爲集
賢直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住薦起爲翰林
直學士

出趙世延於獄

世延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

住爲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
出則釋待對者
命鐵失振舉臺綱
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貪民生疾苦
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
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
敕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
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
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

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
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與沙
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
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
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
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臣等謹按寫經薦福之說乃浮屠巧黠之徒假
之以誑惑愚俗罔取財利非至無識者必知其
無是理也曾有身爲天地神人之主沒而猶資
薦拔者乎何其蔽之甚也

追奪鐵木迭兒官爵
鐵木迭兒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
言其姦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
碑仆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奉元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則朕不能
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
素木綿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
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弒帝於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姦黨不自安
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
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
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
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益懼乃生
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驛南坡是夕鐵失與
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
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
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
幄手弒帝於臥所時年二十一歲在位三年廟號

英宗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姦黨畏誅遂搆大變

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晉王卽位於龍居河赦

也孫鐵木兒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剌長子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剌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剌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剌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

甲子

弑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晉王遂立於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倒剌沙爲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

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

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

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詔雪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等冤

御史言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黥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請詔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以倒剌沙爲左丞相

泰定皇帝 泰定元年召圖帖睦爾於瓊州

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八不罕氏

立子阿速吉八爲太子

大風地震

封圖帖睦爾爲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爲梁王

尋命圖帖睦爾出居建康又徙於江陵

二年以塔失鐵木兒爲右丞相

三年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赦

時倒剌沙當國與平章烏伯都剌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買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卽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衆聞本言相視歎息明日宣詔本遂稱疾不出

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帖睦爾天曆元年）

秋七月帝崩於上都

帝崩文宗不爲立廟謚世止稱爲泰定帝在位五年年三十六歲

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

初燕帖木兒以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禿等乘帝有疾恆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世㻋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至是帝崩於上都皇后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於是燕帖木

兒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其黨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平章政事烏伯都剌御史臺臣鐵木哥等皆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爲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衆旣受命皆注目而立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衆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

又恐人心疑懼謀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顏殺參知政事脫不臺

圖帖睦爾發江陵遣使以伯顏爲河南左丞相

燕帖木兒遣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

太子阿速吉八卽位於上都遣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

懷王圖帖睦爾入京師

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爲平章政事曹立爲右丞伯顏爲御史大夫趙世延爲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圖帖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旣至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繫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元天厤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大赦

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右丞相知樞密院加伯顏太尉

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之

初王禪等兵次榆林燕帖木兒拒之王禪兵稍卻時圖帖睦爾復令燕帖木兒禦遼東兵王禪兵遂破居庸關燕帖木兒聞之還軍逆戰王禪兵再戰再北遂率餘衆遁還至是齊王月魯帖木兒等聞懷王卽位乃舉兵趣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蹙倒剌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遇害帝不知所終月魯帖木兒獲皇

帝寶及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倒剌沙等於京師皆棄市王禪既遁圖帖睦爾募有能捕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

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

遣使迎周王和世㻋於漠北

天曆二年周王和世㻋稱帝於和寗之北

圖帖睦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寗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圖帖睦爾立其妃弘吉剌氏爲皇后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周王以燕帖木兒爲太師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上周王於是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於行在所燕帖木兒見周王嘉其功以爲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八兒禿等爲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

西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自到官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

賑饑每一念至即拊膺慟哭竟得疾而卒關中之民如失父母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卒

廟號明宗

胡氏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

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圖帖睦爾以伯顏爲左丞相
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大赦
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
命阿榮趙延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言
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
不跂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臺
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
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
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

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敎乎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詔修經世大典
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
唐宋會要爲經世大典

順德羅棻初校
商城黃闓同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九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九十一

起元文宗至順元年至順帝至正十二年

庚午

文宗皇帝至順元年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鄜王
以伯顏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
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
始出於一今燕帖木兒爲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
事左丞相其勿復置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
爵

孔子父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顏氏啟聖王夫人顏
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
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
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
配享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
克舉焉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位列七十二子下

辛未

二年翰林學士吳澄卒

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恆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封伯顏爲浚寧王

詔皇子古剌荅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更名燕帖古思

三年禁加封淫祠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從之

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並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鈌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秋八月帝崩於上都

廟號文宗在位五年年二十九歲

鄜王懿璘質班卽位

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崩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王時年甫七歲百

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鄜王薨

廟號寧宗

王氏禕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弒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於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爲

癸酉

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妥懽帖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鄜王懿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四年（順帝元統元年）

燕帖木兒死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至是死

妥懽帖睦爾即位於上都

初妥懽帖睦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文宗故事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甲戌

立皇后伯牙吾氏

后燕帖木兒之女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引薦其鄉人龔伯璲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

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

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順帝元統二年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天雨毛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撒敦罷復以爲左丞相
命撒敦仍商量中書省事唐其勢爲左丞相既而唐其勢辭不拜遂復命撒敦爲之尋卒

赦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衆

至元元年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

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儻有銜橛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止

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唐其勢反伏誅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
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鄰答里不至郯王撒撒禿發其謀六月晦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誅之晃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幷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伯顏尋殺之於開平民舍

減宦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從之

詔罷科舉
徹里帖木兒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有壬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

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在位久欲祖述之詔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初唐其勢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

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議加禮典至是尊以爲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三年帝畋於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賜以金幣

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等兵起

光卿增城縣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爲亂棒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反於信陽州命河南左丞慶童帥兵討之獲其旗幟宣敕金印獻之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棒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

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

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立皇后弘吉剌氏

彗星見

凡六十有三日自昴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京師地屢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皆溢沒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御牀凡六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金華處士許謙卒

己卯　庚辰

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甯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

伯顏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從

五年詔以伯顏爲大丞相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金符

伯顏矯詔殺郯王徹徹篤

伯顏搆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爲之不平

六年伯顏有罪黜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州道死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塡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

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閒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

魯等合謀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聽命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以馬札兒台爲太師右丞相塔失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探馬赤爲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爲平章政

事脫脫知樞密院事

尋詔封馬札兒台爲忠王固辭不受許之

彗星見

凡三十二日

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於東安州尋崩放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

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嬸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於中道

馬札兒台罷以脫脫爲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

詔復行科舉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詔復行之

至元元年帝如上都

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禀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穉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湖廣燕南山東兵起

湖廣道州民蔣丙何仁甫等相繼舉兵丙尋稱順天王湖廣行省平章鞏卜班擊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二年開金口河

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三年遼陽吾者野人作亂

遼陽爲捕海東青煩擾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厤之閒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修之遼金宋各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

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

甲申

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卽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旣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待制立修譔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四年脫脫罷以阿魯圖爲右丞相

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

用之封脫脫爲鄭王阿魯圖旣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爲治知體如此

乙酉

五年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卒

初巎巎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巎巎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

丙戌

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

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

都人稱天爵爲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六年以朶爾直班爲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參政朶爾直班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他省臣無與焉帝悅陞右丞

阿魯圖罷

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

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遂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尋亦罷

七年以蓋苗為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衞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

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復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鐵木兒塔識為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尋罷

帝嘗問鐵木兒塔識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沿江兵起

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

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以朵兒只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先是鐵木兒塔識卒朵兒只為左丞相請於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襲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太平左丞相朵兒只右丞相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鏞至凡境內淫祠悉毀

戊子

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八年立行都水監於鄆城

以賈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

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

謚文靖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宋慶厤乾湻風烈

台州方國珍兵起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讎敵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焚舟將遯元兵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

己丑

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

九年棗陽童子暴長

棗陽民婦生男周歲暴長四尺許

朵兒只太平俱罷以脫脫爲右丞相

初馬札兒台卒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脫得還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譏間欲中傷之太平既罷

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焉遂還奉元

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漢人文字

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張沖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

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謐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敎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卽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年 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

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

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

宋氏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偸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

惟福通黨盛不可制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擊方國珍兵敗被執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招降之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

木邇等至黃巖招降之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徐壽輝稱帝於蘄水

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攻陷饒信州

以朵爾直班爲平章政事

朵爾直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脫脫意時脫脫倚任汝中柏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朵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爲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年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遂南攻九江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黼引兵登陴賊已

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時冕居潁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定遠郭子興等兵起破濠州

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恂恂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珍戰於澄江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泰不華具舟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卽前搏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

浪尤甚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督兵擊劉福通軍潰召還復爲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朵爾直班爲湖廣平章政事
時劉福通兵勢日盛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率軍十餘萬討之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朵爾直班爲湖廣平章出文等爲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

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於沙州
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徐壽輝兵襲陷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摶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兵掠徽饒諸州遂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淸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鋭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摶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

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右丞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

脫脫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乞留脫脫不報遂詔脫脫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脫脫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普化卽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

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居母憂於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赴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卻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霍山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於湖口兵敗死之

星吉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夕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

矣遂絕

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

時汝潁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邱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破賊事聞遂並用之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遂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己下之事

皆稟命遂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武岡鄧國獻初校
南海桂　埴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九十一

癸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九十二

起元順帝至正十三年
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

士誠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

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冎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赦

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等會兵擊徐壽輝於蘄水破之

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於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

哈麻進西番僧於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眞善祕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

璘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祕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臣等謹案房中之術鄙褻瀆亂閭閻小人稍知羞愧者所不爲胡僧異類往來淆雜士庶之家稍知禮法者所不容而況人君之尊宮禁之嚴乎彼夷虜之性亡國之君不足道也覆車之轍亦豈不足爲後來之鑒戒哉

郭子興引兵入滁州

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

十四年以定住爲左丞相

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太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明年臺臣論脫脫謫輕再從雲南

帝製龍舟於內苑

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

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絶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非受祕密戒者不得與

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敎授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敎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

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爲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又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爲丞相

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相桑哥失里爲平章政事雪雪爲御史大夫

哈麻爲相雪雪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夏六月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元自朔漠入主中國傳世旣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壬辰春

太祖皇帝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

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臣等謹按天下者中國之天下夷狄之所受制焉者也元氏僭統幾至百年衣冠之塗炭綱常

之斁壞已極天下之望於中國葢亦久矣我太祖應期啟運用夏變夷方謀渡江而水軍來降方欲延攬英雄而耆儒上謁人心允屬天命攸歸億萬載太平無疆之業端兆於此然則天下神器果可以智力求哉

元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元以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丙申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邇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荅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遂圍亳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

荅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於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遂圍亳州小明王遁走安豐

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

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

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

十六年元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以淫

褻媢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爲帝則己必先誅卽以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邪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

張士誠入平江據之

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撝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三月我

太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於兵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鎭江廣德皆下之

方國珍降於元

命爲海道漕運萬戶

元以搠思監爲左丞相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

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卽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韂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旣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鬭中傷見執爲賊所臠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摶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

救淮安誠爲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十七年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察罕帖木兒與李

思齊連兵擊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乃移書察罕帖木兒察罕帖木兒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朝廷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我
太祖兵克常州

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二百斤以爲犒軍之資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宋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元遣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等將兵擊之

劉福通將毛貴連破膠州萊州益都般陽諸郡縣

元遂以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愼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

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貲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

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元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

我

太祖取寍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寍國攻之久不下

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取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宋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於山東西

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張士誠降於元元以爲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

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我不敢專也完者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幸其降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太尉

我

太祖取揚州

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

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壽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幷其軍自稱平章

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於靑山結柵自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初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爲承旨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旣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益甚乃幷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淸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諡忠宣

宋氏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

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閒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與戰死之

初摶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於城下有嫉其功者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摶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

領其衆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
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
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於南皮縣詔遣使拜爲河
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諸將曰賊至當如何
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劒督戰賊突前捽搏霄
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史臣曰搏霄以儒生起家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
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
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
甸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
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徵
四方兵入衛
我
太祖兵取建德路
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
豐迎其主居之以爲都
元左丞相搠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
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
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
其事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
彝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我
太祖取婺州
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
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由寍國歷徽道蘭溪至
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爲寍越府命知府王

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
學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
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既撫定寍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
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
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
政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
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
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
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

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
復時巡矣
十九年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
元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我
太祖
先是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

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
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
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
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
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
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
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
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
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卻之
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
斤往救死之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
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
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
後數日賊又來攻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
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數其罪
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
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

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
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
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
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卽何
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鮮于氏太
常典簿樞之女也
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
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
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累誘賊出戰輒敗之

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
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
其城劉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

我
太祖兵取衢處州
初
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
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啟敬孫履
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
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

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
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
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
金華復薦王褘王天錫至皆用之

元徵海運糧於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
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
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元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

庚子

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
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
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
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
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
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
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天完將陳友諒從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
利於己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

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
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
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
虛位而已

二十年 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 是歲天完亡凡二國

元紐的該卒
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

元太平罷
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於
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元復以搠思監爲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

先是友諒挾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羣下立江

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

元孛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察罕帖木兒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畀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强乃不奉詔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孛羅帖木兒遂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

初詔遣參知政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懾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

致宜急誅之不報禎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於北邊遣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閒擁兵數十萬屯於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之則爲之遂命禿

辛丑

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後太平子故將脫驩爲阿魯輝部將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己功

二十一年元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孛羅兵旣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於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銜之

我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

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泝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旣而友諒僞相

壬寅

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鹽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旣定河南乃以兵分鎭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於賊乃大會諸將水陸並進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

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

二十二年元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先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旣和解之恐其終不和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明玉珍破雲南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弑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

蜀王
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詔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紿請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臣等謹按蒙古之季羣雄並起擅兵相攻惟以殺掠割據爲事獨察罕奮自草澤乃心朝廷宣力艱難始終不貳雖殞身降人功弗克就而其志亦可尚已

元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
擴廓旣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山東悉平

癸卯

二十三年（夏主明玉珍天統元 吳王張士誠元年 是歲幷宋漢凡四國）
明玉珍稱帝於成都
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
珍引兵攻殺福通等遂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漢王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於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
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

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卽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既而我
太祖復進兵圍之

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

先是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求王爵達識帖睦邇爲請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卽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糧於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海運遂止於是歲

元孛羅帖木兒遣兵攻冀甯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孛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詔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

甯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軍遂不振

元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畱之太平至沙井聞命宿畱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搠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元黜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爲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皆逃

時官者朴不花槖驩內侍太子外結擴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槖驩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

啟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於甘肅老的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於孛羅帖木兒軍中

甲辰

二十四年 漢主陳理德壽元年 是歲漢亡

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

時李善長徐達等以

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

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

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卽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於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

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迫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壓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我

太祖定官制

元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右丞相搠思監太子出奔

初搠思監徇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

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數論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非出帝意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太子率侍衞兵出古

北口東走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卽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於延春閣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元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孛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太子帥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孛羅帖木兒爲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

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孛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於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甯孛羅兵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等見元主於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元主亦泣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爲之遂以孛羅爲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

巳乙

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孛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吳王士誠逐達識帖睦邇以其弟士信爲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屈死

時右丞答蘭帖木兒郎中眞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媒蘖達識帖睦邇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

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普化帖木兒不從卽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

二十五年元太子大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

分三道而進孛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於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謀於衆皆以爲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通州河溢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宮

初擴廓帖木兒將輔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

傳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事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荊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閤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閤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衞生靈三也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騐也騐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元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孛羅既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威順王之子和尙數言於帝受密旨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尋亦討斬之

元太子還大都

丙午

元主遣使齎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中原無事江淮川蜀皆已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

元立奇氏爲皇后

改奇氏爲肅良哈氏

二十六年 是歲宋亡

元擴廓帖木兒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莫肯統屬擴廓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於鹿臺思齊與脫列伯孔興等皆與良弼合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

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

我
太祖兵取淮安諸路

高郵府及濠泗徐潁諸州皆下之

我
太祖求遺書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

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我
太祖取湖州諸路

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擊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淸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於

阜林虜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於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我
太祖立宗廟社稷

時羣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

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寳節儉是寳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靑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旣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宋主韓林兒卒

丁未

二十七年 夏主明昇開熙元年 是歲張士誠亡

我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

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玆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

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科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元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

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乃命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兵馬

我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我

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

太祖既埽除羣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

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

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

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

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下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復命胡廷瑞率安吉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荊湘之眾以取廣西

我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厤

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

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旣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麻來上遂命頒行之

我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

方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掎角

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旣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於軍門和送國珍等於建康時延平建甯福州興化漳泉皆爲陳友定所據湯和兵旣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我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

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進取嶧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

山東旣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淸率馬步

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

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

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王氏褘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强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

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旣弛智慮之益荒其亡
也宜哉
劉氏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
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
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
告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擊趙拔燕
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臣等謹按元氏之先起自朔漠滅國數十及世
祖平宋遂壹函夏開闢以來夷狄之盛未有之

也然猶伐安南日本占城而窮兵不已任桑哥
阿合馬盧世榮而聚貨無厭而又右國族抑華
人輕儒士用吏師無帝王同仁之度而猶有胡
虜貪暴之性雖祚傳累葉而貽謀垂裕之道固
蔑如也成宗僅能守成武宗稍變前規仁宗恭
儉可稱而增廣生員詔行科舉及至國亡徇義
之臣皆科目網羅之彥也英宗明斷剛果而橫
罹大難泰定入繼大統討除凶逆武宗二嫡外
守藩服文宗以近先攝遣使北迎而初見之頃
明宗暴卒當時不能無疑焉寧宗幼殤無足道
者順帝享國最久遊戲無度賞罰無章凡所舉
措莫非亡國之政而能灼知天命遠遁全歸保
其部族不可謂不幸矣乃使朔方棄地竟爲都
邑夷狄僭統復歸中華非有爲之驅除無以彰
我
朝功業之大爾顧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故其君臣
事迹亦略載其梗槩而統系書法則仍續綱目
之舊云

歷代通鑑纂要卷九十二

懷甯丁樹屏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ZW 21101000822418

書通鑑纂要後

此編世無傳本余於長安書肆得之卷首有表章經史之寶印色爛然歷三百八十餘年而猶鮮似已進呈之本不知何以流落人閒攷明紀正德二年六月通鑑纂要成總裁等進秩有差當塗夏氏明通鑑所載亦同而永新龍氏所輯明鑑言之較詳當時劉謝已去東陽孤立劉瑾擅權羣相趨附東陽不一至其門瑾銜之適此書進呈瑾摘出錯誤數處矯旨黜纂修官二十餘人欲藉以傾東陽幸總裁焦芳與瑾同鄉祀狎得免譴責而焦芳王鏊加少傅許進劉宇並

加太子少保東陽祇加俸一級明大政纂要載東陽謝表云畱有餘之寵以歸朝廷還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荅之檢查原書實有錯誤五處如唐鑑訂入宋鑑者十餘頁皆裝訂之誤非纂修官之咎也爰命孫壻尹銘綬編正重刊以廣流傳憶往歲在京馮仲梓太史以族人嶽南所著明大政纂要鈔本見貽曰此君家故物也查四庫全書提要載明大政纂要茶陵譚希思著劉侍御刻於京師世尠傳本此浙江巡撫採進本中閒塗抹竄易似是希思草稿而仲梓太史視學福建所得亦傳鈔之本卷末有莆田劉氏印不知劉氏又何從得此展轉入於余手知前哲心血所注固有歷久不磨者第顯晦有時耳通鑑纂要至元季止得明大政纂要附其後則兩書足成一書大政纂要上年刻於長沙此編携至粵局刊之明人刻板不講校勘俗寫破體舉目即是校讎數次仍屬不免因多刷數百部以貽同好閱者將譌謬處簽出寄余更正免誤後學是余所禱祀以求者也

光緒二十三年夏日茶陵譚鍾麟跋